

900  
071  
1

新時代  
史地叢書



蘇俄革命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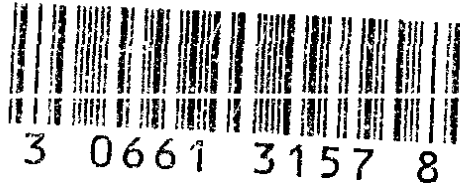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原著者 米留庫夫  
譯述者 王希夷





748.28  
760  
2



新時代史地叢書

蘇俄革命之研究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原著者 米留庫夫  
譯述者 王希夷

商務印書館發行



996313

# 蘇俄革命之研究

## 目次

譯序

日譯序

兩個革命·····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革命心理 布爾塞維克主義 革命階段 革命動機 主要

動機就是戰爭

革命之矛盾性·····

「直到最後勝利纔停戰啊」 帝制派國會之受非難 蘇維埃和臨時政府 社會主義

目次

一

者之拒絕參加政權 | 列寧回國和曾美爾瓦多主義 | 克因達里大會 | 在俄羅斯之反  
戰爭宣傳

布爾塞維克之戰術……………二一九

軍隊底崩潰 | 聯合國社會主義者之來俄 | 英大使彼幼加南和臨時政府之關係 | 社  
會主義者之入閣

蘇維埃內部底情勢變化……………四〇

社會主義閣員之「資產階級政策」 | 特勒西琴克底外交政策和克倫斯基底進擊政策

因勞動問題和土地問題而衝突 | 布爾塞維克底要求和商工總長辭職事件 | 在勞

兵之間布爾塞維克底宣傳 | 蘇維埃幹部之勢力失墜 | 六月十月底示威計畫 | 史達

林政權獲得說 | 列寧之自重 | 七月四日事變 | 由歧路到反動

七月事變後之混亂……………五四

克倫斯基之獨裁 | 彈壓之雨 | 克倫斯基之示威的辭職 | 左右兩翼之進退兩難 | 布

爾塞維克再前進 右翼獨裁官科爾尼羅夫

農村及都會之狀態……………六五

農村之荒廢 行政機關之破壞 里渥夫侯和查勒特里 自治共和國之續出 政府

承認土地奪取 農民騷動之發展 軍隊頹廢之真因 逃兵和掠奪 農村和都會底

兵士 「麵包」和「勞動者監督」 糧食問題之混亂 產業之危機及勞動者監督

臨時政府之沒落……………八五

造成鞏固政權底是誰呢 科爾尼羅夫政變之組織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羅夫 狐狸

同盟 克倫斯基之退卻和蘇維埃之左傾 查勒特里政策之失敗 政府陷於癡瘳狀

態

布爾塞維克之政權奪取……………一〇二

布爾塞維克及國內狀況 布爾塞維克之危懼 共和國會議 列寧及托洛次基之決

意 豫告反亂之時日 蘇維埃之「合法性」 克倫斯基之狼狽 布爾塞維克利用

敵人之狼狽 克倫斯基之最後

列寧主義之戰術……………一一六

對於勞農兵之宣傳 列寧所給與的三個約定 布爾塞維克之政治的優越性 列寧

活動之初期 一九〇五年時代之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 一九一七年之列寧主義及

馬克思主義 同俄羅斯國家狀態之矛盾

布爾塞維克之國內政策……………一三四

主義實現延期之原因 俄羅斯乃是世界革命之搭腳架 世界革命同俄羅斯社會革

命之關係 所謂世界革命迫近之信念 大資本之國有化 工業國有化之三階段

內外商業之國有化 社會主義制度及貨幣廢止 政策同實際之矛盾

蘇維埃政權之三支柱(1)……………一五一

三支柱是甚麼呢 共產黨 共產黨之國家支配 共產黨之軍隊化 破壞之過程

選舉權及選舉之實際 全俄羅斯之統一 俄羅斯共產黨員之構成員 黨之幹部及

平黨員 列寧紀念的黨員大徵求

蘇維埃政權之二三支柱(2)……………一七九

馬克思及列寧之軍隊觀 赤衛軍 軍隊之民主化 社會主義的義勇兵制度 強兵

主義之宣傳 轉換到義務兵役制度 舊軍隊之無力 托洛次基之軍隊改革 帝制

將校之採用 黨內之異論 舊將官之招聘 赤軍之數量及成功之原因 軍隊退伍

一九二四年之改革 軍隊內黨之勢力 特別軍隊 異民族軍隊之編成

蘇維埃政權之二三支柱(3)……………二〇九

赤色恐怖 赤色恐怖之公認 前任蘇維埃司法總長之恐怖觀 「恐怖」適用之方法

「恐怖」犧牲者之數量 爲甚麼被槍斃呢 政治犯及監獄 政治犯人收容所及流

刑 社會黨員之壓迫

世界革命理論和外交……………一三三五

布爾塞維克外交之特徵 外交之起首乃敗戰主義 十月革命後情勢之變化 最初



之構和提議失敗 | 列寧之現實主義

對於世界革命之信念……………一二四二

| 德意志軍隊之崩潰 | 世界革命迫近了 | 一九一九年春之歐洲赤化計畫 | 對於亞細

| 亞之革命 | 布爾塞維克計畫之失敗

資本聯盟及勞農聯盟……………一二五〇

資本聯盟之脅威 | 意外底招待狀 | 列寧之狗學者主義 ( cynicism ) | 第三國際之結

成 | 「克勒木林宮」之大會及宣言

蘇維埃外交之妥協時代……………一二五七

| 歐洲之秋波 | 七年間所發生底四個時代

布爾塞維克之誤算……………一二六〇

對於世界革命之誤算 | 適應新情勢 | 布爾塞維克在外代表之報告 | 西歐共產黨之

活動 | 在東洋之活動 | 被壓迫民族之單一戰線

第三國際及莫斯科……………二七〇

一九二二—三年之第三國際 以後底活動 「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康門得爾恩」  
(共產國際)之關係 莫斯科的「鐵律」 二十一條盟約之概要 各國共產黨之  
不滿 「單一戰線」及「勞農政府」 機會主義戰術

悲觀主義及樂觀主義……………二八四

一九二四年之戰術 季諾維夫期待世界革命 拉狄克之自重說 克拉辛之軟化論  
德意志革命失敗之罪 布加利亞革命問題 季諾維夫之頑強 霍趣林外交和季

諾維夫

正式承認時代……………二九五

英意兩國之正式承認 英國左翼之憤慨 霍趣林之應酬 國際訓令 英吉利銀行  
團之要求 英俄會議之絕境 季諾維夫書翰事件

在法蘭西之宣傳……………三〇二

蘇維埃承認之論據  
 法俄親善協會  
 季諾維夫之演說  
 薩杜里大尉逮捕事件  
 新聞之反蘇維埃論

遠東赤化政策……………三〇九

在蒙古之活動  
 北滿和廣東方面  
 上海事件及共產黨  
 摩洛哥反亂及共產黨  
 由悲觀到樂觀  
 英吉利政策之攻擊  
 英法對俄關係之惡化  
 共產黨本部之查抄

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外交……………三二八

安全保障及世界革命  
 霍趣林之活躍  
 蘇維埃及鄰接各國  
 反蘇維埃秘密會議

蘇聯同日本……………三三二

一九二六年之第三國際  
 英吉利煤鑛罷工之援助  
 煤鑛罷工之鎮靜  
 在遠東之活躍  
 同日本之關係  
 大連長春兩會議  
 北京條約之締結

## 譯序

大凡一事一物，都有多方面。而關於國家社會的大變動，則情態更複雜，不能專就一方面去觀察及論斷，乃是當然的。

我國出版界，關於蘇俄事情底著作及譯著，也還不算少，或譽或毀，大抵各就一方面而出，但似乎不如就俄人自著的書去研究的較為親切。

本書著者米留庫夫，曾做過莫斯科大學歷史教授，乃是俄國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領袖，在二月革命後做過里渥夫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前之政府）底外交總長而為其靈魂，現在還在海外領導反布爾塞維克運動。則本書乃是敘述蘇俄革命一方面有價值底著作，可以無疑了。

本書乃從日本「俄羅斯問題研究所」出版，大竹博吉氏監輯之「俄羅斯大革命之裏面史」譯選輯「第六輯」重譯出來底。——譯者識。

## 日譯序

本輯乃一九一七年第一革命（俄曆二月）以後所組織之里渥夫臨時政府底外交總長彼·米留庫夫著「立在歧路上底俄羅斯」（或「俄羅斯革命之布爾塞維克時代」）底第一卷「布爾塞維克獨裁政治之發生和強硬化」（一九二七年巴黎刊行俄文版）之大部分——即原書底

第二編——「布爾塞維克何以能獲得政權？」

第三編——「布爾塞維克何以能維持政權？」

第五編——「布爾塞維克外交及第三國際。」

三編底日譯。煩雜之點雖有省略，但其內容是毫無曲筆忠實的把原著者意思傳出來，這是同以前各輯一樣的。

原著者米留庫夫，乃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底第一期時代，首先成爲革命中心底國會之最多數黨立憲民主黨底首領。所以乃是包含十月黨（資產階級地主黨——譯者）以及其他黨派（除去社會黨）之反對舊政府派之聯合團體「進步派聯合」底有力指導者。二月革命以後底兩個月間，他無論在國會多數派之指導者方面，無論在里涅夫臨時政府副總理（事實上底首相）方面，說起來對於革命之舊跡終是傾注過全力。而他像在這著作中也說過一樣，革命乃是其必然不可避底過程，於是隨着大衆底波浪急激的左傾，他同十月黨首領古狄克夫（當時陸軍總長——譯者）先後脫離政權。二月革命發生以前，又從這次革命發生以後數個月間之政治家米留庫夫底活動，乃是非常好的。他對於政治問題底內剛外柔，差不多變成傳襲底一句談話了。因他本來底立場不能接受革命潮流，所以其政治的黃金時代就短命了，不過在政治的內剛外柔一點上，他乃同列寧相匹敵。所以就是現在在外國，仍然以到底不懈底精力領導反布爾塞維克政治團體，自己發行機關新聞，而確信一度左傾過底俄羅斯民衆，做完了自己們底經驗，漸次再度右傾底日子必然到來，並且在等候着這一天。

米留庫夫乃是帝俄時代首都大學有名的史學教授。所以他是政治家同時又是歷史家。於是他在用自已底筆寫他自己活動過底革命歷史。在寫這部「立在歧路上底俄羅斯」巨著以前，他寫好了「俄羅斯第二革命史」四卷。在那序文裏面，米留庫夫說過這樣意思底話。

「在我自身之中，有政治家底要素和歷史家底要素。當我以歷史家而寫俄羅斯革命史底時候，政治家之我本身底事情也不能不寫在裏面。當這時候，我始終要把政治家底自身抽出，而努力立在歷史家底觀點上以瞻眺俄羅斯革命……」

但是，怎樣由自己把政治家的要素抽出，米留庫夫究竟是同人一樣底人。米留庫夫自身既登場到該歷史底舞臺，自然不能不陷於許多底自己辯護。本選輯第五輯「俄羅斯大革命記」底著者札斯拉夫斯基在序文裏面也這樣講過。

「又常寫俄羅斯革命新底歷史或追記以前底時候，多數人大概都爲自家辯護而曲筆。像米留庫夫底「俄羅斯第二革命史」也是其代表之一種。我們研究多少已經結晶底俄羅斯革命底歷史，努力由真正客觀的立場寫這本「俄羅斯大革命記」。」

如此，我們要求超政治家的純歷史家米留庫夫，這件事實在沒有道理。但是，在他底著作裏面，有一個大大特徵。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進展到十月勞農革命底歷史，依主要登場人物之姓名，可以劃分爲三期。

第一期——米留庫夫時代。第二期——克倫斯基時代。第三期——列寧時代。

第一時代，就是從俄曆二月二十八日最初之革命發生起，以至革命的民衆漸漸左傾米留庫夫脫去政權之四月裏的時代。

第二時代，就是在以前里渥夫內閣裏面「唯一底社會主義閣員」常同米留庫夫對抗底克倫斯基，跟着米留庫夫辭職而獨步跳躍，直到同聯合國約定東部戰線之總攻擊，而在得意之極頂上亂舞之七月爲止的時代。

第三時代，就是提出要求麵包、和平、自由所謂勞農兵的三階級，而以列寧爲首腦之布爾塞維克，逐漸搖動克倫斯基勢力之七月及九月起，直到俄曆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之政變發



生止——即到十月革命底時代。

米留庫夫之歷史底特徵，就在描寫這第二和第三時代底加力發揮。從米留庫夫手裏奪取政權之克倫斯基正在噴火山上繼續着得意之舞蹈底時候，須臾之間就被列寧奪去政權底過程，由米留庫夫完全的、鮮明的、又最尖銳的描畫出來。以此同他描寫第一時代底蹣跚筆墨相較，直是判若兩人。他拋棄政權以後，把他逐去底克倫斯基，這次被列寧驅逐之歷史底過程，說起來必是可以拿一種安心的神氣和痛快的心地用歷史家的 Бис（小刀）而爲批評的解剖。因此，我們所以把米留庫夫著作中同第一時代相當底第一編「革命爲甚麼不能避掉呢？」（對於這個時代，本選輯底第五輯，在現在乃是代表的文獻）除去，而把起筆於第二、第三時代之「布爾塞維克何以能獲得政權？」以下收羅於本輯內。在這一編裏面，歷史家米留庫夫所寫底，乃是嚴正批評的。恐怕在將來關於俄羅斯革命史的文獻之中要佔相當的地位。

勞農革命以後之部分，即本書第二編及第三編相當底部分，論調又稍微不同。到這地方，盼望着一度左傾底俄羅斯革命依歷史必然的過程而立刻右傾，回到政治家米留庫夫底觀點上去，這

種政治家米留庫夫底態度，時常表現出來。但是，例如批評第三國際底許多行動，一方面雖是提示許多資料，而對於真偽不明底文書之引用，並不強要讀者認為真實之材料，這就是他表示歷史家底用心。又，他在赤色恐怖一項裏面，指摘反革命戰爭時代底布爾塞維克許多慘虐行為。在這地方，我們認為米留庫夫好像看透了這種慘虐行為，是市民戰爭和恐怖時代中之人類可怕的通性。總而言之，恐怖 (terror) 是混亂和黑暗時代底特產物。牠所以採取慘虐的形式者，可說是該時代之人類心理底反映。我們在俄羅斯革命過程裏面親眼看見赤色恐怖之無數底慘虐行為，同時我們國家隣接底遠東各地也親眼看見白色恐怖。把布爾塞維克擲在正燒着底機關車汽鍋裏面，又或因供給赤衛軍糧食，白衛軍把全村燒了，這種實例很多。米留庫夫應該把這種赤白市民戰爭時代俄羅斯人發揮底慘虐行為之一般性，和布爾塞維克當作維持政權之支柱而採用之有組織的赤色恐怖之特性，清清楚楚分別說明。在俄羅斯革命底歷史裏面，把恐怖公認為維持政治底目的，確實只有布爾塞維克。這一點乃是赤色恐怖底特色。而各種慘虐行為，可說是市民戰爭時代之普遍的現象。

總而言之，米留庫夫底革命觀，乃是連貫着以下底思想。

一、革命在勃發之當初，還是以朴素而比較穩健的要求而出發。

二、一度革命發生，大衆相信還沒看到眼底事情就在前途，直到自己走到該終點確確實實看見爲止，決不喜歡革命底進行停頓在中途。大衆乃猜疑阻止革命在中途底人而打倒之。越急激的走向左傾——這乃是一切革命底自然過程。

三、澈底的左傾革命，就是到左翼底最終點，也沒有很好的樂園，人民大衆依清楚的經驗自覺了這種事情，同時就又漸次開始右傾了。

米留庫夫立在這種觀點上，觀察俄羅斯革命，也同起首是「吉隆多黨」（法國大革命時之穆和共和黨——譯者）進展到雅各賓黨（同激烈共和黨——譯者）以後又右傾底法蘭西革命一樣的歷史過程。而布爾塞維克自身，已經迎合民衆要求，和自己本身內心底兩方面，開始右傾了，這種嵌在過程上底事實正好證明俄羅斯已左傾到底了，現在正是從左底極點立在「向右轉」底道路上的「歧路中間」——這就是「立在歧路上底俄羅斯」著者觀點上所觀察之革命俄

羅斯現在底態度。

這種觀點，同所謂「因為要適合於不知道急角度的向左進行之民衆底要求，暫時向右退卻，以後再慢慢的使俄羅斯左傾」（共產主義化）云云之列寧底立場相比較，乃是對角線不同底觀點。

然則俄羅斯現實怎樣呢？在內政上還沒完全截止「向右退卻。」但是一方面在深遠底方面打算向左進行的準備，繼續不斷的由布爾塞維克之手來施行。對於列寧底豫定和米留庫夫底觀點具有審判之權利者，嚴密說起來，只有未來底歷史。在這種意義之下，俄羅斯現在顯然立在向右向左底歧路上。所以列寧及布爾塞維克，以為從此以後乃是真正向左進行，而米留庫夫則認為已經截止向左了，從此以後要向右轉了。在一方爲出發點，而在他方則認為終極點。

由這種見地看起來，竊以為這部米留庫夫底著作，對於讀者非常有興味。

大竹博吉

# 蘇俄革命之研究

## 兩個革命

###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從一九一七年第一革命到第二革命，不過相隔八個月（二月——十月）第一的二月革命，何以不能避免呢，我們已經說過了。然而第二的十月革命又爲甚麼成爲不可避免的呢？因爲兩個革命完全成爲對蹠的形式，所以發生問題。我把二月革命叫作「不流血革命」認爲是國民主義的聰明革命。這是各民族和政治團體（連保守派也包含着）的全體，因爲要防禦外敵而脫卻不統一的政治形態所激發的。但是第二革命即十月革命，正相反。牠乃是使國民分裂，成爲內亂的信

號(signal)。這次革命用強制的惡劣手段。同二月革命的國民主義性質，完全相反，十月政變宣言自己是國際的(international)革命的指導權，由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的手裏移轉到另一集團的手裏。移轉到山日內瓦、巴黎、倫敦、紐約以及天邊地角回來的一班亡命者的首領手裏了。其目標，同二月革命要挽救敗北的俄羅斯之國民使命相反，完全要實現空想的共產主義於俄羅斯和全世界。這種空想的國際革命招牌怎樣能戰勝理性的國民革命呢？但是空想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今已繼續存在了十年了，而理性的國民革命存在不到八個月，這是甚麼理由呢？這兩個問題先答覆第一問題。對於第二問題，下章再回答。

### 革命心理

第一問題的回答並不難。俄羅斯革命假使終止在第一階段，不走到極端，那就不是革命了吧。必須把一切階段都走到——乃是真正革命所決定底運命。所謂革命這種東西，隨便那一個，起首都在比較朴素自重人的手裏——穩健的集團手裏，他們把政權滑脫，移轉到沒有組織之羣集底

指導者手裏，因而向極端方面發展下去。這些指導者靠甚麼能夠把羣衆底注意集注到自己身上來呢？第一是對於自己底前輩（現在執政權底）加以激烈的批評，這是很明白的。使大衆起疑，乃是自然的。當革命開始，他們就發生這種革命不要就終局了吧的危懼。大衆並不喜歡眼前已成形底指導者或政黨。希望以大衆名義說話。大衆並不相信過去底東西奄有一切。希望自己選擇並確認自己底指導者。於是乃注意到最新來底人。以前底一切人縱令他們也是一樣的革命家，也不等革命之自然底結果就當作阻止革命之「反革命主義者」於倏忽之間失墜了信用。總之，因爲大衆認爲把甚麼沒有看見底勝利品從他們手裏剝奪去了。縱令知道這種事情，也決不能像研究過去底經驗一樣。國民各自趨向各自底經驗，這是顯然的。

無論怎樣底大革命，決不停止於最初底目的——只多少顛覆太舊的政權——之理由就在此。革命乃是複雜而繼續的過程。乃是在社會情趣裏漸進的變化。這種過程自開始於大衆之中，而至通過一切自然的階段，其間需要相當時日。在時間沒有經過底時候，革命不能不依從着自己必然的徑路。停止在中間是不可能的。革命底火，非燒盡一切不止。被顛覆了底舊秩序之殘餘物，不僅

其形式，甚至精神的殘餘物也非燒盡不止。革命於是在自己創造底廢墟之中停住了。但是，革命要確認立在前面各成分並沒有可疑者——所謂一切新鮮的並沒有腐敗的——底時候，纔肯停住。到這時候，革命纔承認復元，不然，恐怕要定於社會的政治的概與過去斷絕關係底時候。

### 布爾塞維克主義

由這樣見地，則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底「共產革命」也並不是甚麼新鮮的最終的東西。這也不過是俄羅斯革命之繼續而複雜的過程中一個階段。我們認為俄羅斯並沒實行任何「共產主義」。共產黨員自身，則認為革命過程中要繼續存在不得不順應俄羅斯底現實條件。在這種意義上，布爾塞維克底勝利，僅在延長俄羅斯革命底過程。不過是開闢革命底新劃期。這種勝利底本質，並非人物和政府外貌的交替。——也不是人物或政府之政綱底改變。不過是俄羅斯「革命的改造」大潮流之連續。是經歷各個階段後所結底果。

「布爾塞維克何以能得勝呢？」回答這問題的前提，就是以上所說底了。但這種回答太普通



了。這種回答，把人物或政黨各個底任務都被埋沒了。關於他們個性的責任問題都被除外了。關於責任問題，對於歷史家或者並沒有興趣也未可知。但是為簡單理解個性的歷史過程，為說明革命之國民的態度——詳細事情對於歷史家也是必要。或者，在這裏發生過底形式以外，甚麼事也不能發生，也未可知。但是，甚麼緣故，革命特這樣底發生，而另樣形式就不發生了嗎？我在前章末尾，對於過去俄羅斯革命底姿態，曾探究過這樣個性的說明。我們就是在現在革命底過程本身中也不能不發見由這種歷史的過去所遺傳之個性的特徵。

### 革命階段

在這地方，使俄羅斯革命，在其個性的過程中跟着這種革命經過那樣階段而發展底，是甚麼呢？比如我們知道，在法蘭西大革命時候，其朴素的發端乃至成爲真正底革命，更使轉化到國民過程底原動力是甚麼和俄羅斯革命以前底運動相同的要因還存在麼？那好像並沒存在，首先第一，在俄羅斯，像法蘭西革命第一期之一方面擁護舊專制政府一方面反對舊專制政府之鬭爭並沒

存在。皇帝底政權，到尼古拉二世退位以後，和他所任命之皇位繼承者米給爾大公在憲法會議決定前拒絕繼承皇位以後——皇帝政權立刻降伏了。俄羅斯帝制主義者立刻不見影了，僅以冒瀆皇帝政權之理由口頭提出抗議來底官廳，連一個也沒有過。凡積極參與政治之一切政黨政派，就連保守派都算上，無論形式的也無論實際的，都變成共和主義者了。其次，在俄羅斯，所謂外國侵入之虞，以及所謂法蘭西革命之國民集會和市會方興酣底時候，以輿論做到絕望和絕頂恐怖之那種外國來幫助，復與舊政權之危險，都不存在。當時俄羅斯，對於外國皇室懇請出兵底亡命貴族並不存在。像這樣底危險，到以後變成階級的十月革命時候纔出現過。但是在第一階段——二月底「不流血革命」——俄羅斯革命無論內外，顯然的甚麼敵人都沒有。所謂「反動革命之危險」，如把「反動革命」有潛在性的一句話置之度外，則不過是毫無根據底煽動手段。

### 革命動機

但是，這種說法，通常是爲把革命過程向前方「推進」所利用。這種「革命民衆」向前方進

行底目標，起初雖是穩健，而以後卻變成過激了。但是，查勒特里（門塞維克領袖——譯者）特別按照當時底情勢所發明之「革命民衆」的用語，在由二月到十月之八個月間，用之於相當的穩健者更移轉於極端者之若干變革上，實不充分。既不明確，而得伸縮自由。這種變革之窮極，乃使所謂「民衆」（democracy）之用語本身，變成不必要底東西而放棄了。因此，這種政治用語，並不是使革命的過程向前進了。使大衆變心之真正底動機，乃是隱匿於內部。在時機未到以前並不說出，並且連注意都不注意。而且這種動機乃是極現實的。俄羅斯革命過程之個性的姿態，不能不清清楚楚的觀察之。

### 主要動機就是戰爭

在這種過程中，雖然也有漸進的，但是不曲不撓進展之根本的動機就是戰爭。乃是俄羅斯發生戰爭底結果。戰爭之失敗，乃使二月革命成功。給與了（國會、軍隊幹部）決定革命的要因。但是，這革命政權對於戰爭繼續有肯定的態度，以後就變成削弱政權底第一原因了。在革命發生以前，戰

爭就造成了「敗戰主義者」一派。戰爭就援助了他們國際的結成（曾美爾瓦多大會（即各國社會黨左翼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底曾美爾瓦多開非戰會議，此會議即第三國際之發端——譯者。）特別是這種戰爭，到革命以後就使這一派起來同二月革命之活動家相反對，成了十月革命之基礎的綱領（program）。最後，因戰線在俄羅斯境內所齟齬之結果，把人民大眾老早變成最勇敢的反戰爭論者，同時否認二月革命者有利。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人民準備十月革命底，就是戰爭。我既精細考察過戰爭給與革命之影響底種種原因。現在要說到俄羅斯革命之特徵上去。

不用說，戰爭並非唯一底要因。在革命鬭爭過程之中，這種要因都比較另外底要因還少。不過在二月革命時代末期，這種要因纔普遍知其重大。起初乃是以另外底任務和另外底標語（*slogan*）——「樹立第一計畫」「同盟之義務」——「憲法會議」——「土地問題」——「對於工場勞動者底監督」——「生產力之維持和民族獨立之欲求」……但是這樣標語底內容，按照必要而變化了去。或依戰爭繼續派而被維持或依戰爭廢止派而被擁護，因而變化了去。後者，乃一面拋棄這個標語而收容別個標語，一面逐漸把一切標語都拿了去。由二月革命支持者本身所給與

底那樣說明，終把這種說明由政治競爭底過程中轉到自己獨創底說明上去了。

在這地方，不單是俄羅斯革命個性的特徵，並且可為各個人和政黨行動之評價。然這所指摘底特徵，該轉移到注意更深底精細研究。因為解決本章「布爾塞維克何以能獲得政權？」之標題而有必要。

## 革命之矛盾性

「直到最後勝利纔停戰啊！」

「同聯合國密切提攜着直到最後勝利纔停戰啊！」——臨時政府在三月六日告人民檄文中這樣聲明革命根本任務之一種，在革命底周圍結合保守派和自由派底國會以及全戰線司令官以統一輿論者，專靠這種目的。無論怎麼樣的左翼分子要想誇大自己底任務，在革命初期時代，

他們也必不能否認另外底分子——國會以及軍隊之正式指導者——參加，對於革命成功實爲緊要事情。如沒有國民和輿論公認底國會爲指導者，則亞歷克塞夫、魯次斯基，以及其他有責任底軍隊指導者，必不勸告皇帝退位。皇帝也希望着，皇后也嗾使着武力的鬭爭，則彼歸於失敗之伊瓦諾夫將軍底計畫，必將變成別種底性質吧。單是沒有中心底左翼分子，要想奪取政權固然可以，但是維持政權則必不可能。

(註)大本營和戰線上指揮官底意思，參照魯可姆斯基將軍之「追想記」第五章。——著者。

這種最好證據就是——左翼分子本身底自覺。在這種初期時代，稍稍經過了些時間，這些左翼分子都自覺着自己缺乏奪取政權底準備。他們並不希望自家人中底任何人，參加最初政府裏面去（克倫斯基乃是任性壓迫蘇維埃而入閣底。）因爲要造成自家人充分底力量，止對於「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加以種種「監督」和「壓迫」。

(註)革命初期時代之左翼內底意思，參照斯哈諾夫著「關於革命之覺悟。」——著者。

## 帝制派國會之受非難

因此，俄羅斯反動家，就說革命所以成功，乃是國會幹部底責任，這種說法從一面看來，全然是對的。國會底穩健分子，因為革命並沒走上他們希望底途徑，到現在乃迴避自己底責任，這並不對吧。這種變化底本身——對革命以後發展和向另外一個階段之推移，他們有沒有責任，完全是另外問題。這種問題，對於一切革命並不單是普遍的左傾法則，這種左傾，在具體方面，並非一時急激舉行，乃推究若干過渡的陰影而行，因此乃免去了複雜。缺乏經驗之政治家和政黨，到後來也把這種陰影看破了。當這樣革命進行時候，無論怎樣穩和的思潮，也都陷入自相矛盾。在各人自覺這種矛盾以前，依事之進行而被事實所降伏了。政府底與黨、反政府黨、以及社會黨，所煩惱之三個根本的矛盾就這樣被解決了。以穩健中立的大多數，帶着帝制主義氣味的國會，首先放棄自己底立場——不但專制政府並連帝制一般底立場都放棄了。特別是國會底穩健派，在極端派之前狼狽到比誰都厲害，而在政治圖爭底視野中立刻不見影了。他們降伏於恐怖的前面完了。因為他們底集

團和他們底政黨，和革命時代底要求太過懸隔，這種消滅不能不認為是完全不可避的。國會議長羅簡克，曾希望拿國會造成對於二月革命時代各種事變可給與影響那樣實際的且合法的中心勢力。

(註)參看羅簡克底追想記——著者。

但是，這種工作是完全沒有希望底事情。當革命之第一日，國會會贏得之自由主義底人緣，乃是反對舊政府之辯士的演說（指著者自己——譯者）所賜與底。而這種事同在政府猛烈彈壓下所舉行之一九一二年底選舉產物之國會議員實際的構成，完全是矛盾底。國會底「進步派聯合」，僅不過同宮廷和拉斯蒲丁（爲俄皇俄后最親之僧侶——譯者）底部下相比較底場合は進步的。二月二十六日正式被命令解散之後還決議「不解散」底國會，在設施方面乃是革命底中心。這種說話並沒有根據。其實國會乃是無抵抗的服從了解散命令。而採取革命的美姿容（*облик*）那是完全不適合的。在極尖銳的革命爆發時代，革命同國會解散甚麼關係也沒有。無論大眾無論兵士，對於解散這樁事是全然不知道。



## 蘇維埃和臨時政府

「國會議員之臨時委員會」乃是私的設施。只不過大衆於暗默之間承認之使爲革命底中心。從這種委員會中所產生底「臨時政府」乃以地方自治運動指導者侯爵里渥夫爲首席。因爲米給爾大公拒絕皇位，於是舊權利成爲過去而埋葬到歷史裏去了。然而，對於這種政府則好像努力給與以優越的指揮權。但是，在革命之前，形象極薄。並沒有甚麼結果。所以本文之執筆，當三月二日在「達烏里切斯基宮殿」（原爲國會議場，革命後臨時政府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皆設此——譯者）之「耶加特倫斯基大廳」開演說會，做關於臨時政府成立之報告底時候，曾受了「誰選舉你們底？」——一種威壓的質問。當時可以回答底話，除了「俄羅斯革命選舉我們底」一句話之外就沒有了。

但是，這次俄羅斯革命底中心機關，不久就發見了自己底競爭者存在。該競爭者雖並沒參加政權，而聲明監督政權了。從革命底第一天，在達烏里切斯基宮殿內，同國會並行，所急遽召集之

「勞兵代表蘇維埃」就出現了。這種蘇維埃，乃是一九〇五年底革命失敗以來，在革命化底大眾之間博得信用之特殊底設施。蘇維埃在革命底第一日情況，還沒有想把皇帝手裏失落了底政權，立刻就能夠奪取到自己手裏來。所以，不問國會委員會出於積極的行動與否，蘇維埃立刻就把它地位讓給牠了。兩個機關底交互關係，其一方——總而言之承認臨時政府爲合法的政權了。本文執筆者也曾參加二月一日二日兩者間所締結底協約，就是保證這件事實。

依這次協約，「民衆」（蘇維埃底代名詞）承認新近所樹立底政府。該協約上說，雖是「公共社會穩健者所樹立」者，但是「只要這種政權照着約定履行值得民衆擁護之義務」則承認牠。

### 社會主義者之拒絕參加政權

這次協約底締結，在事實上從帝制被清算（完結，結束之意——譯者）之剎那間，內部的矛盾時代立刻就來了。我在「俄羅斯革命史」裏面，用「資產階級政權追隨着社會主義底目的，」

以說明之。這種矛盾，乃沿着自然之勢以進展。所謂穩健者降伏於過激者。也就是順序的將來又降伏於過激者——布爾塞維克底意味。這種革命推移時代，普通都當作臨時政府和勞兵蘇維埃底「二重政權」時代以說明之。但是在這時代底四個革命政府之中，在第一所產生之唯一「資產階級」政府時代之初，這種「二重政權」並不存在。不錯，蘇維埃代表於一定日子同政府代表開協議會而組織「連絡委員會」。提出對於政府所希望者所要求者。就是要求不被容認，也並不否認政府。從地方方面，對於政府自由廢，沒有由蘇維埃方面來底危險麼，因為抱着這種憂慮而來打聽底是很盛的。答覆這種打聽，政府員還是說以完全自由同蘇維埃為好意的協調呢，還是怎麼樣呢，並不明瞭。四月八日門塞維克派底丹氏說過，

『說蘇維埃要想參與國家權利者，乃是中傷……政權——那就是臨時政府。』

但是，這種問題，已在三月三十日所開底第一次蘇維埃大會裏面，成了論爭底種子了。當時蘇維埃幹部之一人斯特克羅夫（布爾塞維克——譯者）就證明了這種事實。

『在革命之初，還不知道怎樣立腳好。擺在我們前面底只是沒有組織的羣衆……所謂

由各方面爲要鎮壓革命而向彼得格勒派遣軍隊之報告來了……但是現在形勢一變。在勞兵蘇維埃底背後，有軍隊和人民。」

軍醫耶西坡夫斯基則反對斯特克羅夫底意見。

『因此革命的勞動階級之代表者應該參加臨時政府。政府不能不爲聯立政府。在這種政府沒有實現底時候，二重政權實難避免。』

在左翼方面，對於這種意見，無論由主義上由戰術上都發生了猛烈的反對。特別是金得爾曼和斯哈諾夫·吉姆美爾（都是門塞維克——譯者）都由主義上頑強的反對聯立政府說。金得爾曼說，

『假使把政府奪取到自己手裏，那就是——永久革命。總之就是我們把這種革命伸張到社會革命去底意味。但是這樣革命不可能。假使既是不可能，則拿資產階級的尺度以測量自己底威信那樣做，是不行的。無論在全體的或部分的，把政權負擔在自己底肩上是行不行的。』

斯哈諾夫更明確的反對了。

『我們現在並不是社會革命，乃是做資產階級革命底。所以其首席應該是資產階級出身者起來做底事業。……社會主義者如以自己社會主義者的手不能不做資產階級的事業，那就是使社會主義政黨底信用破滅於民衆之前。』

在這地方，當時底事情已經明白說出來了。在討論政權問題底蘇維埃大會裏面，由百三十八處地方蘇維埃和五十六處後方軍隊所派出四百八十人之代表者出席。但是結局他們沒有決定這種問題底權利。

### 列寧回國和曾美爾瓦多主義

四月三日列寧到彼得格勒時候，左翼態度還是非常不明確。到第二日，他發表綱領，就連他底同派人都以冷淡處之。他底敵人某穩和社會主義者以及某急進主義者，都鼓着掌說：『現在列寧露了本象了。就在自己底黨內都成了獨夫了。』並且歡欣了。

然而，在實際上，從這時候起，革命底新的決定時代就開始了。因為內的矛盾和混亂而削弱力量底各派之間，只有列寧一個人是真東西了。革命底進展，不走穩和社會主義者主張底途徑，而走列寧底途徑了。所以，我說明情勢之推移以前，要先說明布爾塞維克底方針。

這種方針——就是曾美爾瓦多主義。回到俄羅斯來底布爾塞維克，乃是拿着確定計畫來底。在國際環境之中創造這種方針，自然充滿了國際成分。而其根本的動機——為斷然否認戰爭——「敗戰主義」——對於國內羣衆加以猛烈的煽動。

所謂外戰——特別是「失敗底外戰必同將來之社會革命相結合」的思想，所謂「俄羅斯社會主義者是栽培外國社會主義者底」問題，無論那一種，在他們都生下非常堅固的根。他們都是經過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代利用俄羅斯敗戰所發生底事態之經驗而來底。這次革命並沒有完全失敗。對於被鎮壓之一九〇五年革命之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布爾塞維克之唯一底戰術手段，就是過激主義。他們跟着外國底社會主義者學。那就是所謂「總罷工」底戰術。那年十月罷工之成功，對於社會主義者給以莫大的希望。但是，這種希望，依十二月罷工底失敗而遭了根本的蹂躪。

就完了。他們乃樹立使這種罷工轉化爲武裝暴動底計畫了。一面對於所謂罷工底手段抱着幻滅，一面他們都亡命到外國去了。於是不能不探求另外底手段了。這種探求底結果，就是曾經一度逸失之機會底反覆——到達了所謂「新敗戰」的曙光。西歐底社會主義，就連其代表的過激主義「革命的桑迪加主義」（即採取直接行動之勞動組合主義——譯者）還在繼續期待於總罷工以爲防止戰爭之手段。當時俄羅斯「同志」等，則以爲不單在防止戰爭（他們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戰爭難免）並且想利用牠把向外戰爭移轉爲向內戰爭。拿着這種目的，就是在外國，也已經發生所謂「國際的總罷工」之思想（在一九〇七年斯多德牙爾大會及一九一二年巴西爾大會都豫料戰爭之來而決議過了）又在軍隊內也發生了所謂「反軍國主義宣傳」之思想。因此，所謂「把戰爭轉化成革命」一句話，就是在西歐，當世界戰爭之初，已經流行了。請看一看並不是很有名的著者差不多被世間閑卻了底丟次夫爾底著作，就可發見這是列寧底戰術。丟次夫爾無論對於社會主義者，無論對於桑迪加主義者，在所給與之普遍的綱領上，立了以下底定義。（以下削除——監輯者（日本大竹氏））

在這裏面，列寧式戰術底特徵清清楚楚的表現。列寧同考次基底論戰時候，說過以下的話是對的。

『在戰爭以前，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同意於所謂歐洲戰爭就是創造「革命的局面」之說。因此，期待歐洲之革命的局面，並不是布爾塞維克底空想，乃是全馬克思主義者底一般意見。』（列寧）

商定了罷工防止戰爭、勞動者怠工、兵士抗議、拒絕參戰國政府軍費等之各國社會主義者，及至戰爭一起，他們同時立刻對於政府給與以信任。或協贊軍費，甚至有以閣員加入政府者。這麼一來，那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底左翼，對此要怎樣的憤慨，可想像有餘了。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以及英吉利、意大利都是一樣。在這種極左翼底眼目中，看看第二國際——「社會·愛國主義者」底國際，是已經破產了。

因此，由俄羅斯「同志」之盡力，開戰後不久，所謂「建設新的」「第三」國際」之說以起。這就是所謂「對於橫在眼前底「革命的局面」利用之」底意思了。這時候，住在瑞士的列寧，在其



機關報「社會民主主義者」裏面，對於把塹壕戰爭轉化為國內階級戰爭底問題，做公然的議論了。同時，托洛次基和馬爾特夫（左傾的門塞維克——譯者）在一家「來布拉里·迭·托拉腓爾」小書店底一間屋子裏面，每晚同黨聚集時候，提出同樣的問題來討論（雷夢多·勒腓布爾底著作。）在這裏面，法蘭西有名底「敗戰主義者」摩達次，基里博，羅士美爾，米爾哈姆，詩人馬吉迺等，都來會聚。

（註）托洛次基原為門塞維克，於克倫斯基政府時代加入布爾塞維克底。——譯者。

瑞士乃是對於極左翼國際主義者會合最便利的地方。同第二國際分手，而於一定目的之下，俄羅斯左翼社會主義者，因為要結成敗戰主義團體，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要把世界戰爭轉化為國內戰爭，乃發生了國際運動。據安吉里加·巴拉巴諾娃女史所寫底曾美爾瓦多時代底追想記，在這種事業之中，俄羅斯亡命者底勢力，日日擴大了。距離伯爾尼十啓羅米突地點之塞村曾美爾瓦多，到現在變成世界著名底地方了。在這地方所開底第一次大會（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十二日）裏面，左翼（俄羅斯人）還沒佔多數。但是，左翼在這地方對於社會·愛國主義者（社會民

主黨右翼)和「中央派」(考次基,哈宰,倫格,蒲勒斯曼及其他)猛烈的反對,相當的躍進了。左翼通過「戰爭之責任者並不單是德意志,乃是一切資本主義政府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戰爭之目的並不是國民主義的勝利,而是爲得以民族自決爲基礎之不割讓媾和社會主義底鬭爭。」——之決議。畢竟會美爾瓦多大會底目的,乃是要把已被破壞之國際勞動階級的組織結合爲一而喚起階級鬭爭。俄羅斯人,波蘭人,拉狄克說過,不破壞德意志之社會的基礎則媾和不可能。他們在會美爾瓦多,就在所選舉之伯爾尼國際社會黨委員會裏面也是鬭爭。這個委員會,好像爲取第一國際而代之底樣子。這個委員會乃是瑞士社會主義者羅貝爾特·古林馬指導着。

### 克因達里大會

在第二次克因達里大會(一九一六年二月五日——九日)裏面,充分的凝神準備了。因此,就是俄羅斯人底過激決議,也都無事通過了。由社會黨而獨立之過激派,曾聲明對於「國際勞動階級各國部」不負責任完全自由,他們底互相聯絡乃是新設定的。如此,乃培植下第三國際底種

子克因達里決議「戰爭底終局，與民衆之政權獲得，私有制之廢止有直接關係。」又揭着「訴諸一切手段，爲不割讓媾和而奮鬥」底標語。

一九一六年，是全歐洲會美爾瓦多派對於穩和社會黨加以竭力壓迫底一年。這種壓迫，在穩和社會主義者間，可以說並沒遇着相當的反擊。在德意志，以「斯巴爾加達斯」〔譯者按卽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所領導之共產黨底名稱〕底署名散發用打字機打出來底祕密宣傳傳單，宣傳議會同革命的社會主義正式分裂了。到一九一七年四月，革命的少數派組織「獨立社會民主黨」立刻博得了歡迎。此外還有極端的「國際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底團體。

法蘭西也是一樣，倫格底少數派〔譯者按爲第二國際一派〕得着勢力了。另外，曾參加會美爾瓦多底卜魯迭羅諾姆一派出現了。他們要求社會主義者退出政府，打破「舉國一致」拒絕軍費預算，譴責議會派社會主義者等。受了這種影響，就連溫和社會主義者甚至也變更對於政府之政策，要求明確戰爭之目的「急速停止戰爭」一切參戰國都放棄其侵略的野心。桑巴拒絕了加入白里安底新內閣（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特馬〔譯者按爲法國之極右社會主義者〕在國民

大會裏面雖是要求『確實的保障國民的防衛啊！』但是又明確的附加上『急速的戰爭終了和公正的媾和』之目的。在這一點上，乃是多數派準備軟化，而爲少數派底勝利。

俄羅斯二月革命，更加強了西歐社會主義極左的傾向。到這時候，曾美爾瓦多派，乃立刻以俄羅斯的極端形式應用他們底戰術。

『在瑞士之西歐及俄羅斯底曾美爾瓦多派，在伯爾尼開大會，對於全世界勞動大眾，主要的是對於參戰各國底勞動大眾，給與以猛烈的檄文。』

這乃是巴拉巴諾娃女史在「追想記」裏面寫着的。馬爾特夫把檄文裏標語，做成『革命殺戰爭乎戰爭殺革命乎。蓋因俄羅斯勞動階級對於統治階級之鬭爭乃是反戰爭的鬭爭』云云底樣子。

『平和和共和國呢，戰爭繼續和反革命呢，何所選擇呢。世界勞動者不能不解決這種困難的境地(dilemma)』

俄羅斯亡命者之左翼因爲要完成這種目的而回到了俄羅斯。

## 在俄羅斯之反戰爭宣傳

法蘭西批評家克羅多·亞迺於數個月後，和一個要勸告西歐社會主義者締結曾美爾瓦多的媾和而到伯爾尼來底蘇維埃代表約西夫·哥爾丁白耳古邂逅相遇。他詰問蘇維埃底政策，哥爾丁白耳古一方面反覆着曾美爾瓦多底宣言，一方面說，

『命令第一號並未失策。那是必要底……我們認爲從革命底那一天如不破壞舊軍隊，則軍隊必是彈壓革命底。我們不能不採取軍隊乎革命乎兩者之一。而登時選擇了革命方面，纔採取爲必要的手段。』

(註) 亞迺著「俄羅斯革命」第二卷六一頁——著者。

實際上，因爲要在國內起階級戰爭而破壞軍隊，而且在塹壕內完成同外敵之親善——這乃是在俄羅斯底曾美爾瓦多派底根本任務。這種傾向，普遍革命之全事變是一貫的。其原因在甚麼地方那是不知道。當時，都疑惑出於德意志。到以後，這種傾向越加明瞭的表現了。不單是『直戰到

最後之勝利爲止」之二月革命底傾向，就連「一直戰到無併合無賠償之民主的平和爲止」之多數穩健派的勞兵蘇維埃，都被征服了。

布爾塞維克亡命者底「敗戰主義者」乃是曾美爾瓦多主義的前衛。列寧自從開戰當時就在他自己底機關報「社會民主主義者」上寫着，

「帝政府之敗北，對於我們俄羅斯底社會民主黨員，損害最少……我們希望俄羅斯敗北。因爲這是使我們在國內底勝利——由皇帝主義中解放出俄羅斯來——容易。」

因此，轉向國際的曾美爾瓦多主義並不困難。瑞士社會黨員古隆巴夫說，

「我記得列寧對我說過「我相信假使在俄羅斯首先革命得勝利，則德意志革命必起來。」」

如此，布爾塞維克一面準備了俄羅斯底革命和敗戰，同時也準備了曾美爾瓦多底工作——國際革命底工作。但是在曾美爾瓦多裏面，所謂敗戰論者，就是距離很遠底社會主義者也都加入了。就是智黑宰，查勒特里，克倫斯基（前二人皆門塞維克，後者爲社會革命黨——譯者）也還都

以曾美爾瓦多主義者自任。羅巴特·古林穆回到俄羅斯來（七月）底時候，他們纔發見真正曾美爾瓦多主義者乃是敗戰主義。

反戰爭宣傳，當初並沒有公然在布爾塞維克以及曾美爾瓦多底旗幟之下舉行底理由。爲宣傳敗戰主義而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去底五個國會議員，乃是很緩和的提出了列寧所作底「皇帝底軍隊敗北損害最少」之決議案。勞動者一般的意氣，在戰爭開始，乃是斷然防禦主義的。無論克魯泡特金以及布勒哈諾夫（門塞維克——譯者）都是如此。因此，國會底社會主義議員開始對於軍費審議都棄權，而採取曖昧的態度。一九一六年中，「敗戰主義」底宣傳，在勞動者間以及軍隊中，收了非常的成功。在戰線上，則德意志人同社會主義者之活動相結合，這是明瞭的。在柏林所發刊底「魯斯基·威斯特尼克」不斷的散布於俄羅斯軍人塹壕內。二月革命發生不久以前，國會議員就從戰線方面接到戰線開始崩壞之報告了。就讓任何宣傳都沒有，而因爲彈藥、槍枝、糧食之缺乏，莫大人命之犧牲，沒有勝利之希望等，則疲勞和倦怠都已表現於戰線之中了。成羣投降敵人。這種事情，乃使國會以及軍隊幹部都擁護革命了。「直到勝利爲止繼續戰爭」之標語，自從革

命之初，就買得了那時候把活動本部由瑞士遷移到俄羅斯來，底曾美爾瓦多派之猛烈的反對。在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以及兵士之間，逐漸都變成信仰他們底人去了。

在革命底兩星期前——二月十四日，彼得格勒工場勞動者已經有示威運動叫「打倒戰爭」底事實了。看革命第一日出版底蘇維埃機關報「伊志威斯恰」（現為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機關報——譯者）二月二十八日號，就發見曾美爾瓦多主義之標語已經展開了。

到三月七日，社會民主黨底「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委員會」已經對於勞兵蘇維埃，要求把戰線底軍隊為民主的改造，為實行革命宣傳而向戰線上派遣宣傳員，配置蘇維埃全權代表於軍隊了。各國社會黨，都說「戰線上底軍隊要同敵人結合親善，要使勞動階級同國內壓迫者起鬪爭啊。」在三月八日底「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底機關新聞名）上面，登載着一九一六年克因達里會議底五一勞動節檄文。同「直戰爭到勝利為止」之標語相反，而以「告都市和農村底勞動者」為題，寫着「打倒戰爭，無併合即時講和」云云之標語。三月十四日，聯合國（英、法、意）大使同外交總長之間舉行覺書交換，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用對抗之形式，對於全世界勞動者勸告「要



開始爲反對各國政府之掠奪的欲望，把和平及戰爭之決定權奪取到自己手裏而斷乎鬪爭啊！」

亡命者回到俄羅斯以後，確立布爾塞維克·曾美爾瓦多派兩個最終底目的。是一方面軍隊崩潰，他方面無併合主義，以實現即時媾和於全世界。門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都無意識的幫助了他們。

在革命繼續進展中底剎那間，臨時政府底陸軍總長不能不維持軍隊之規律和士氣，外交總長不能不維持同聯合國底條約。這兩個問題——以軍務和外交爲中心，就展開了最初底衝突。

## 布爾塞維克之戰術

### 軍隊底崩潰

從後臺指導革命之曾美爾瓦多派底第一工作，就是向戰線上派送宣傳員，以及和外國同志

採取連絡。爲達第一目的則以征服陸軍部之反抗爲必要，爲達第二目的則以征服外交部之反抗爲必要。這兩者底反抗並不很強硬，並沒有很大困難就征服了。他們到三月中旬，無論戰線方面無論外國方面，都起首連絡了。在戰線上，宣傳效能不久就表現出來了。就是在布爾塞維克宣傳以前，軍隊頹廢底成分就有了。但是，連調動軍隊都不可能那樣大的頹廢，乃是以後底事情。最初通告彼得格勒發生革命時，反倒使戰線上士氣爲之一振。這種報告從各方面來過。但是到三月頃，士氣已經凋零了。他們太熱心於眼前展開底政變，戰爭底事情好像連想都不想了。魯庫姆斯基將軍，到三月十八日看見這種情勢就下一結論：『春季所豫定之進擊，到底實行不可能了。』又亞利塞夫將軍三月十二日寫給陸軍總長古智克夫（十月黨領袖——譯者）底信上說，

『我們約定聯合軍開始總攻擊，在三個禮拜以內決出動進擊……但是現在情態，不能把我們良心表示聯合國。還是要求延期這種義務呢，還是完全不履行牠呢。在五月以前不能出於積極的行動。聯合國依靠他們於七月以前，這是不可能吧。我們從聯合國方面物質上受了非常大的拘束。假使聯合國拒絕對於我們底援助，則我們將被委棄於比較現在還要苦的

立場吧。」

陸軍總長古智克夫設置以波里瓦諾夫將軍爲委員長之特別委員會，努力注入民主主義於軍隊內。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等待着這種委員會底決定。作爲草案提出於委員會底「兵士權利宣言」，到三月十四日，乃當作「兵士代表蘇維埃底命令」發表了。到同月二十二日，被公表了。在軍隊內設置委員會制度之草案。這兩種在軍隊內都同法律一樣辦理。

同這種宣傳平行的所謂「否認以掠奪爲目的底戰爭」之宣傳盛行。蘇維埃又因要求「無併合無賠償之媾和」底關係，開始要求外交總長公表關於戰爭目的之對聯合國底通牒。本文之執筆者（即米留庫夫自稱——譯者）懇懇的告訴他們說。

「以曾美爾瓦多底決議爲基礎而同各國社會·愛國主義者議定談判，這是不可能。要求改訂同聯合國之條約這並不見佳。單是俄羅斯一方面放棄聯合國所讓步底條件乃對於我們不利」云云。

我對於內閣底同僚多數之意見讓步，而同意公表了。但是所公表底，並不是對於各國政府底

外交通牒底原文。乃是發表了說明同俄羅斯革命一樣解放戰爭之意義底「告人民底聲明書」在這裏面，所謂「併合」及「賠償」云云之名詞，乃代之以文章的「自由俄羅斯之目的，既不支配其他國民，也不強奪他國領土。乃在基於民族自決之鞏固的平和」之言詞。

### 聯合國社會主義者之來俄

這種聲明給了非常大的影響。聯合國社會主義者們，加以種種批評。對於曾美爾瓦多派底宣傳以及蘇維埃將使戰線上底春季攻擊不可能之風說聯合國政府感覺不安，各國社會主義者乃總動員了。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底社會主義代表者，前後相繼都到彼得格勒來了。接着阿爾貝爾·特馬（英國極右社會主義者），亨達遜（法國同上），萬迭爾威爾得（意國）等各國社會主義的大臣也都來了。前二者乃是帶着自己政府直接的密旨來底。因為法蘭西大使帕勒奧羅哥和英吉利大使彼幼加南，充任革命俄羅斯底大使，太保守的了，乃密旨使來交迭以代其地位。這些社會主義大臣，到着時候就同俄羅斯穩和社會主義者採取直接連絡，其結果，看一看帕勒奧羅哥和

彼幼加南底追想記就明白了。彼幼加南還不知道特馬帶着甚麼密旨來底就同他會見了。以後，他底日記上寫着：

「我們現在不能不考慮社會主義者方面勝利底趨勢。假使我們要對於戰爭給以終局成功而支持之懷柔之，則必要得其好感吧。」

於是彼幼加南不斷的同克倫斯基，查勒特里，特勒西琴克，斯克貝勒夫，里渥夫侯等會晤。他說過，

「克倫斯基，我認爲這個人是使俄羅斯繼續戰爭底唯一人物。」

但是，彼幼加南於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對於本國政府寫了悲觀的報告。

「我完全喪失了春季俄羅斯「能爲成功的攻擊」之期待了。又於最近的將來對於這個國家樂觀的觀察是不能的了。」

特馬還要稍微勇敢。他驚喜俄羅斯革命，欲以「同志」底資格對於俄羅斯革命之進行給以影響。在曾美爾瓦多派占勢力底地方，他毋寧是受了排擠。所謂「社會主義變節者來了」云云之

宣傳，立刻傳達於全彼得格勒市中，成了蘇維埃問題。因此，他受了刺骨的質問之雨。

「社會黨少數派代表者爲甚麼不到俄羅斯來呢？你對於資本主義政府採取甚麼態度呢？你對印度，愛爾蘭，摩洛哥以爲怎樣呢？」

他雖對於「併合」以及「賠償」之意義努力說明，但終不能使蘇維埃全員諒解。這些代表們斷然反對在斯德哥爾摩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他們說，如在聯合國同志之中不能豫先協定媾和條件時，則不出席。結果他們明明白白感覺幻滅而退出俄羅斯。但是，他們又在俄羅斯留下相當底痕跡而去。他們同會美爾瓦多派鬭爭，而同穩和社會主義者談判。穩和社會主義者得到外國人精神的援助，一方面負着聯合國方面底義務，一方面接近了政權。第一義務就是戰線上底前進。試觀察其宿命的第一步吧。

到三月末，一旦被引誘起來底社會主義者之政權獲得問題，又變成反對外交總長（即米留庫夫——譯者）而表現運動了。爲要實施會美爾瓦多主義於勞動者以及兵士之間而提出「從此以後向前前進」之要求，開過幾回演說會。從此以後，由破房陋屋底住民和彼得格勒警備隊底

軍隊所組成底衆羣，舉行反對外交總長底示威遊行。布爾塞維克之組織的計畫，並沒有理由被實現。列寧也在窺探情勢。就是在自己底黨裏面，他也並不能爭取全部。多數蘇維埃都跟着查勒特里。然而這種事件，成了使極左派自信最初底試驗了。和聯合國外交家以及社會主義者會談成功之穩和派領袖們，直到現在，知道再向前進，實在困難了（彼幼加南「在俄羅斯我底使命。」）但是，曾美爾瓦多派底宣傳，已經做成可以做底事情了。從街頭上好像聽到把蘇維埃幹部丟到很遠的後方去這樣口號了。使他們從此以後不得不向前前進了。在這種條件之下，把沒有人望底閣員驅逐出內閣，而以蘇維埃幹部補政府員之缺，藉此把打破二重政權的問題上了日程了。聯合國社會主義者大臣之先例和他們底勸告，給了他們着手於這件事底勇氣。在這一點上，聯合國對於俄羅斯國內底形勢變化給了意識的援助。這件事由打給里勃底電報可以明白了。法蘭西大使帕勒奧羅哥和特馬抱着完全相反的行動計畫。帕勒奧羅哥認為使臨時政府幹部失墜信用，而對於蘇維埃給以有利的立場，這是極度危險底事。他說這是聯合國底打擊。特馬則對於自己底政府，好像要誘致俄羅斯外交總長於失敗的樣子，他說過，「可以依我們底援助在俄羅斯軍隊中使革命的愛

### 國主義發展。」

四月二十一日底街頭運動，終歸政府勝利了。外交總長不過把這示威運動原因底四月十五日對於聯合國之通牒爲一部分的說明罷了。查勒特里在蘇維埃總會裏面以滿足政府之說明而通過了承認之決議了。列寧派對此非常憤慨。

英大使彼幼加南和臨時政府之關係

關於這個問題，英吉利大使在自己報告書裏面寫着，

「特勒西琴克告訴我說過——他們是不知道米留庫夫底見解底。這次蘇維埃同政府衝突底結果，乃是政府莫大勝利。不用說，是精神方面底勝利。這次勝利底結果，拒絕所謂給與命令軍隊之特別權利云云之蘇維埃底要求，好像可能底樣子了。但是，政府結局或不能不加入一兩個社會主義者於其中吧——云云。」

彼幼加南又在別底地方寫着，



「里渥夫侯，克倫斯基，及特勒西琴克，因為蘇維埃是很有力的存在，消滅之或蔑視之都不可能。對於二重政權給與以終了之唯一手段，認為就是聯立政府了。」

事實上，里渥夫侯於四月二十一日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特別會議席上說過，

「我們現在立於有責任之地位有用處麼？假使我們沒有用處，則擬為祖國故而讓位於另外底人辭去被委任之全權。」

這乃是內閣問題底形式論。他既在這樣底立場，就是已經承認政府在「革命的民衆」之機關蘇維埃前面有責任者底意思。以後，政府當報告兩個月間行動底時候，不能不對於全國訴說政府立場底困難了。

克倫斯基在自己黨（社會革命黨——譯者）底中央委員會裏面聲明，

「以後勞動民衆底代表者，只有依自己所屬之黨底直接選舉和正式的委任從事於政權就可能。」

露骨的暴露了內閣危機。隱示代替曖昧政府而「由革命之中」產生最初臨時政府之意思。

此外使代替臨時政府之欲求者，陸軍總長古智克夫之辭職實爲莫大的原因。古智克夫在四月中旬，已經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打開胸襟的協議過了。好像說好了，軍隊如在可以繼續戰爭底狀態，使媾和問題以及戰爭目的沒有斷口。使軍隊健全的工作不被弄糟，他打算把自己地位讓給任何人。他傾聽了斯哈諾夫底下面底回答。

『蘇維埃區爲支持軍隊底戰鬥能力，而犧牲自身底利益即革命底利益，那是不行。』

### 社會主義者之入閣

古智克夫乃又採取別底方法了。他招聘蘇維埃執行委員，而聽戰線軍司令官亞歷克塞夫，卜魯西羅夫，秀切巴特夫等之報告。但是蘇維埃同人們獨自說，

『將軍們乃是專想粉碎敵人底。但是，對於祖國除防衛之外，還有權利，利益，任務種種者。』

查勒特里在這時候也提出同媾和同樣妥協的提議。這個提議爲蘇維埃所採用。蘇維埃於四月三十日發出對於軍隊底檄文。這個檄文乃是迎合聯合國社會主義者底希望者。這個檄文，對於

曾美爾瓦多派之見地猛烈反對，反對戰線上一方的親善，單獨媾和，甚至於說：

『在各國民繼續戰爭之間，雖出於戰鬥的攻擊也是必要。』

但是他們爲自己開拓了沉溺之淵。而被背後來底激流所吞噬罷了。至少在獲得直接實際的結果上已經遲了。恰在那一天，古智克夫辭職函件被公表。該函件上他寫着，『鑑於國防和自由，其次連俄羅斯自身也受宿命的威脅之情態。』

以後經過一日，而第一期末政府，改造成聯立政府。因此，外交總長（米留庫夫）也脫退內閣。因爲對於所謂『在蘇維埃負責任之聯立內閣』這種形式，主義上不能贊成。

在這樣的事情之下，蘇維埃於很躊躇之後，纔允許蘇維埃之委員入閣。執行委員會到四月二十九日繼續長久的討論。其後，僅僅以一票之差，對於社會主義者加入聯立政府表明反對。但是因事件進行之影響，到五月一日，以四十一對十八之多數爲相反之決議。在閣員底椅子問題上，繼續長時間交涉之結果，到五月六日，乃組織了新的最初聯立內閣。加入了六名社會主義者和九名非社會主義者。查爾諾夫（社會革命黨——譯者）之外查勒特里好容易纔加入了。此外社會主義

閣員並不是很重要底人物。革命矛盾之中第三個東西開始展開了。用社會主義者底手辦「資產階級的」工作。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對於聯立內閣給以「信任」和「擁護」之蘇維埃多數派漸漸變成少數派了。

## 蘇維埃內部底情勢變化

社會主義閣員之「資產階級政策」

列寧回國後，於四月四日最初演說。那時候，布爾塞維克派底機關報「普拉烏達」（即「真理」報，現為全聯邦共產黨之中央機關報）這樣講過：

「列寧同志全體底構想是我們不容易容納底。因為他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終結，而把這種革命登時轉化為社會革命。」

像我們底觀察一樣，當時一切社會主義政黨都承認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列寧和他底一派，造成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沒有關係之結論。多少帶有國際的陰影之其他社會黨左翼，也都同意於這種意見。由這種見地講，則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參加資產階級政權實在不對。這是無疑底事情，其嘗試資產階級底（政權底）並不是社會黨底舊幹部。或是像對於舊社會革命黨完全沒有深固關係底克倫斯基而倉卒薰陶出來底幹部，或是像住在流放地方完全離開門塞維克黨底查勒特里底幹部了。不錯，最初聯立內閣成立時候，多數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是附和他們底。但並不是沒有反對的。那時候，歡迎更顯然容易明白的極左的標語之分子，已經多數加入蘇維埃裏面了。就是從地方上，反對聯立主義底決議也開始如雪片飛來。其變成妥協聯立主義和保持黨底傳統者之仲裁人者，在社會革命黨中則爲哥楚，在社會民主黨中則爲丹氏。如此繼續不斷底龜裂和零碎的彌縫。每次都是一步一步對極左翼讓步。加入政府之社會主義者，最初就離開了自己底黨，仰左傾大衆底鼻息。資產階級分子，因爲參加政府而手足被縛，革命底潮流越加擴大而來，都沒有辦法了。

特勒西琴克底外交政策和克倫斯基底進擊政策

加之，他們忠實的履行同聯合國社會·愛國主義者約定底方針。這些聯合國社會主義者，滯留於俄羅斯，監視他們所援助和勸告而取得政權之新閣員底行動。他們有興味底問題，就是以前一樣的軍事和外交。新外交總長特勒西琴克很注意的承襲米留庫夫底方針。陸軍總長克倫斯基在進擊問題上比較古智克夫以及其他將軍們還要勇敢。聯合國大爲得意了。五月六日政府聲明，以三月二十七日『攻防都要使戰鬥力鞏固』之米留庫夫通牒爲基礎。這個聲明是引伸同聯合國新協約之新政策底意味。然而，看看閣員們底聲明，攻擊變成第一義。而媾和準備問題，變成視同聯合國之「共同動作」之攻擊成功如何底事情了。以後，據特勒西琴克自述，克倫斯基因爲去演說進擊而急速趕赴前線，以後打電報給閣員們，說自己底演說大成功。

因勞動問題和土地問題而衝突

正在等待和戰問題之結果底時候，更發生了兩種事件。這就是克倫斯基同勞動者底衝突。關於對農民之土地讓渡問題和產業組織問題之五月六日底政府聲明，乃是明白損害他們底階級利益。因為對於農業問題只說「因為保障穀物之最大限的生產而加以考慮」，而土地讓渡問題，則聲明延期到憲法會議。對於產業問題則為很廣泛的約束。間接的聲明說：「為防止國內之經濟破壞，於必要時候，把產業移歸勞動者監理。」由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所開底布爾塞維克全俄會議，那時候就已經宣言過，

「無論最初政府無論聯立政府，都是擁護資本家和地主底利益。他們並不是在經濟方面採取許多革命政策底。」

主要的對於產業之社會化持有興味之布爾塞維克，經五月十六日執行委員會，提出「不但對於生產企業之社會的國家的施行監督，而且對於國內經濟加以直接指導」之政綱。這就是所謂驅逐私有企業家和商人而實施「國家和托辣斯底專賣制度」，「國家調節原料以及生產物之分配，又勞動也由國家來調節，無論在地方無論在中央，凡蘇維埃底機關都參加這種工作」云云。

布爾塞維克底要求和商工總長辭職事件

這個政綱，引起了商工總長克諾瓦羅夫辭職事件。這乃是在戰爭問題和外交問題之後「革命的民衆」所投底第三個爆彈。克諾瓦羅夫底椅子並沒人補缺。爲實施共產主義的政綱而想用資產階級閣員，實是至難。農業問題稍稍缺乏尖銳。延宕到七月纔得發動。

但是，在六月中，衝突已經更前進一層了。衝突已經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資產階級」之間底問題，而在布爾塞維克和穩和社會主義者——蘇維埃指導者——之間被掀起了衝突。

在勞兵之間布爾塞維克底宣傳

布爾塞維克自從革命底第一日就努力要在自己手裏造成實際的武裝勢力。而漸次接近着該目的做去。他們在彼得格勒區和威伯爾格區之工場以及因有革命功勳而歡欣頽廢了底警備隊之間，熱心宣傳。就連蘇維埃裏面也宣傳入閣者豈只「資本家閣員」麼？喀琅斯塔得軍港爲其



根據地。列寧在瀕於危險時代，曾移住該地。因此，表面上蘇維埃以及執行委員中，雖從溫和的查勒特里以及智海宰等多數派。勢力之均衡暫時等着變化。對於聯合國底約束看着像被實行了。社會主義者團員們，在民衆前面好像完全以立憲民主黨員相同底口吻來演說。在這時代，彼得格勒勞兵之間底政治熱，立刻高漲起來。此項的潮流，早晚不能不出現於表面。

### 蘇維埃幹部之勢力失墜

這種事情，到六月半已經出現到表面來了。到這個月末，實際上勢力關係就充分明確了。立刻在彼得格勒所謂三個權力中心就普知於全國了。第一權力，就是一切已屬過去，只在蘇維埃庇護之下維持最少限度之權力底政府。第二權力，就是現在還有權力不久就要喪失底蘇維埃。第三就是一「布爾塞維克底秘密組織」——未來底權力。這種最後底布爾塞維克底權力，說是未來底權力者，在首都勞動者以及兵士之間已經普遍的被承認了。對抗聯立政府之布爾塞維克模範的標語，就是從五月底起首就已經高唱過「全權都交給蘇維埃。」布爾塞維克由蘇維埃而獨立以獲

得勢力時，同時這種標語就變成假扮的東西了。

六月十月底示威計畫

從六月三日到二十四日召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在這會議裏面，因為對戰爭問題對政府態度問題等決議會為長時間的論爭。添設農業、勞動、糧食、民族等等各部。最後，為充全俄的代表機關，而選舉了由三百人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三百人中的一百人乃代表地方底革命政權。出席於這次大會底千零五十人代表者中，布爾塞維克僅不過百零五人。他們不能爭多數了。工作乃在別底地方了。他們底看法是對的。大會底出席者們，不久，對於依「幹部」命令之妥協的決議，感覺着倦怠了。他們整理由市中頻頻拿到蘇維埃裏面來底種種決議，不久也就倦怠起來。因為這種決議，乃是御用勞動者以及軍隊照着口授一樣的履行蘇維埃多數派幹部命令之千篇一律的決議。

六月九日蘇維埃議長智海宰（門塞維克——譯者）傳來重大消息。

「明天在彼得格勒舉行示威運動。這一天必為歷史的一天吧。」

但是，勞動者區域所散發底傳單和標語，大半和蘇維埃多數派底標語完全不同。都是布爾塞維克底標語。

「打倒國會打倒資本家十閣員（連克倫斯基）」

「把全權交給蘇維埃」

「改訂兵士權利宣言」

「打倒產業無政府狀態！產業管理萬歲！」

「休戰」

「給我們麵包、和平及自由啊！」

這不過是示威遊行底正面招牌。其真正底目的，據斯哈諾夫一九二〇年所知，布爾塞維克有把忠實勞動者的武裝隊和兵士打發到馬林斯基宮殿去招呼出閣員來，如巧妙的做下去，就把他們捕縛。於是奪取政權於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之手。假使就令政府反抗，其力量既薄弱，也可用

武力征服之。那時候，布爾塞維克以爲已經有數個聯隊是自己一派了。據他們計算，附和政府方面底全部纔止五個聯隊——同他們差不多同數，衝突時候必取中立態度。列寧於三天前在蘇維埃大會裏面，曾發過以下很有力量底演說：

『布爾塞維克甚麼時候都有僅以一黨就把政權奪取到自己手裏來底準備。』  
只要在這上面附加上以很好的機會爲必要云云就足夠了。

#### 史達林政權獲得說

但是，關於這種好機會，好像也沒有確信底樣子。斷然主張發起政變者乃是史達林。反對他底（在十月革命底時候也是這幫人）就是加美奈夫和季諾維夫。列寧陷於進退兩難了。這種隱謀達到蘇維埃幹部耳裏了。智海宰則亂打警鐘。禁止示威運動。爲要說服保守穩靜底兵士以及勞動者，決定派遣代表到工場以及各聯隊裏去（據斯哈諾夫底記述）。

## 列寧之自重

那夜，大會代議員們，在具有現實的力量之下層方面，知道怎樣想他們底事情呢。在下層方面都異口同音的說：蘇維埃被地主和資產階級收買了，蘇維埃大會底多數派乃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大會之決議等並沒有價值，只有聽從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底說話爲必要。

兵士們捕獲代表者而攢毆之迫脅之說：『把資產階級撕裂呀！』又聲言，縱令布爾塞維克停止示威運動，我們於數日之內也要走到街頭上攻擊資產階級去。到夜間兩點鐘，如布爾塞維克自己不撤回示威運動，不知道要發生甚麼事故呢。他們爲甚麼撤回呢？他們並不是因爲勝利之後，到第二天自己不知道怎樣做好。列寧說過了：『甚麼時候都有準備。』十月革命就證明這件事了。斯哈諾夫說，『宣傳還沒充分普及之農村究竟出於怎樣態度。』這個疑問，乃使布爾塞維克自重之的。但是，在這一點上，回想七月事件發生之三星期前列寧所說底話，季諾維夫底觀察好像是對的。

『……』現在不是做一下看底時機麼？……列寧一邊笑着，一邊對我們這樣說。但是他立刻附加上「不，現在取得政權不行。所以這樣說，就是在戰線上底軍隊還不是我們黨底。被自由主義者所欺騙底戰線上軍隊來到——必將立刻撕裂了彼得格勒底勞動者吧……。」

（季諾維夫著「列寧。」）

### 七月四日事變

到七月一日，對於布爾塞維克和受他宣傳底勞動者兵士，新的「好機會」到來了。他們焦急着比指導者還先走，對於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要求執武器而起。

七月二日，尤其是適切的機會了。國民自由黨出身底三閣員退出了政府。他們提出的理由，以追隨不忠實遵守聯立約束底查勒特里、特勒西琴克、邁克拉梭夫（當時交通總長，立憲民主黨左翼——譯者）等之後為不廉潔云云。

內閣之新危機，對於「將全政權移讓於蘇維埃」之標語與以根據。與以實際的動機。使軍隊

之一部——要清算蘇維埃和資產階級同盟之勞動者底某一團，提出這種要求而進入戰鬪之決心。

他們進出街頭，到七月三日就開火了。這件事無論對於蘇維埃，無論對於布爾塞維克自身，都造成了困難立場，這是不容說了。蘇維埃立在資產階級革命之見解上，仍然不希望把政權奪到自已手裏。蘇維埃多數派，並不能想出一沒有政府底國家權力形態「底東西。就是布爾塞維克對於這次進出街頭，也持慎重態度。竊以為像布爾塞維克這樣說明是足以置信底——他們因為阻止七月三月底街頭進出會盡全力。但是到四日之夜，已經知道不能抑制勞動者以及兵士底興奮了，他們這纔變成指導者，而為組織把握這種運動的決心。

斯哈諾夫嘲笑四日早晨訪問他底盧拿查爾斯基（布爾塞維克現充教育人民委員長——譯者）說：「我現在從喀琅斯塔得帶來二萬完全平和的人民。」這種喀琅斯塔得底人民，雖是都決心要到彼得格勒來，但是他們從布爾塞維克本部赴「達烏里切斯基宮殿」向蘇維埃「請願」奪取政權捕縛閣員這樣做法，那他們就不知道到底是做甚麼的了。蘇維埃並沒想實行這件事。因

此喀琅斯塔得水兵不外乎或開始武裝暴動或仍回到自己底軍艦去。依布爾塞維克底勸說，他們乃不暴動而回歸軍艦了。又屬於布爾塞維克派之「普智羅夫斯基製造所」之數萬勞動者也到達烏里切斯基宮殿來，以及機關槍聯隊兵士底進出，也都沒有甚麼結果就完了。暴動底對象沒有了，乃傾向鎮靜了。七月五日之夜，對於蘇維埃忠實的聯隊跑到達烏里切斯基宮殿來了。接着由戰線上召回來底軍隊都到來了。

#### 由歧路到反動

從此以後，形式一變。蘇維埃幹部變成得意了。查勒特里於四日之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面就已經陳述過自己底計畫。把政府就照缺員這樣殘留着，到二星期後召集加入地方代議員之中。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會。這次總會爲避免受街頭運動之妨害，一定要在莫斯科開。他當初受過蘇維埃反對自己底計畫，到現在則可以毫無所苦的通過了。當資產階級革命底時候，必要的聯立主義這樣被救助了。這是因爲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騷擾之蔭庇所救助底。加之，政府受中央執行委員會



底支持，這次轉成攻勢了。對於布爾塞維克開始出於適用刑法之方策了。加美奈夫、托洛次基、盧拿查爾斯基都被下獄，列寧同季諾維夫逃避逮捕而潛伏。列寧個人的信用，因為發表了他同德意志有關係之書類，在兵士大衆之間大受中傷。其以前，政府以曾美爾瓦多派幹部羅巴特·古林穆同德意志政府有連絡之嫌疑使之退去彼得格勒。

七月政變事件，喚起了反對布爾塞維克底空氣。這種空氣到後來越加強固的結晶了。到七月七日之夜，戰線底攻擊——爲造成聯立政府之唯一底理由——終歸失敗之可怖的報告到來。這種失敗乃多數人所豫料底。但是，總退卻之報，好像霹靂一般打擊了人們底心。依這種由戰線上來底報告，對於布爾塞維克底態度更加一層激烈化了。就是在左翼之間，好像也把他們認爲難容許之敵人了。列寧關於這種反動的傾向也說過，

「在七月四日，把權力平和的移到蘇維埃還可能……那時以後，蘇維埃事實上把政權讓渡於反革命就完了……到現在，俄羅斯革命之平和的發展不可能了。問題就在或是反革命底完全勝利呢，或是新的革命呢。」

在七月四日，政權繼令移交於布爾塞維克之手，不用說那也必不是平和的。但是，在這地方，革命走進新的階段之點，列寧所說是對的。關於革命這一階段之政治的意義，我在自著之「俄羅斯革命史」第二卷「科爾尼羅夫乎列寧乎？」一項裏面詳細敘述着。

## 七月事變後之混亂

克倫斯基之獨裁

「革命消滅戰爭乎，戰爭消滅革命乎？」

當我們於一九一七年七月由布爾塞維克在外代表哥里丁白耳古口裏聽到這種標語底時候，不由的感覺到新的味道。最初底聯立政府所以造成，乃是由於因為要繼續戰爭和聯合國之利益，不由的感到以謀復興俄羅斯戰線軍隊底戰鬥能力。戰線上假使司令官只限於壘壕之消極的防禦，

則可保持着相當期間也未可知。德意志底司令官，因為把俄羅斯底敗戰主義者當作自己一派，特別是消極的態度。但是，克倫斯基乃是把革命前之軍事協約之約束給與聯合國而就陸軍總長之椅子者，他是同聯合國約定俄羅斯要轉成攻勢者。真摯的軍事專門家都指摘這種危險而反對，克倫斯基則以為以革命的氣概可以履行這種約束。自己週行演說各戰線，這樣對於一部分軍隊可以與以衝動，該項軍隊首先轉成攻擊了，於是首先全滅了。這一個勝負終了和右翼分子底努力，乃趨向於內政狀態之鞏固和改善了。到攻擊失敗之後，則不外乎兩條路了，或是偽稱可以使聯合國締結一般的媾和而轉為平和論，或是決意締結單獨媾和。以後在戰線上，這種問題，好像變成或是媾和，不然則事實上「不能不消滅革命而戰爭」了。既不排除布爾塞維克對於蘇維埃之影響，又不排除蘇維埃對於政府之影響，不改造一切內政狀態，完成這件事實不可能。就是在左翼丹氏一派之間，也以爲完成這種目的之唯一手段，就是出現「軍事獨裁制」。兩次脅迫革命政權之武裝暴動——六月十日和七月四日——乃造成了袖手不來底事情了。既要獨裁，則以獨裁者爲必要。對於這種獨裁者底椅子，克倫斯基自然就被推薦了。左翼以此乃事物之客觀的進行，沉默着同這

種方法妥協了。就是查勒特里也表示擁護這種方法底態度。

在七月事件和總退卻之後變成越加複雜起來底這種氣象，克倫斯基就是在形式上也不得  
不爲政府底首席，這是明瞭的了。他自從以前就是聯立內閣事實上之首揆。脫退政府之立憲民主  
黨，已經不成障礙了。成障礙者只有辭職遲緩而陷於奇妙立場之里渥夫侯自己了。但是里渥夫侯  
不久也不得不辭職了。里渥夫侯做革命政府底首揆是失敗了。他又不能於適當的時候撒手，乃更  
加一層失敗了。他底哈姆勒特的優柔不斷和托爾斯泰的無敵抗主義加之以陶醉的樂天主義，到  
底不能說是適於革命時代底首相。克倫斯基又比較里渥夫侯懂得所謂首相底任務了。他說穿着  
紳士服（日譯「背廣」即普通洋服）則大衆不承認政權了。他立刻穿上對襟服（日譯「詰襟  
服」即軍裝）而領會了拿破侖底姿勢和抑制反對論底腔調和在兵營以及露天開演說會時一  
句一句層次合宜的大聲急呼的要領。因此對於查勒特里及其他布爾塞維克之態度一變，以前把  
他們稱同志，現在則呼爲罪人底樣子了。七月事件以後，在克倫斯基之前不能不變成微小了。蘇維  
埃機關，他除一度訪問以外，一切都委之於查勒特里之手了。在那個時代查勒特里底演說裏面，無

論甚麼時候都感覺着好像克倫斯基之餘光射發一般。縱令克倫斯基並不是適當之材，至少在當時看着好像人地相宜了。

### 彈壓之雨

在後方和戰線上，彈壓之雨接着就來了。據克倫斯基想，所改造底新政府，由七月九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付以「革命救濟政府」之名稱。付以軍隊組織和軍紀復興，同一切反革命及無政府實行決鬥之全權。事實上是獨裁制。但是形式上仍殘留着內閣總理之名稱。

布爾塞維克都不見影子了。對於人民公佈所謂「應繳出一切武器」之命令。就是在喀琅斯塔得，主要的指導者也被捕了。在戰線上實行了很多死刑。布爾塞維克系底新聞全部被封閉，公佈戰時檢查制度。自從革命以來，這時候纔發現明明白白以右黨傾向之將校同盟和商工團體底種種聲明書。國會議員們敬謹聽着極右派辯士底演說。在奈烏斯基街上，同帝制時代那樣的莊嚴，舉行七月事變中死難底加扎克底示威的葬儀。政府全體連克倫斯基都來參加。克倫斯基已經由右

翼方面擔任了獨裁者了。這種事實，由他自己以後底行動可以證明。查勒特里請求在莫斯科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擴大總會。克倫斯基則反之，開一由右翼各派也選出同左翼同數代表者之地方自治會議。這個時代，乃是列寧與克倫斯基歷史底分歧點。查勒特里則只是沉默着。

### 克倫斯基之示威的辭職

克倫斯基到七月十八日，帶同閣員移轉到舊皇居之冬宮裏去。同時蘇維埃各機關都遷移到「斯摩里奴伊宮殿」裏去。

克倫斯基不久碰着兩種障害。一種是立憲民主黨提出底入閣條件。一種是七月八日蘇維埃所確認，加之立憲民主黨所容認之政綱。因此，他乃採用了非常手段。製造出完全不受這種問題拘束底立場。他於七月二十一日，辭去自己被委任底一切權力。但是到二十二日拂曉，各政黨代表者都集合到冬宮內之「馬拉西特夫大廳」大事討論之後，仍把這種委任權都交還他了。其次，乃決議閣員並不是由黨而入閣，乃是以個人資格入閣，因此不受政黨方面任何拘束。如此，綿亙三星期

之政府底危機繼告一段落。第二次聯立內閣之政治乃開始。

### 左右兩翼之進退兩難

這次內閣閣員之中，十一個人是社會主義者，七個人是非社會主義者（內四個人是立憲民主黨。）查勒特里拒絕了入閣。這乃是明白表示所謂新時代到來底事。內閣到底不能夠依妥協而製造出一定之政綱。所以克倫斯基於七月二十六日乃發表以他個人署名之簡短的宣言書。這個宣言上說，「大敵當前，停爭吧！」——「在所謂戰時窮乏之痛苦的條件之中，鐵一般的政權實爲必要。」以後飾以「救挽祖國之英雄的努力」等語句。查勒特里痛罵這次宣言，說過，

「不應該在國民之前提出挑選我呢或是挑選國呢云云之問題。」

這就是斷言對於政府要求付以獨裁權。

查爾諾夫（社會革命黨領袖——譯者）底機關新聞，恰同列寧立在一樣的見地來批評。

「這好像是建設政府最後底試驗了。這次如失敗，則革命跑到甚麼地方去是不知道的。」

這種狀態，在克倫斯基政策上清楚表現了。他決心右也不走左也不走，在兩個方向底正中採取均衡。最初明白表現這種均衡政策者，就是由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莫斯科所開底「國家會議」。大劇場裏，集合了由左右兩翼各團體所選出之種種雜多的代表者。如由一翼底辯士出而演說時候，則他翼或不理或吹口笛以妨害之。甚麼決定都不用想可能。連一回投票都沒舉行過。除聽聽政府報告以外，自始就沒有甚麼期待。政府則比較對照右翼和左翼而權衡那方面力量大。而實際上政府把左右都喪失了。七月事變以來到這次莫斯科會議正一個半月。其間，左翼則爆發着憤慨，右翼則準備着由自己底營壘裏舉出獨裁底候補者。該候補者就是「軍人出身底獨裁者」——科爾尼羅夫將軍。從前，都是薩溫科夫（社會革命黨領袖——譯者）以及新聞記者等（譯者按，當爲無兵權者之意）從做革命宣傳底戰線上來開會，這次相反，都是提着軍事的權力之將軍們到着於莫斯科。克倫斯基出席於莫斯科會議。他聽見說，軍閥底祕謀都準備好了，甚至於到開會底這一天就發表「軍事獨裁宣言」了。他聽見這些話把膽都潰破了。克倫斯基在這次會議裏面，並不是對着甚麼人，而發神經病般的怒號着「以鐵和血」就是因此。這句話，對於亞歷克塞夫、科爾



尼羅夫，加勒廷與以前進底機會。感覺強有力者，並不是政府方面，也不是擁護政府底社會黨方面。未來底主人翁布爾塞維克並沒參加這次會議。結局，政府再獲得外表的信任和擁護。但是政府本身底信用，在目擊克倫斯基開始行動底同人中完全動搖了。立在曖昧的言詞和恐嚇的文句庇蔭之下者，並不是大政治家。乃是在危險線上稍微得着中心而惴惴於兩側之危險底好事者。無論那方面都不是他底完全的黨羽，這是很明瞭的。在他底頭上這兩派衝突而開始格鬥時候，他將幫助那一方面呢？在莫斯科對於這個問題，澈底的回答並沒找出來。只有七月事變後，「獨裁者」曾數步左傾，這是明瞭的。同時，所謂利用非常全權之戰術，自然使他同右翼接近。總之，「獨裁者」同蘇維埃之爭，依「軍官」和獨裁者之爭而更加一層複雜了。

### 布爾塞維克再前進

克倫斯基怎麼樣夾在相反底勢力之間而動搖底呢？在他獨自性質之外，在這地方還有別底原因了。第一，莫斯科會議後不久，「革命的民衆」變成無力了。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裏面，社會革命

黨員同布爾塞維克一齊要求廢止死刑。在這個問題上，查勒特里纔變成少數派了。他變成僅以四個人對全體之少數了。查勒特里質問說，「假使政府不廢止死刑，則諸君將顛覆政府麼？」他們一齊回答，「是的，到街頭上去啊！」

布爾塞維克在市會選舉中得了二十萬票（三三%）。在社會革命黨之三七%之次位。這就是表示布爾塞維克以非常速度獲得彼得格勒底下層階級。從他方就是在這個完全相反底克倫斯基澈底感着幻滅之軍事獨裁權底壁壘裏面，憤慨底程度也高漲起來了。科爾尼羅夫自從總退卻之初，就對於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假使政府不採取確然一定底方針，則打碎革命所獲勝利之另外底人物就來了啊」云云之迫脅（七月七日電報）。當時薩溫科夫乃是他的底同盟者。

### 右翼獨裁官科爾尼羅夫

在七月十六日底大本營會議裏面，科爾尼羅夫將軍曾反覆其要求。其他將軍們也都擁護該要求（特別熱烈擁護者乃是迭尼金將軍）。「鞏固政權」云云之要求，就是要以科爾尼羅夫將

軍爲總司令官底意思。這乃是當第二聯立內閣成立時候，對於立憲民主黨所辦好底交涉。不過克倫斯基以後無論在甚麼形式之下也不實行。同立憲民主黨底約束是被反汗了。同科爾尼羅夫將軍之間因爲違反約束而發生出種種糾紛。其結果，克倫斯基乃於七月二十一日晚因爲要掌握非常全權而出於所謂試行辭職之舉。政府改造問題雖然暫時定了（實在是一點也不鞏固的政府），而同科爾尼羅夫衝突，因爲八月三日和十日克倫斯基親自會見而越加一層麻煩了。因此，內閣總理和總司令官之間，或是科爾尼羅夫辭職，不然就是克倫斯基自己辭職，這個問題，公然被議論了。要建設澈底獨裁制而希望政變之議論發生出來了。像以前所述，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實際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了。那時候，他決心代替科爾尼羅夫而自己來做總司令官。在總理底「無制限的全權」（以同大本營鬭爭之目的到八月二日被確認了）更加上總司令官重職。科爾尼羅夫明白對克倫斯基說過，

「且說誰交迭誰底事情還不知道。」

克倫斯基沒有辭職底意向。但是科爾尼羅夫則以爲克倫斯基必將辭職。本爲俄羅斯大意義

之政治上底鬪爭，如此乃變成好像個人性質底樣子了。無論怎麼樣，都以爲衝突是難以避免底，所以雙方都在緊張武力。雙方都想把軍隊變成自己底黨羽。對於科爾尼羅夫方面底勝算，大本營附屬之外交部代表特爾貝魁像下面這樣計算。他在八月二十八日打給特勒西琴克底電報上說，

『真摯的判斷情勢，則軍司令官全體和將校之大多數及軍隊內底優良分子，都是科爾尼羅夫派。在後方勤務之哥薩克，士官學校生徒之大部分，也必都是他底黨羽。軍事組織既持有實質的力量，同薄弱的政治機關相抗，持有絕對的優越性。就是人民之非社會主義階級，也必與以精神的擁護。他們都是不滿足現在狀態者。他方，戰線上以及後方之最近事件，明白告訴現在底秩序完全不適當，不這樣做則破滅要到來云云。』

由以後底事變之推移觀之，則這種豫見，乃過於錯看了。把特爾貝魁底觀察拖引到這地方去，底原因有一個。這就是大衆都不滿於現在底秩序，對於政府設施之冷淡。對於避開將發生之衝突，實有深深注意國內將發作了甚麼底必要。這時候，在知道俄羅斯底人，應該認爲科爾尼羅夫事業，決不是像他以及接近他底人們底那樣簡單計算的成功者。

## 農村及都會之狀態

### 農村之荒廢

二月革命當時俄羅斯底鄉村狀態，可用荒廢一語盡之。這種荒廢，不用說，乃是一切國民生活底混亂造成深的作用。乃是全國民繼續長久戰時的緊張而傾注全力於這長久戰時的緊張之結果。由這種意味上講，可以說以上底荒廢，在革命前已經開始了。這是同戰線底頹廢一樣的。但是普遍一般的荒廢之發生，乃從二月革命發生以後。越迫近十月革命，而荒廢之程度越高起來了。七月事變之後，到莫斯科會議以及科爾尼羅夫運動時代，像現在我們所指示，政府並沒有很薄弱的權力以實現任何決定。因而就是從右翼方面，也表現出政府之敵人來了。

### 行政機關之破壞

大概講起來，政府自從革命底第一日，在地方上就沒拿到實現自己之意思底機關。從知事起直到警察官，在政府未交迭以前，自己先銷聲匿迹了。代之者都是種種僭妄的「委員會」「蘇維埃」等類，由舊時代被壓迫的社會黨組成之機關出現了。在這些機關同最高政權之間既連絡都沒有，則明晰的交互關係之形式也就沒有一定了。里渥夫侯只是模模糊糊的任命縣或鄉底自治會長以充縣知事或鄉官底後任者。但是，官廳仍照着舊時代底組織，所以新「執政委員」一點也不投合人心，也就沒有用處了。

里渥夫侯和查勒特里

新行政官因為受訓令都到彼得格勒來了。於是里渥夫侯乃千篇一律的把三月七日和十九日他對新聞記者說底話照樣的反覆了一遍。

「能夠同國民一齊建設新國民生活，這是無限的欣喜……」  
又如對於具體的問題提出質問，則

「這種問題，並不由中央決定，應該隨着人民自己生活本身所表示而決定。地方之公共團體委員會以及類似之機關，已經在爲人民製造準備未來改革之地方民主自治，我以爲新地方機關建設以前，這種委員會應該爲地方自治之基礎。臨時政府派遣到地方去底執政委員，另有自己底任務。並不是充上級機關而立於地方機關之上者。僅是地方機關和中央政權之連絡機關，幫助地方機關之組織而已。」

經過所謂無政府狀態之苦經驗而爲內政部長之查勒特里氏，一變以前底腔調。在七月十九日底指令裏面，查勒特里斷然的說過，

「行政機關必須努力實行政府底一切命令，以全力鞏固革命政權之信用……諸君拿著權利。同時諸君就有服從臨時政府一切命令底義務。無論有甚麼事，也不可使之停滯。」但是其目的是甚麼呢？其目的，

「爲要斷乎防止一切反革命底計畫！」

說起來這爲甚麼必要呢，

『爲要合起對於自由事業忠實的人們把有組織之國民底力量統合起來！』  
據查勒特里所斷言，則

『反革命分子企圖用報復手段以破壞一切民主的機關。』

如此，他底訓令，乃是承認把政權移交給這種民主的機關。

『我們必須擁護一切地方之公共的民衆之勢力而統一之。又必須普遍的利用地方上之社會的及經濟的建設事業上這些機關底經驗和創造力。』

### 自治共和國之續出

附加在這種新部令上，哈利克夫大審院檢事總長於七月二十四日，對於縣及鄉之行政委員（包含到村底政權）曾與以說明。

『今後充俄羅斯底國家機關者，乃是在人類歷史上並無類例之勞農兵代議員蘇維埃，即人民蘇維埃。這種機關持有非常廣汎行動底權限，完成事實上可驚的事業。』



實際上，其結果，俄羅斯乃到處造成若干獨立共和國之網。該共和國全然不考慮相互底事情，僅在自己領域內施行主權底任務。例如在喀山，勞農代議員蘇維埃決議由戰線上撤退一八九九年誕生底兵士。陸軍總長說這種決議違法，而蘇維埃則又爲對於總長底說話無留意之必要底決議。又拉贊縣底蘇維埃，對抗爲調查拉南卜爾古鄉農業計畫派遣來底檢事斯達爾而設立「民衆調查委員會」，號稱擁護農民利益而由自己方面選出代表者。在薩麻拉，有所謂「人民政權縣委員會」者，決議發賣彩票六千萬盧布以爲豫算底財源。又在布拉哥威什臣斯克，蘇維埃把一切問題看的更簡單了。決議在市內施行家宅搜索，由此及彼，徵發靴和衣類之多餘者。比這還更單純行動的，就是拉南卜爾古蘇維埃了。由商人修巴諾夫徵發商品，而平等分配給蘇維埃委員及親族。在窮鄉僻壤的村落中更脫線了。在特博里斯克縣底伊利耶夫村，一個農婦因爲有同某兵士姦通之嫌而被宣告了死刑，被絞首了。在薩拉特弗縣，曾決議停止納稅。其所以如此，因爲政府是「臨時政府」，税金消失到甚麼地方去了也未可知。又另外某村蘇維埃，曾把中隊看護兵古爾聊夫進陸軍營。

### 政府承認土地奪取

在地方上，取舊官憲而代之者之新機關底「廣汎的權限」之意義，像上面樣子解釋過了。

在這種紛糾混亂底地方，布爾塞維克底「土地分配」、「民主的媾和」、「麵包」、「勞動者之工場監督」等簡明直截的標語被栽培下了。其結果造成甚麼事實，不難想像。

首先就「土地」問題敘述吧。最初底革命政府，對於農業改革就安置下急進的基礎了。這種基礎就是應該開預備會議而充分的調查資料，以通過憲法會議。但是，在混亂之中，漫然辦理這種調查之不可能，是很明瞭的。關於已經於四月二十一日所發布之「土地委員會」之最初底規則，兩個潮流有妥協底形式。在委員會底權限之中，不僅只「資料之蒐集」甚至包含着「在土地及農業關係之領域內所發生之爭議和誤解」之解決。委員會對於這種問題持有「實施命令權」。在村、鄉、縣各委員會間之權限並沒有清晰界限。在地方上博得四月二十一日底「規則」一樣底信用者，則為五月二十五日農民代表全俄會議底決議。這種決議文由社會革命黨及查爾諾夫一

派手裏以非常速度配布於全俄羅斯。這種決議之結果，「一切準備事業移交於勤勞者本身之手……沒有甚麼賠償由私有制之束縛中解放全土地」——又「全土地無例外的移交於土地委員會管理」——「連勞動者底手」——「草秣、穀粒之刈集」等等，都移交於土地委員會之手。最後，採取了「對於一切家畜和農具澈底的徵發之方策。」這都是實行「廢棄縣或鄉之執政委員底干涉。」

對於委員會之正式訓令，經過兩個月到七月十六日纔發布了。在這訓令以前，這種決議就隨便代行其任務。而因該政府底訓令，土地委員會乃允許「爲滿足農民之正當要求而設例外。」總之就是與以承認過去之土地奪取之可能性。又九月十九日「關於縣及鄉執政委員之規定，」雖使委員會底行動服從執政委員和行政裁判所，但不能變更這一點。

對於依查爾諾夫派宣傳而獲得農民好感底這種農業立法之政府，經過甚麼樣階段而發展了呢？這一點，由一個所領地被掠奪底地主的說話就明白了。

「革命後最初同農民們相處，是極親熱的。自從鄉村執行委員會、食糧委員會種種委員

會被組織而關係惡化起來了。這就是說，因為委員會底首腦都被沒有教化的地方人們所盤據。委員會對於地主開始採取一定底態度了。完全發揮野蠻的專橫態度底委員會，一步一步的使大地主之經營荒廢了去。有時候搶奪正在領地內工作底俘虜，有時候妨害勞動者底雇入，使收穫不可能。到最後乃以非常低廉的價錢跌落了麥子……地主要求遵守中央政權底指令。會努力依新原則以創造農村關係之改造底基礎……但是，政府對於地主，起初或不答……或僅指示向甚麼地方去呈訴，問題就止此而已了……從八月一日起，事態又異樣的進展了。在大地主之領地內，開始燒打和掠奪了，民警所招來底兵士，不逮捕暴動農民而逮捕民警。村會議把被逮捕底民警釋放了。地主乃詳細呈訴於臨時政府執政委員。結局到九月十七日乃被商定莊園之大掠奪了……農民互相分擔工作，一方祈禱於神，一方定時一齊到大地主領地去。有三千人以上之人口底全村，全部拉着二千輛裝貨馬車殺到了……從鐵房頂以至窗櫺門戶完全都拆去，同九萬「波特」（二波特約合中國二十七斤）以上底糧食一齊裝運去了……以後，農民分配家畜各自牽到自己家裏去，最後把房子燒了……在火場上連一

個器具底破片都沒剩下。這只是一晚上底工作。到兵士到來時候，那裏一切都已經完了……』

這種狀態，農民自身以為怎樣呢？說起來，他們『一面祈禱着神，』一面把大地主底財產分配，好像完全想到自己們底權利底樣子。關於此，可以由另外有興味底文書——由一個農民寫給農民銀行底信——看出來。他這樣寫着：

『同志，市民們！諸君當這種混亂之際，為甚麼請求地租之支付呢？戰爭中，廢止地租之命令，不是新聞上登出來了麼——以後革命就來了。到底支付給誰呢？現在不是沒有真正底政府麼？諸君一定也聽到了，而依新制度，則紳士諸君底土地都要給別人了。現在甚麼法律都沒有，諸君請求支付無從決定。戰爭終了而新法律制定，那時候已經沒有請求之必要了。我們由自己支付吧。現在請停止騷動吧，因為並不支付了……更要說一說……當革命和自由時代，近村底人把我們那地方底森林猛烈的採伐，而對於我們連一個問訊都沒有。因此，我們就反對他們麼？我們現在還是知道平等權。抗爭事情是不可以底……』

這種爭鬪，不過在用私刑解決底時候纔可以解決……。

農民騷動之發展

關於農民之土地奪取底正確統計，竊以為沒有。但是以下所表示底，乃是「勞動新聞」(八月二十五日)上所揭載底農民騷動之逐次發展之數字。

時間	件數	時間	件數
三月上旬	三	五月下旬	三三七
三月下旬	九	六月上旬	三九一
四月上旬	五二	六月下旬	四六四
四月下旬	一一一	七月上旬	四八一
五月上旬	一七五	七月下旬	二八八

農村頹廢達到最高潮，是在由戰線上來底武裝兵士像激流般衝進平和農村裏時代。法律上底政府是無力底——權力已經移交蘇維埃了。權力又由蘇維埃移到羣衆，又由羣衆移到武裝底

隊伍這樣推移下去。在某時期，則有「革命家」和單獨「掠奪者」底界限。軍隊和民警還維持秩序。到這兩者之界限沒有底時候，問題則依對於掠奪者之私刑以決定。這種界限，一點一點的不鮮明了。試觀察頹廢過程中兵士底任務吧。

### 軍隊頹廢之真因

「民主的靖和」之標語在戰線上獲得人緣底主要原因，我們明白了。乃是希望促進農村土地分配，自己也參加該分配。因為這種原故，軍隊底頹廢，到六月總攻擊失敗以後，以非常速度被促進了。這種頹廢，到科爾尼羅夫反亂後，特別顯著。而於布爾塞維克政變快到底十月，已達到最頂點了。十月四日召集底彼得格勒各聯隊將校會議之決議，描寫這種軍隊頹廢過程和原因如下：

「被強制的來充兵士，用強力被輸送到塹壕來底，都是不願意戰爭底……理解擁護祖國之思想者僅只少數。至服膺這種思想者更爲少數。現在依將來之希望（分配「土地」）底自我慾，驅退其他一切。必須違反他們本來之意思而使他們工作底我們將校們，因此乃變

成同他們相親密相理解不可能者了。因為執政委員到來（譯者按，當指克倫斯基到戰線上巡迴演說言，）乃把露骨的欲望驅逐到心裏面去了。但是對於戰爭以及擁護戰爭之將校底反感，不用說並沒消失。」

就總退卻後底情況說，

「軍隊恰如強盜團，一面偷盜、掠奪、破壞、殺戮，一面退卻……我們是傍觀者了……阻止這種大掠奪底事情，在我們是不可能的了……每一移到俄羅斯內地之後，每編入預備隊，則在俄羅斯底村落、工場、經營地等，就發生新的大掠奪了。有時候一面呼喊着「給麵包啊！」一面就把軍用收買之麵包掠奪去了。又有時候以自由為名而破壞了軍需品工場。而呼喊着同「資本」鬭爭。將校們如抗議，則只贏得「賣了加里細亞底是誰呀，賣了利牙底是誰呀」等一類種種罵罵。」（譯者按，加里細亞及利牙為歐戰時俄國南北兩道戰線地方。）

決議，最後做一般的結論。

「只用現在底構成員而以現在底組織所統制之軍隊，擁護國家底事情實不可能。不相



反的，飢餓和窮乏，秋季和冬季度困難時代到來，全然無責任的感情支配着軍隊，軍隊自己必將破壞國家。」

### 逃兵和掠奪

到九月十月底時候，由戰線上送來若干事實底報告，都是證實這種可悲的說話。像拒絕服從軍令事件，變成日常發生底事情了。殺害將校事件底件數，在犯人無懲罰狀態之下，越加頻繁了。兵士態度，不但對於臨時政府，就是對於蘇維埃也完全變成反抗的了。同時，布爾塞維克底標語，以及戰線上亂散布爾塞維克底宣傳文書，在柏林所發行底「丹里西齊」底勢力漸次加強了。又同敵人親善，連甚麼障害都不受頻繁的實行了。一到冬季，軍隊就要求即時媾和了。假使冬期舉行進擊，甚至有放棄陣地而去底恐權。（參看門凱威威將軍著「一九一七年之軍隊頹廢。」）

參謀上尉宰瓦爾特夫斯基用聯隊底名義妨害克倫斯基演說。公然說不信他底話。又公然豪語自己是布爾塞維克，是列寧底徒弟。從此以後，軍人像這種態度變成一般的現象了。變成好像以

爲甚麼懲罰都不受了。

不待政府媾和，兵士自己隨便就決定戰爭之終結，這乃是自然之勢了。逃走者之數量急激增加。在戰線上兵士，接到後方寄來底信恐怕不少吧。做爲一個例，把烏克蘭豫備聯隊底兵士寄給戰線上朋友底信舉在下面。

「弟兄們！把你們擺在那樣苦的境遇，對不住的很。實在你們那地方是惡劣的境遇麼？在後方朋友們誰也不到戰線去了。都是希望着媾和……我們必須大家一齊同資產階級構爭。必須稍稍打擊那些東西們。如果這樣做我們就好了。你們立在戰線上，而資產階級則掠奪我們底父親及母親，其次直到妻子兒女。我們誰也不赴陣地。但是在接受着清清楚楚說明爲甚麼流了血以前，我們是不肯放下槍底。我們這裏都是這種精神。」

事實上，從後方輸送到前線去底兵士，在中途都逃散完了，僅只把逃走者名簿送到戰線上去。這些人同戰線上逃來底人，在中途成了大夥，充滿了鐵道沿線。因爲要受「土地分配」急回故鄉底兵士們，在中途連一刻都不願意延宕。那時候，以私刑脅迫鐵道事務員，破壞鐵道輸送狀態。他們

在途中沒收了積載軍用糧食底貨車。盜用了公私貨物。鐵路無論前方阻塞住了或是怎麼樣了，都要立刻開車。幾百萬軍隊逃走問題，如在平時，則爲秩序維持上必須講求非常手段。但是現在，這種解體是不可抗的。這完全像溶岩一樣，把混亂運進俄羅斯底內部了。到現在，從一切戰線上，關於無意義的殺戮、掠奪、脅迫、大經濟設施之破壞、燒打、酒庫劫掠、虐殺等等底報告都送來了。同時，就是後方也逐漸感染這種狀況了。例如從八月末日起到九月初，莫斯科底軍管區，也發見這種空氣了。克羅門以及塞爾堡、霍甫，以及加爾瓦、亞了爾、克次羅弗、丹波甫各地，預備聯隊之狼藉也都起首了。秩序底混亂，以後就連埃加特里諾斯拉夫、巴夫姆特、烏發等也都波及了。在都會上，有組織的開始掠奪商店了。到九月末，從邦得爾開始醜醉般底虐殺，立刻從西南戰線擴展到奧斯特爾古、哈科弗地方，以後又延到薩拉德弗、薩麻拉兩縣。

### 農村和都會底兵士

結局回到農村來底兵士，把他們自己獨特底道德帶進來。火車頂上不用說，就連緩衝機上都

堆滿了兵士，威嚇火車勤務員，而趕緊的參預土地分配，莊園掠奪。他們跳進農村社會的鬭爭裏來，同時這種鬭爭更加激烈，乃是自然的。比較甚麼地方被害都最先又最多底，就是附近戰線地方。全鄉遭逢着連根帶蒂一點不留這種掠奪底也不少。波多里斯加亞縣執行委員，在基弗大會裏面，報告縣下完全像韃靼人入寇一樣的光景。在某縣之中，自從田地中糧食起，以至家畜、池中所飼養之魚族止，痕跡不留的被掠奪去了。向俄羅斯中央移動之兵士底激流，無限的繼續着。兵士在回故鄉底途中，時常幫助農民們同敵人鬭爭。每到着一村落，他們就煽動起農民運動。一村一村的幫助「革命的民主主義」之組織而去。又因為要幫助這種工作，他們乃解放監獄中囚人。這些分子，立刻組織強盜團騷擾附近。

### 「麵包」和「勞動者監督」

我們已經一瞥所謂「土地」及「平和」之標語當其實現時怎樣的變化了。以下更觀察「麵包」及「勞動者監督」云云之標語底運命吧！「麵包」問題有非常危機了。臨時政府承襲由舊

政府對於糧食之「公定行市」底政策，照舊的實施這種政策。但是，農民都不願意按這種公定行市售賣糧食。尤其不願意拿繼續不斷的跌落價格之紙幣來售賣糧食。但是對於農村所必要的交換物資，在政府手裏並沒有充分的數量了。加之，因為六月底乾旱和七月底大雨，以及因為耕作不完全和播種畝數之減少，又因政府機關任意收買糧食，以致農民都不肯售賣了。農民都不肯把糧食放手了。向別底縣分移出底剩餘糧食都隱匿起來了。如此，首先於縣和縣之間互相造成糧食移出底牆壁，接着就是同一縣內，甚至互相防止把糧食搬出村落。因此，第一苦痛底就是都會和軍隊。在彼得格勒，由五月糧食移入量一日平均六八·四貨車，到六月為三四·七貨車，到七月一五·五貨車這樣的銳減。向莫斯科底移入也是一樣。五月為八五·五貨車，到六月為四五·三貨車，到七月為一九·三貨車。軍隊和都會，因為不能由國家受着糧食供給，於是不能不自己為自己打算了。首先由各個戰線上，其次以至各個軍團以及聯隊，都為收買糧食向產糧地派遣代表了。就是在都市上，市政府以及消費合作社，到最後用隨便的團體名義，都做這種例子了。同時投機師乃開始盛行活躍了。把糧食當做自己底手提行李運送，即所謂「袋師」者乃出現了。不用說，這種一

切底買主，因為要由農民手裏買進糧食而自然蔑視公定行市了。糧食行市步步騰貴起來了。雖然這樣，而在各地方，農民還是銷毀糧食而密造「自釀火酒。」因為辯護對於政府收買糧食之怠業 (sabotage)，農民們乃附以社會的理由。他們說，「我們不供給都會這般壞蛋們以及勞動者們麵包。」又軍隊代表者請求農民，「供給麵包吧！因為這樣做則戰爭快要終結了。」

### 糧食問題之混亂

糧食部長蒲羅波威其於十月十五日指摘這種事實而聲明「像在軍隊內部如有內亂則戰爭不可能一樣，在國家內部如內亂正在開始，則解決糧食之危機不可能。」於是他因為完全喪失了時機，乃嘆息着說，

「我們必須停止只是以議論過日子。議論只對於有良心底某種人有效。力量乃是必要的。在地方上造成政權組織乃是必要的。我們如不以履行國民義務者之資格而確立一切自主權……恐怕做甚麼都不可能吧。」

事實上，糧食部附屬之各地方官憲，都成羣的辭職了。他們因為阻止預備正要到來之飢饉而掠奪糧食倉庫之羣衆，乃不可能底原故。各地糧食部官吏以及委員會對政府報告，「羣衆包圍糧食倉庫，迫脅着如不給麵包則破壞而掠奪。」或報告「逮捕官吏，攢毆官吏，殺卻官吏，致進行糧食委員會底工作到底不可能。」又說「除把地位讓給軍官外沒有辦法。」加之，照以前所述，這是沒有希望底事情。因為兵士或是幫助農民，不然則自己掠奪倉庫。

#### 產業之危機及勞動者監督

現在移到「勞動者底工場監督」問題吧。勞動者以為同兵士，有時先於兵士，自認為是時代之支配者。兵士則任意放棄軍隊之勤務。勞動者也是隨便放棄工場底工作。勞動者首先對於工場事務所試驗「勞動階級底獨裁。」因為要盡量短縮勞動時間，盡量取得多額工資，相信有束緊了「資產階級」之必要。常同這種「資本家」鬭爭底時候，與其所謂經濟的，還是採取政治的性質。同資本家底鬭爭手段，則有「為把權力移到革命的民衆之手，而建設鬭爭組織」之必要。這樣勞

動者底要求，對於他們自身底利益全然不一致，這是顯然的。至於門塞維克，則以為關於「權力奪取」之蘇維埃底命令，將使資本由銀行中消形滅跡，在資本家被逮捕以前都逃走了，僅只貨幣物資也不流通，勞動者只有饑餓和瀕死。」因此乃熱心的反對。然在實際上，明天底事情大家並沒研究。有登時滿足勞動者之要求底必要。這等情勢乃是切迫底。多數產業機關，都變成像山政府補助而被養育底慈善事業一樣了。因為要負擔這種樣子底勞動者的要求，而企業家不外乎以增加補助金之方法將該支出轉嫁於政府。戰時預算支出，乃使他們成了這樣毛病。但是在這地方是有際限的。結局運轉手獲得比市長還多底工資。電車乘務員取得同閹員薪水一樣底工資。幾十倍之新支出，都仗着紙幣增發了。因此，紙幣之價格暴落了。勞動者一次又一次要求工資之增加。如拒絕之則訴諸所謂罷工底手段。無論這個那個都罷工。無論市吏員，無論社會民主黨的新聞職工，無論烤麵包底，無論廚子，無論看門人，無論路傍攬客底馬車夫，無論病院裏看護婦，無論中學學生都罷工了。其結果，實際上資本家之逃走和工場之閉鎖開始了。如此，使勞動者急速的實現「社會化」了。

我們在這種急激變化時代，就像只有在布爾塞維克支配時代纔看見底那樣現象，已經時常



碰到過了。這樣底現象，在二月革命時代，已經現出來了。越到該時代底末期越露骨了。這是俄羅斯在未變布爾塞維克以前，正釀造布爾塞維克主義了。國家正常的機能擴大到極度。其結果，戰時發展之特殊底「戰時社會主義」乃構成了兩種制度，而由一個制度向他一制度轉向了去。縱令這種現象不很顯著，至少也是以緩慢的形式（特別是在農村裏面）施行下去。例如提出「由現在情勢中脫出之唯一血路，就是爲防止農民用物品之物價騰貴而對於勞動工資之增漲設定限界，因而確定工業生產品和農業生產品之公定行市」底提議者，並不是社會黨黨員，而是交易所聯合會。不單對於這種戰時社會主義的要素，就是爲完成最單純的國家機能，在夏季之末，臨時政府已沒有甚麼力量了。要對這個問題給以清晰的結論，則想起蒲羅波威其底說話就夠了。

## 臨時政府之沒落

造成鞏固政權底是誰呢？

建設鞏固政府乃是焦眉急務。這是一切人都認定的——就是布爾塞維克也是這樣想。那時俄羅斯國內底情勢如下。第二聯立政府所負任務，無論如何不能實現，這是瞭然的。何以呢？因為這個政府唯一支柱——是蘇維埃多數派——現已喪失力量。像彼得格勒蘇維埃改選而布爾塞維克派獲得多數。據此，則首都大眾都歡迎布爾塞維克，這是明瞭的了。在地方上，像以前所敍底調子，說不上反對甚麼政府而贊成甚麼政府了。地方自己並不服從那一個政府。乃在觀望形勢。一面觀望，一面過着無政府狀態。所謂鞏固政府——在這一點上，連布爾塞維克在內一切政黨都這樣想——就是有武力底某政權，也是這樣想。但是，軍隊底狀況怎麼樣，已經以前說過了。軍隊大部分，只用於國內底騷亂，頹廢到不堪了。地方和軍隊之無力，使他們成爲消極的。於是乎雖不是大多數，而有組織、有意識、衝着自己目的突進底一派，容易從上頭奪取權力了。布爾塞維克計算好了這種情勢而活動。但是，除掉社會主義中央派，那社會右翼方面，就沒有對抗的力量麼？

這種力量好像在將校社會。在少數底部隊內固然有，而還在維持着戰鬥能力之軍隊底指揮者間，這種力量也殘存着。無論在中央無論在地方，凡渴望秩序恢復之社會一部分，都集中期待於

這些人們了。不用說，這種秩序維持云云，並不是結合所謂舊制度之觀念也。並不是把特殊之社會利益同這個相結合。相反的，乃是大多數人憂慮因政權薄弱而革命滅亡。確信造成鞏固之政權，就是保持戰鬪底唯一手段。

但是，這種事情，只有在某一條件下纔可能。總之，只有以臨時政府爲中心而集合一切秩序底力量的時候纔可能。所以說，臨時政府無論怎樣薄弱，牠總是依革命建設之權力底象徵(symbol)。破壞臨時政府，就是使國內陷於澈底混亂底意思。就是向怎樣不知道底黑暗前途跳進底意思。

#### 科爾尼羅夫政變之組織

因爲這種理由，那麼，軍事政變之策劃者，和行政權力相提攜，乃是成功之必須條件了。就是政府方面，要想脫出風吹動搖的幽靈般底立場，只有迎合軍閥而和軍閥相提攜了。

科爾尼羅夫政變計畫之一切，都以這個爲目標。科爾尼羅夫不用說自從想要軍事政變，至少在八月初旬以前就知道這種事情。但是，他認爲有以「最大限之合法性」以實行之之必要。總之，

軍權和民權盡量密切的提攜以實行政變，政府首席也認為要對於布爾塞維克勢力與以打擊，除非據着軍權底力量不可。因而解釋為非同軍閥代表者盡量密切的結合不可。這種連絡，必以軍隊執政委員著名之薩溫科夫成爲力及法之兩者底介紹人，乃容易實行。蘇維埃把克倫斯基及薩溫科夫認爲「科爾尼羅夫派」實不妥當。但是，可以說這兩個人比較對於蘇維埃還是對於科爾尼羅夫方面接近得多，內閣總理不同蘇維埃聯合而同總司令官提攜，認爲是歷史上不可避底事實，爲正當。

###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羅夫

對於俄羅斯很不幸底事情，就是被安置在應該做成功這種最後計畫之地位底這兩個人物，無論其爲工作，也無論其爲互相提攜，可以說都是澈底的不適任底事情了。自己底立場可以說正在窮途末路，他們在某程度內也知道了。但是相互提攜可能云云，一直到最後還是理解不清優柔不斷的做着。在大本營底「交涉」直到最後底瞬間，克倫斯基底意志，經過介紹人（薩溫科夫）

而仍然曖昧着。雙方目的只是一個。就是預想八月末將發生底布爾塞維克反抗時候來鎮壓他們。

(註)這次布爾塞維克反亂(布爾塞維克適在那時中止了)之外，科爾尼羅夫運動發生之原因，乃因預想利牙底陷落，因此彼得格勒陷於危險。就這一點，科爾尼羅夫於八月三日曾對政府發警告——著者。

手段只有一個。就是把忠實的軍隊(第三軍)向彼得格勒移動。

### 狐狸同盟

誰做彼得格勒軍管區司令官而指揮這種軍隊呢？就這個問題底決定，直到最後仍然曖昧着。克倫斯基並不放棄於適當時候使科爾尼羅夫辭職底念頭。於是只擇對於自己合式底事情講。而科爾尼羅夫則決意在科爾尼羅夫方面決不預先辭職。打算藉着這種軍隊底力量實行彼得格勒大掃除，甚至連蘇維埃也要想改造成適於自己底意思。因此他把士官都派遣到彼得格勒。到最後底瞬間，乃把政治家(甚至連克倫斯基以及薩溫科夫)都招呼到大本營自己底地方來了。而打算當混亂之際，救挽他們底生命，在自己底內閣裏面給以閣員底椅子(司法總長陸軍總長)。

以「最大限底合法性」爲基礎之科爾尼羅夫底政變計畫之概略，就是上面這樣。但是這種的計畫，到那要實現底時候，就碰着雙方難以相容之明瞭的矛盾了。克倫斯基一直到最後，都繼續着利用兩個力量以保護自己之狡猾的思想。首先右邊用軍閥力量保護自己以對付布爾塞維克，左邊則利用「蘇維埃」以保持自己地位底合法性。在科爾尼羅夫看起來，不單蘇維埃底一切政治家，甚至於連開員查爾諾夫都是漢奸、賣國奴、德意志底細作。他準備逮捕他們收拾他們。滑稽丑角和直性子武將，本來就說不到一塊，相互協定既不可能，則諒解也就不可能了。

「我豈能把革命交給那小子麼」

這是在科爾尼羅夫反亂底那一天克倫斯基對迺克拉梭夫（左翼立憲民主黨，當時交通總長——譯者）說的。科爾尼羅夫在自己檄文裏面也寫着，

「我豈能把俄羅斯交給那小子呢」

就是這種狀態。因此到八月二十六日由勸着最後交涉底里渥夫侯寫給克倫斯基底信，這封信對於科爾尼羅夫並沒有甚麼價值，而對於克倫斯基就認爲好像投到腳邊底爆彈了。他看見這

封信，認為把自己第一流人物抹殺似的了。他底態度並不是有政治家思慮底行動，乃是任着自己意思瞎闖而左右動搖底離魂病者。他無論甚麼時候，都是繼續着昂奮狀態中甚麼思慮都沒有，只是認定自己底事情。把俄羅斯革命同自己私有物一樣看待。用鋼筆頭一枚他就把科爾尼羅夫作為反亂者、叛逆者了（八月二十八日之夜。）於是回到元來底席次而充蘇維埃底俘虜去了。

（註）這只不過敘述概要。關於科爾尼羅夫運動之詳細，參看拙著「俄羅斯第二革命史」第二卷——譯者。

### 克倫斯基之退卻和蘇維埃之左傾

但是，這時候，蘇維埃已經不是依查勒特里之思慮深沉的戰術而為克倫斯基造成俄羅斯救主之臺石底蘇維埃了。克倫斯基雖然把軍閥摔開，而仍然不能使社會主義者底陣營如自己底意而活動。就是他自身底黨徒，也都棄了他而左傾附和了查爾諾夫派（社會革命黨——譯者。）蘇維埃內部之推移，變成有利於布爾塞維克方面了。「科爾尼羅夫反亂」乃是這種變化底預備。科爾尼羅夫軍隊向彼得格勒進攻了。而科爾尼羅夫反逆之運命怎麼樣還不明瞭。八月二十九日之

夜，被一切人所嫌棄底克倫斯基，在冬宮內皇帝室裏像死一般的倦怠煩悶，是顯然的。那時候，因為要頹廢科爾尼羅夫軍隊及破壞交通連絡而活動者，乃是由蘇維埃左翼分子之手所組織之「軍事革命委員會」。這種急遽組織之「軍事革命委員會」，停止了克倫斯基底躊躇逡巡。這個委員會由勞動者之中組織了「赤衛軍」。檢舉在彼得格勒底科爾尼羅夫派，實行大恐怖。俄羅斯各地方，也都組織了「革命救濟委員會」，開了「布爾塞維克·蘇維埃」底例。如此，依彼得格勒·蘇維埃底要求，陸軍總長薩溫科夫用一個電話就被罷免了（八月三十日）。經過一日，成爲新「革命的民衆」之人望家韋爾霍甫斯基就被命爲其後任了。國民自由黨出身底閣員，緊接着其他閣員們，都於八月二十七日之夜提出辭呈了。爲「鎮壓反亂」而對於閣員要求非常全權之克倫斯基乃想出以五人組成之「統領制」以代替政府底主意來。而他以自己任命自己爲最高總司令官（八月三十日）。把科爾尼羅夫及其一派交付裁判。克倫斯基於平和之中掌握了大本營，爲容易逮捕科爾尼羅夫計，乃任命亞歷克塞夫將軍爲參謀總長（九月一日）。但是亞歷克塞夫將軍完結了「大本營清算之任務」以後，立刻就辭職了（九月五日）。以後所表現底科爾尼羅夫同



亞歷克塞夫之不和，這種事件就是原因。

### 查勒特里政策之失敗

「科爾尼羅夫事件」以後所發生之最重大底事實，就是以上所述彼得格勒·蘇維埃之指導的多數之左傾。查勒特里所支持之政策，在八月三十一日之彼得格勒·蘇維埃總會中遭逢着最初底敗北。這時候，以二百七十九對百十五（棄權五十一）之多數採用了布爾塞維克底決議。這種決議乃要求剝奪立憲民主黨以及一般有產階級之政權，而建設由勞動階級及農民所組成之政權。他們提示以下各項作為這次新政府底綱領。

- 一、聲明民主共和國。
- 二、撤廢對於大地主領地之私有權。
- 三、排棄祕密條約及提議對於一切參戰國之民主的媾和。
- 四、廢止戰線上底死刑。

- 五、軍隊內之宣傳完全自由。
- 六、廢止對於勞動者之彈壓。
- 七、沒收資產階級新聞。
- 八、執政官之選舉制。
- 九、確立民族自決。

政府方面，則以這次投票底結果，說是偶然的。而打算在九月九日新會議中改正投票，但是這種計畫終於澈底的失敗了。太過相信自己之敦厚的查勒特里，即刻提出蘇維埃戰術變更問題。同他一黨底人，乃採用新布爾塞維克的戰術，說科爾尼羅夫要再反亂以威嚇蘇維埃。但是悲哉蘇維埃底多數，知道國內以及戰線底事情，對於這種威嚇並不介意。自從科爾尼羅夫失敗以來，從右翼方面來底危險早已不存在了。代之，從左翼方面來底危險立刻擴大起來了。查勒特里派也體驗到了。這一派在九月五月底總會裏面，對於六百十九票僅不過獲得了四百十四票。於是不能不放棄了幹部底椅子。對於這種意味，政府完全沒有力量了。這種事實，就是熱心打算閉鎖革命委員會者，

也都明白了（九月四日）。「革命的組織」絕對拒絕承認政府底解散命令了。反而決議「照以前那樣精力繼續活動。」依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到九月十二日在特別召集之「民主派協議會」裏面，有決定內閣和政權將來之運命底預計。那時候，聯立主義——特別是同立憲民主黨底聯立，成爲被排擊之部署了。如此，關於新閣問題之克倫斯基底一切交涉，都停頓了。新發作之內閣底危機，到九月二十六日——從科爾尼羅夫反亂時起，被延期了一個月。但是從此更經過一個月，到十月二十五日布爾塞維克就起了政變。獲得政權。這最後底兩個月間，已經過苦悶了。五月裏出現底聯立內閣當時就看出失敗來底，無論右翼左翼都已失墜了信用了。這中間的立場已經喪失了。但是，以聯立所團結底兩個翼，則依然繼續着固守聯立主義。但是，所謂右傾之出發點，到科爾尼羅夫失敗後已經不可能，所謂左傾，就是布爾塞維克底勝利了。立憲民主黨依然不變的要求脫離僭稱的「革命的民衆」而獨立鞏固的政權。但是，此所謂「鞏固的政權」就是事實上喪失了根據之克倫斯基底政權了。他方，對於蘇維埃驟然失勢之蘇維埃舊幹部，如沒有克倫斯基，則無論如何也不能衝出重圍。因爲克倫斯基乃是保持着資產階級團體之唯一連繫底鐵鏈。這些政治家，以正統

社會主義者又馬克斯主義者底觀點，仍然確信俄羅斯只有資產階級革命可能。因此認爲「有產分子」當然不能不加入政府。同時，以布爾塞維克煽動和競爭而穩和社會主義者之一派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迫不得已而爲急激的左傾。向克倫斯基要求對於左翼之各種讓步。要求放棄和立憲民主黨聯立，聲明共和制，正式查封國會及其委員會以及當時還殘存之上院。釋放七月事變後被檢舉之布爾塞維克等等。

聯立繼續派應該做底重要事情，就是利用查勒特里手裏底會議之延期期間。就像不使通過引起蘇維埃舊幹部辭職之八月三十一日之布爾塞維克派底決議一樣，當時克倫斯基還打算加入保持交涉之「有產的分子」，用甚麼新形式以使聯立復活，而組織這個「民主派協議會。」這件事成功了。這乃是查勒特里最後底成功了。他雖是好不容易辦到不使民主派協議會由聯立主義而左傾，但是這不過只維持必要底勢力罷了。他要使這個協議會右傾到元來底位置，那是不能夠的。就是所謂腳踏着一個地方之狀態。克倫斯基照着自己底希望獲得了組織內閣之自由。但是，沒有像以前那樣受左翼底擁護了。又，布爾塞維克藉着「蘇維埃的合法性」之掩護物底庇蔭，獲

得了爲扶植自己底勢力之「宣傳自由。」這樣的，賦與以「克倫斯基時代」之特徵的名稱，而這種時代之中心的分野，並不能阻止「由舞臺中心」向左右兩翼展開去，僅不過維持形式上底政權而已。

在立憲民主黨及社會主義者閣員們辭職以後，乃組織了由五個人構成之「統領政府」(director government) (克倫斯基，特勒西琴克，韋爾霍夫斯基將軍，威爾，德甫斯基提督，尼克廷。) 克倫斯基於九月一日宣言「俄羅斯共和國。」到九月四日由監獄中釋放了托洛次基。到九月九日，托洛次基同加美奈夫一齊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裏面奪取了查勒特里底椅子。到九月十日，亞歷克塞夫將軍之辭職，乃於所發表之上級指揮官之間實行交迭。

### 政府陷於癡痺狀態

在這種氣象之中，由于千四百人組成「民主派協議會。」這種協議會不能招待「有產分子」到那裏面去。但是，他們底意見，同查勒特里底政策相一致，在某程度內，則由被請到協議會中之合

作社以及農民代表者、都市、軍隊、經濟團體等代表之。在協議會中之正式的演說，以議長智海宰爲始，都是穩健底。智海宰說，

『代替罷工而轉移於自由支配。如此以飛躍過無政府狀態之支配去。』

這位舊社會主義閣員，以國家的、超黨派的态度而接着說立憲民主黨並不是徒逞階級的欲望者。又，齊漢凱里也說『對於俄羅斯運動之國民的感激。』但是，聽衆底意思則稍稍異趣了。關於聯立問題態度，並不一致。由全體中決定代表者而舉行投票。其結果，對於贊成聯立者五十，反對者六十。克倫斯基提出來說，不承認這種民主派協議會之決議有甚麼拘束力。

這時候，到九月二十一日，布爾塞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裏面通過了更戰鬥的決議。決議對於曾經決定於九月開會，以後又由政府延期到十月二十日之蘇維埃大會，促進其開會。他們所以促進這次蘇維埃大會，就是說要把蘇維埃和革命委員會之全力總動員，而在蘇維埃取得權力底地方，完全維持之，在那權力還沒有實現底地方，則「鞏固立場」而建設鬭爭組織，統一其鬭爭。這次大會，乃是對於「革命的政權組織」之信號。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忍耐等到其時機之到來。

了。他們無論對於名爲「市民戰爭政府」之新政府，將又對於脫退政府而只爲示威參加之新代表機關，也都不能忍耐了。斯哈諾夫對於這種「公然聲明之無政府狀態和暴動開始」絕叫着說，「在冬宮底諸氏，在這樣狀態之下，說甚麼鞏固的聯立政權！冬宮派或者像老鼠般逃竄，或者一舉彈壓「斯摩里奴伊派」以及伸張於全國內之他們底信仰者，二者必取其一。但是要彈壓他們則以非常的強力爲必要。對於他們全然沒有甚麼力量了。一切底力量，都在新斯摩里奴伊派手裏了。」

(註)所謂冬宮派，就是遷居到冬宮裏面底克倫斯基一派，又所謂斯摩里奴伊派，就是以後遷居於斯摩里奴伊宮殿底蘇維埃。——監輯者大竹氏。

在第三聯立政府手裏所謂「甚麼力量都沒有了」云云，在當時固然是稍稍過分的說法——但是聯立政府底首領不變更的仍然是克倫斯基，又照例的由查勒特里來擁護。這種事情，乃是使二月革命最後底政府成爲無力政府之主因。到以後雖自覺了這種無力程度而打算集結力量，但是那時候已經遲了。查勒特里知道在蘇維埃裏面自己勢力將近完結，乃把椅子讓給丹氏和哥楚，

而回到故鄉哥加薩斯去了。克倫斯基則仍然認爲由當時「民衆」底意氣和「有產分子」底立場看起來，他乃是不能代替底人物。但是他並不能使任何方面滿足。托洛次基當着民主派協議會之前，巧妙的批評這件事。

『於此處發生出來底情勢，乃是最高責任者的意識造成不由自己意思，而立於自然和「波拿巴爾赤主義」（即拿破崙主義或軍事獨裁主義——譯者）之上的那樣制度，爲蘇維埃多數派（當指門塞維克——譯者）底責任。』

蘇維埃幹部，也開始明悉自己底「罪」了。智海宰對協議會中閣員候補問題絕望的說過，

『假使民衆約定擁護資產階級者，他們豈不是由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麼？』

假使這樣底形勢可能，則必不至一次一次的產生了三個聯立政府了。但是，等到「革命的民衆」以曖昧的態度「擁護」聯立政權已經五個月之後，智海宰這種說話實在是事後提出證據了。到這種「民衆」喪失了自己勢力時代，這種說話除了單是諷刺或欺瞞之外別無可取。當時，布勒哈諾夫（門塞維克——譯者）也批評這種情勢而在自己底機關報「單一主義」上寫着，



「一面保持着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傾向之民衆底單一戰線，一面查勒特里（門塞維克——譯者）則說A。列寧一派則希望他說B。他下了說A底決心了吧。但是，列寧就是沒有他底援助也做得成功。一度既說了A，則B也不能不發音了。事變之客觀的理論在命令着牠。」

參與第三聯立交涉之主要人物拿勃科甫（立憲民主黨，臨時政府祕書長——譯者）不久就體驗到這種布勒哈諾夫底預言了。拿勃科甫以爲查勒特里直率的聲明，是因爲他「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生長力由心裏發出來底恐怖，」而確信具有召集準備會議責任底第三聯立內閣建設之目的，就是「因爲同布爾塞維克鬪爭，因爲鞏固臨時政府。」拿勃科甫這樣講過，

「丹及其一派（門塞維克右翼——譯者）說過，所謂將來同布爾塞維克鬪爭而對於臨時政府與以擁護之約束，是不可能的。我們也隨着我們左翼之同盟者和已經失效的沉鬱感情一同分袂了。」

「列吉報」（米留庫夫主持之立憲民主黨機關報——譯者）則載着下面這樣話，  
「這件事（當指民主派協議會或第三聯立政府——譯者）乃是失敗時，在偉大俄羅斯之

廢墟上「列寧紀念日到來」的脅威以前，所舉行底最後試驗了。」

## 布爾塞維克之政權奪取

### 布爾塞維克及國內狀況

社會革命黨及社會民主黨底中央委員會說，「在現在的政治經濟狀態之下，乃是唯一底血路，」熱心贊成第三聯立政府。國內之崩壞的現象，已經很明白了。運輸機關之破壞、糧食之缺乏、饑餓之襲來、工場之閉鎖、罷工、軍隊暴動，如此一切都障礙了政府底活動。甚至商工界代表都參加底第三聯立政府同人們，連「社會主義者關員」都計算在內，比較前兩個聯立政府同人們還要穩健。這政府底政綱 (Program)，乃把七月八日——八月十四日之聯立政府政綱之中底空想政綱一切除去了。除去媾和問題及軍隊問題，則這個政綱乃是完全真摯底政綱了。九月所舉行之彼得

格勒區會之改選，布爾塞維克獲得非常的投票增加（由一一%增加到五一%）這是侵蝕了社會革命黨（由七月之五八%減到一四%）及社會民主黨門塞維克（由一二%減到四%）者。那時候，立憲民主黨維持勢力。在比例上反倒鞏固了立場（由一七%增加到二六%）但是在俄羅斯各都市舉行選舉，於七百七十九都市之中舉行六百四十三都市，到九月二日止判明之新自治廳代表選舉之結果，布爾塞維克不過在縣首府裏獲得七%，在其他都市裏不過二%。當選者之數佔首位的是社會黨聯合派，其他約半數為各種無所屬代表。

### 布爾塞維克之危懼

如此，則布爾塞維克只立腳於首都之組織的勞動階級和急進的一部分軍隊是可能的，但是也並沒有得到全俄羅斯人民之幫助。就是他們自身也感到這一層。他們在首都簡單的優勝是可能的。但是地方上響應與否還是問題。他們躊躇着奪取政權也就因此。他們到九月，乃準備組織排除資產階級底「民主主義政府」了。但是，又認為十月所開底蘇維埃大會可以由比率上平和的

解決這個問題，乃又變爲等待了。托洛次基在最近底著述「十月革命之教訓」裏面，發表對於當時政變說反對者之駁論。

「……他們說過「以武裝暴動獲得勝利。但是從此以後怎麼辦呢？從此以後我們依社會的經濟原因，必將不能維持政權吧？」而於暴動兩星期前，十月十一日，季諾維夫同加美奈夫寫了一封「宣傳和大衆結束」之緩慢方法底信，說過「我們現在用正攻的戰術而於憲法會議中必將獲得更多底席次吧。」又，布爾塞維克自重派，指摘敵人底武力強大，因而武裝暴動本身不能成功也未可知。他們說「在自己階級的立場而願意戰鬥且有可以戰鬥的武裝五千士官候補生，其次參謀本部，更有擲彈兵，以及圍繞着彼得格勒底警察隊及砲兵大部，此外敵人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底援助必將更從戰線上喚回軍隊吧」……云云。」（托洛次基一九一七年序文，「十月革命之教訓」）

布爾塞維克自重派之危懼，假使像以下的二條件具備，則實有充分的根據。

一、認定形勢，用必然成功之唯一方法——即自己先發制人而出於攻勢以豫防敵人之攻

整的方法，而具有自衛之決心爲國家指導者振起政權。

二、已得政權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接續表示援助，和已經回到哥加薩斯去底查勒特里所指導的時候一樣。

但據我們所知，當時這種條件連一個都不存在。

### 共和國會議

第三聯立政府知道要怎樣的苦心努力造成這種組織。擁護這種組織，不能不是「共和國會議」。這種機關乃是民主派協議會發明之「民衆」機關。這種機關有任命對於自己負責任之政府底權利。但是，實際上這種共和國會議，乃由立法機關變化成諮詢機關了。由選舉之「民衆」底機關，變化成政府招聘底機關了。由民主派協議會選舉之三百六十七人，對於那裏面有產階級代表者百六十七人，不用說固有特別的差異。像我們以前所敘，在合作社以及自治會之穩和的空氣中，造成「預備議會」擁護政府那樣多數者，實不可能了。加之，這種機關，雖是用全俄羅斯的名目，

但是在事變之中擔任決定底任務，已經太遲了。對於「共和國會議」只豫定了在召集憲法會議（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六個星期底短期間之運命。把這種機關當作重要「組織的」立法機關而利用之，實不可能了。對於解決正在打算使國家破壞之行政上以及經濟上底問題，並沒有用處了。自然，預備議會底工作，對於自從二月革命當初就成爲鬭爭對象底「最高政治」之微妙的問題，只局限於形式的聲明了。更有軍事外交兩問題，由政府聲明之冒頭中，已經對於「革命的民衆」實行非常讓步了。而且，特別這兩個問題，會議中兩翼有截然不同底意見。關於軍事問題，因爲敵人獲得了新勝利，軍隊內表現非常的落膽（敵人佔領阿塞爾，摩恩諸島及利牙沿岸。）關於媾和問題，就連最急進的提議，也不過「假使敵人放棄領土侵略政策則開始媾和談判」而對聯合國提議開巴黎會議（被無期延期，完全因爲別底問題而集合）之計畫以外。除了這種毫無功果底草案之外，一步也沒有前進底餘地了。如不然，則穩和社會黨方面，是不同各黨代表謀議即時停止戰爭之新陸軍總長韋爾霍甫斯基（當時主張對德單獨媾和——譯者）而勸告在戰線上打算自己隨便開始和平交涉之兵士之外。但是，當時在這兩個問題上，政府乃決心不接受「資產階

級」分子了。因爲這好像使自己立在布爾塞維克攻擊之正面底樣子。布爾塞維克則自從預備議會之始（十月七日）就選拔忠實可靠同人使之準備由本部馬林斯基宮殿到街頭之「巴里凱多」(barricade)去。不得不同他們競爭之共和國會議之左翼，以前都是迎合政府底決定，而現在則熱心的明瞭表示政府同自己底意見不同了。克倫斯基和特勒西琴克，都不斷的受自己同盟者底打擊。這就是使聯立政府無力量，失墜了所謂聯立本身底信用。無論軍事問題，外交問題，經過長期間論爭以後，像鞏固政權立場那樣結果，在這種預備會議中乃竟不得發見。反之，關於這些國家之最重要問題已發現意見糾紛，政府想在社會主義者間拉到自己唯一底羽翼而立刻陷於絕境，此時乃澈底的暴露了。在預備議會極短期間之會期中（十月七日——二十五日）惟一的政治成果，就是把最後樹立的聯立政府之各派分裂，暴露於國民之前。而社會黨各派，則顯然左傾了。斯哈諾夫關於這一點說道：

「空氣已經和以前不同了。門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已經不是與黨而是反對黨了。」

列寧及托洛次基之決意

這乃是當時底情景。聯立明顯的崩壞了。因此，列寧乃告訴托洛次基說，要糾合自己底親信同志而決然前進。列寧在九月末已經寫過一部小冊子「布爾塞維克維持國家權力麼。」就說過關於布爾塞維克獲得這種權力並沒有論爭之必要。他在這部小冊子裏面，反駁所謂布爾塞維克同人「乖離」云云之見解。證明在七月事變時代妨害政權獲得之一切條件，現在都已不存在。在，

一、革命成長到全國民的範圍（連地方方面革命也擴大了。）

二、聯立政府無論在道德上無論在政治上都完全破產了。

三、在中間派之陣營中發生了很厲害的動搖。

季諾維夫及加美奈夫則在新聞紙上反對之，列寧也在新聞紙上（九月十九日——二十一日）答覆之。他擁護即時前進論。



## 豫告反亂之時日

如此，新標語乃展開於公衆之前了。同時，十月二十五日之政變準備也公然舉行了。托洛次基在十月革命二週年紀念日所說底乃是事實。

「暴動日子規定在豫先誰也都知道似的一定底日子，到那一天果然實行了，而又贏得了勝利之榮冠，像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另外找是很難的。」

「這種『一定底日子』就是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召集底日子。最初，本打算這個大會取得政權，而把這政權平和的引渡於蘇維埃。這件事誰都理解了。蘇維埃底舊多數派，藉着自派底組織盡量使大會延期，以破壞之。但是，丹只不過把這件事成功了由十月十五日延期到二十五日。那時候，布爾塞維克底自重派（連列寧也包含在這裏面）主張訂一定日子暴動之「誤謬」主張事實上底暴動，因為要出於敵人之不意，比較「豫定底日子」還要快一點發作。這種問題，在布爾塞維克拋棄馬林斯基宮殿之本部而去之後，在十月十日之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除去季諾維

夫，加美奈夫二人以外，以全體一致爲最終的決定了。」（托洛次基著「十月革命之教訓。」）

### 蘇維埃之「合法性」

從這一瞬間，依新聞上底論爭同時與這種論爭平行而公然的準備暴動就開始了。一切底杞憂，都由托洛次基所說「蘇維埃之合法性」無形底力量排除了。換句話講，在蘇維埃同人中，有同政府不同之自己獨特底「合法性」。無間斷的蘇維埃之違法行爲——就連擁護聯立政府之舊蘇維埃多數派時代底違法行爲，也都不以爲「非合法」了。

關於這一點，托洛次基自己所說如下：

「我們由以下這樣意味，說這種暴動是合法的。終究，這種暴動，乃是由二重政權之正則的條件之中發生出來底。在妥協主義者（這是稱呼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支配時代底彼得格勒，蘇維埃裏面，蘇維埃或訂正或審查政府行動底事情，也並非一兩次了。這是在克倫斯基時代之當時制度中，同制定在憲法上一樣。到我們布爾塞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

裏面把握了權力只不過蹈襲着二重政府時代底方法而深進一層就是了。其第一階段，就是我們阻止警備隊撤退命令之時代。這乃是我們依這種合法的二重政府之傳統和方法以擁護彼得格勒警備隊之事實上底反亂者。」

史達林當同托洛次基論爭之際，也並不否認這一點。反倒補足之，證實之說，

「革命，乃是努力把自已一步一步向前以防衛形式試着進行。」

如此，前進準備之第二階段——「軍事革命委員會之組織」——就來了（由十月十二日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十月十六日蘇維埃會議確認之。）這種決議就是說把國防及一切軍權都讓渡於布爾塞維克制多數之彼得格勒·蘇維埃之手。依史達林說，則這種步驟，乃是「實行「組織蘇維埃以監軍管區司令部之行動」的標語者。」

第三階段，據史達林說，就是「警備隊公然成了軍事革命委員會底羽翼，組織成蘇維埃執政委員之網」底時代。

第一問題，乃是十月十八、十九、二十一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底軍事部所開之警備隊代表

會裏面所決定。

第二問題（在警備隊各隊內之執政委員網底組織）就是十月二十三日，執政委員會宣言有不可侵權，同時這種組織以正式被公表底時候而確定了。軍事革命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三日發表了沒有履行政府之參謀本部命令底義務云云之公報。史達林說「這一切都是暴動底意味」是對的。斯哈諾夫更清楚的說，「事實上臨時政府已經於十月二十一日就被顛覆了。」

史達林接着又說，

「加之，這種步驟，乃是在「防衛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反革命進展」之標語下，以便容易把緩慢動搖之分子誘進自己軌道而施行者。」

克倫斯基之狼狽

在這決最後勝負之日，政府和克倫斯基做些甚麼呢？他底反對者明明白白認定他可以做些甚麼。很注意觀察一切事變之斯哈諾夫，觀察這種事情說，

「真摯的講起來（不是空言）喜劇的政府之天真爛漫小孩子氣的態度在應該採取何等實際的手段時候，政府連一點也沒有做，這是知道的。不用說，克倫斯基也不能做好了這種事。但是，他可以努力做這個，也應該努力做這個。已經同五月、六月底時代不同了。他早已沒有甚麼可喪失底了。乃是應該賭着危險而行動底了。」

元來，全體政府，不能夠都壞。政府也還是同斯哈諾夫一樣的判斷情勢了。我在自著之「俄羅斯革命史」裏面，已經敘述過由克諾瓦羅夫起首之閣員底一團，曾努力促着克倫斯基行動。但是政府底首領，恰同革命以前底尼古拉二世一樣，陷於甚麼精神的癡瘴狀態了。據克倫斯基自己說，他乃是「被夾在左翼布爾塞維克底鍛砧和右翼底鐵槌之間」者。另外，他底注意，又被引到同那時候新競爭者前陸軍總長韋爾霍甫斯基將軍底鬪爭上去了。韋爾霍甫斯基自從提議單獨媾和論以來，不得不退出政府。克倫斯基同特勒西琴克那時候口頭上說，布爾塞維克之前進，正好給了澈底的打擊他們底口實，因此非常的愉快。就是在擁護社會主義者底一部分之間，也有相同的意氣。

### 布爾塞維克利用敵人之狼狽

但是在這些同人之間，不久又表現了新空氣。他們認為或者不靠暴動，而據蘇維埃第二大會之決議將聯立政府改變為純社會主義政府也未可知。因此，乃開始同布爾塞維克交涉。布爾塞維克又把這個機會同「蘇維埃之合法性」一樣非常巧妙的利用了。於此，又要引用托洛次基底證言。

「我們不但要把政府陷於政治不利的立場，而且要使政府疲勞困憊。使那些黨羽（並不是政府，乃是舊蘇維埃幹部）真摯相信我們為蘇維埃議會主義，又相信我們關於政權問題，必以新大會做成新決議。」

托洛次基把最後之瞬間十月二十五日之夜，社會革命黨及門塞維克同布爾塞維克進行交涉之事實以證明自己所說。不過他附加布爾塞維克乃有意欺騙克倫斯基而已……。

「我們同人中，有願意停止暴動，而依各黨之妥協以組織社會主義政府者，乃派遣之以

當交涉之任。而這種議會主義者們（布爾塞維克自重派）乃依自己空想以喚起敵人之空想，藉此以貢獻於暴動。」（參照托洛次基著一九一七年序文。）

如此，則妥協主義者乃大上了「蘇維埃之合法性」底當了。

### 克倫斯基之最後

克倫斯基到後來，努力要把自己無能底責任，轉嫁於這種妥協主義者丹哥楚以及參謀長伯爾科尼科夫上校。但是，他不用說，就連自己也洞見丹「妥協主義」之空想。克倫斯基於十月二十五日早晨，一面因為要同由戰線上召回之軍隊（他們並沒來）相合而出發冬宮，一面對於那時候殘留在冬宮底同僚們說這種事。他仍然同科爾尼羅夫暴動時候以及莫斯科協議會底時候一樣，直到最後之瞬間還在相反底立場之中間徬徨。他底意志成爲麻木病。

現在，並不是應該說十月二十五日事變底場所。關於這些事變之一般的評價，讀者在拙著第六章（第二卷）中可以看見吧。用以上所述，來說明俄羅斯革命所基的要因，社會主義各黨之

特質、見解、戰術以及由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同志」的接近所生之關係，又活動之人物底性格——他們之中特別是克倫斯基底性格乃使布爾塞維克必然的勝利等等關係，已經充分了吧。同時其另外底原因，則由布爾塞維克自身之特質，他們底學說，他們底綱領和戰術等產出來的。我在以上所述之中，關於這些原因已經指摘過了。但是還有更加一度詳細敘述之必要。因為這完全像成熟了底果實，這樣容易沒落底政權，在布爾塞維克掌中，反乎當初預想而這樣堅確且永續的維持住，這是甚麼理由呢。

## 列寧主義之戰術

### 對於勞農兵之宣傳

列寧在前章所引用之『布爾塞維克維持政權麼』小冊子裏面，無忌憚的寫着煽動大衆底



計畫。因為這種計畫底蔭庇，布爾塞維克比較其他政黨還佔着有利的地位。因此，布爾塞維克並沒有不能把握政權之理由。對於大衆最重視之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列寧說過：

「能夠採取澈底的政策者，只有布爾塞維克。在土地問題上，對於地主可以立刻用革命手段，在民族問題上，對於芬蘭，白俄羅斯，韃靼等各民族，可以即時與以完全自由。」

其次關於戰爭問題，列寧也像以下這樣說，

「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候，纔可以促進和平而提議公平的媾和條件，出於真正革命的手段。」

列寧更寫着，

「當作社會革命底機關而掌着勞動者之全國民的監督權者，只有無產階級。所謂對於生產和分配之國家的監督之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底空話……凡自由勞動者、失業業者、女僕、以至佃戶等一切人，沒收不勞動而過奢侈生活者之有餘物品，強制的使富人們遷居到不愉快的住宅裏去，把土地引渡於勤勞農民之手，無論工場或銀行都移到勞動者監督

之下，百萬富豪有隱匿財產之嫌疑者投入監獄，如把這樣事態擺在眼邊……則數百萬戰士必厥起。無論資本家力量或是地主底勢力，鎮壓這種國民的革命都不可能。」

列寧對於勞動者支配國家各機關以及軍隊、警察、官吏等事項實為技術的不可能之議論，答覆說，

「這是事實，是我們最困難的工作之一。但是，馬克思底教訓並沒有錯處。他教訓說，無產階級不但支配國家機關，必將粉碎牠而代之以新機關，云云。所謂這種新機關，不外乎依革命階段之國民創造的「蘇維埃」。假使沒有蘇維埃，則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希望。但是，只要蘇維埃尚存，就有勞動者和農民底武力，保持這種武力之手段就存在，被壓迫階級之前衛組織就實在。另外也還有統一立法和行政之可能性。不用說，排除軍隊、警察、官僚等壓迫機關而並不破壞計算記帳之機關，必使之存續。所謂這種計算記帳機關，就是銀行、企業聯合會 (syndicate) 爲蘇俄國營企業托辣斯中企業部門之統一機關——譯者——郵政、消費合作社、從業員聯合會等。這乃是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準備下底。在各村各工場有支店之國立銀行，

其自體已經十分之九成了社會主義的機關了。僅只滅絕這種機關內之資本家及其系統底勢力，其餘就可以殘留着了。」

### 列寧所給與的三個約定

列寧會簡單明瞭的描寫過獲得政權之目的。自從列寧取得政權，更加着手這種任務底履行了。「分派勝利品」為煽動羣衆的要素，至此已經明白顯出了。這種給與所約定之勝利品必須使社會各階級底慾望都滿足。實行這種約定，乃用極單純的方法，至於到甚麼程度緩和共產主義底使命一致則一切不問。對於軍隊則以媾和，對於農民則與以土地，對於勞動者則與以勞動之監督，這乃是二月革命時代三階級底要求。

### 布爾塞維克之政治的優越性

以媾和、土地及勞動者之監督為約定者，不必單限於布爾塞維克。其他政黨也有約定這個底。

但是臨時政府時代，軍隊締結和必須等着同聯合國成立協定之後。農民想要土地也必須等着召集憲法會議。而憲法會議之召集，則必須延期延到保障公正而自由的選舉之各地方自治機關之組織終了。其次，對於各民族爲決定其自治權之範圍及領土，也不能不等待着憲法會議之協贊。勞動者則以同國家機關分擔工場管理之範圍爲必要。這種一切，其成爲商量之對手者，就是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則極簡明的對着兵士、農民、勞動者以及少數民族勸誘，儘你們底希望隨便登時給了你們就算了。終究布爾塞維克因爲要鞏固自己底立場，乃於政權獲得後立刻着手實行這直截簡明所給與之約定。俄曆十月二十八日，即事實上政變成功以後，布爾塞維克政府就對着兵士訓令過，

『在戰線底到處地方，接近德意志兵士，而以自己們底責任同德意志締結休戰條約吧！』

又對於農民於十月二十五日，就是政變底當日，下這樣勸告，

『不要等待憲法會議之召集好了。你們按照本年六月農民大會中底決議登時實行

吧！

更於十一月二日對於各民族聲明。

「你們有自決底自由。就是建設獨立國也好，分離也好，隨便吧！」

最後對於勞動者則於十一月一日底命令上說，

「諸君到自己底工場場主或管理者底地方去，自己們檢查交易帳簿規定生產量，決定製品之販賣價格——總而言之就是給你們經營各工場底權利啊！」

布爾塞維克之「勞農獨裁政權」底政綱這樣明瞭，從而其競爭者門塞維克則以疑惑和諷刺，下過質問「甚麼地方是社會主義呢？」於是攻擊說，「所以多少帶着社會主義底氣味者，豈不是只在奪取政權之政治方面麼？經濟方面底政綱完全不成。豈不是並沒有超出於臨時政府克諾瓦羅夫政策以上之點麼？」

### 列寧活動之初期

但是，布爾塞維克揭着前述的實行綱領，雖然實行無節操的戰術，而充滿着自信。就是看一看布爾塞維克派自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做出來底運動歷史，也可以知道，他們無論甚麼時候都尊重奪取政權之革命的伯朗主義（即奪取政權不擇手段之意，伯朗「Blind」爲法國社會主義革命家——譯者）比較尊重經濟以及科學之進化還要尊重。當一八九〇年，列寧一派就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以對抗斯特爾威（原爲社會主義者，後改變爲立憲民主黨——譯者）之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參加「伊士克拉」（「火花」原爲列寧參加編輯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以後變成門塞維克機關報——譯者）報和經濟主義者鬭爭。到一九〇三年倫敦底社會民主黨大會中，公然分裂爲布爾塞維克及門塞維克了。從此以後，列寧率領的布爾塞維克一直同門塞維克爭鬭下來。這是他們的過程，其傾向歷然表現。

列寧對於這種立場持着絕對自信。列寧對於（一）區分黨員及其同情者，（二）把黨極度的中央集權化以充勞動階級之前衛隊，（三）以職業的政治家獨佔黨底指導，（四）排除騎牆的知識階級而以立誓服從之勞動者代之等，極力努力。這是列寧要極度實踐其奪取政權，不管那

時國民經濟之程度如何而利用國家權力於階級鬭爭，乃將黨置之於嚴整底統制之下。就是其他黨派，要同自由主義派爲一時的妥協，列寧也絕對不同牠合併或混同。其對手縱令爲援助勞動階級之黨派，他依然固守着獨自底立場。列寧說過，在這個時間，首先要自派站在獨立底立場上，再和對手方黨派周旋。這在後段所述第三國際創設底時候，列寧還是採用這樣戰術。他底頑固及不妥協主義，就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分裂爲二底時候，就極盡發揮。列寧在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二次大會裏面，對於門塞維克底首領馬爾特夫所說「你對我宣布戒嚴令麼，對於我太苛酷了吧？」他這樣回答，

『不錯，是這樣。對於意志薄弱的黨員以及常動搖底人，這所謂頒布戒嚴令，我們實有必須布告之義務。從來黨底大會裏面所確認之中央集權主義，不外乎對於持有種種政治見解而集合者之戒嚴令。對於種種不同底意見實有特別講求對策之必要。那就是特別規則也可以。大會底決定，乃爲這種規則或方策造成基礎。』

在這次第二次大會裏面擁護列寧之布勒哈諾夫，把民主主義結合於以上底戰術。贊成代議

員博薩多甫加底「一切民主主義的原則，必須服從我黨之利益」的聲明，而布勒哈諾夫吐出以下底警句。

「革命成功就是最高底法律。假令爲要革命成功而有一時中止某種民主主義原則之實行底必要，其唱異議者就是罪惡……假定我們社會民主黨黨員反對普通選舉。假使國會議員之選舉戰終於不成功，則有快一點破壞該國會之必要。」

列寧於一九一七年使布爾塞維克首先揭出「將全政權交付蘇維埃」之標語，其次立腳於蘇維埃之上以取得政權，立刻解散憲法會議，這不過是他適用所謂「革命成功就是最高法律」之主義。在這種地方，政治問題把經濟的問題全然驅逐到後方去，這是不用說了。

#### 一九〇五年時代之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

一九〇五年俄羅斯第一革命，乃是以所謂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實習底可能性給與了列寧。布爾塞維克不像門塞維克那樣優柔寡斷，否認了國會，甚麼顧慮都沒有，驀地武裝起勞動階級而指



導奪取政權。當時列寧承認過俄羅斯革命乃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就是因爲，俄羅斯乃經濟時代落後底國家，農民佔人口之大多數，勞動者還沒有充分組織等理由。他認爲如周圍之先進工業國並沒社會主義化，則社會主義化俄羅斯，這是沒有希望的。但是這種事情，並不妨害他確信之唯一底途徑，即向着漸進的革命之方向前進。他鑑於一八四七年代之運動，乃至一九〇五年底第一革命。列寧說，

「我們沒有立在半路的道理（著者註，即爲資產階級獲得自由。）……在俄羅斯有兩個不同種類之社會的鬭爭。其一是在現在專制主義的農奴制度底胎內者，另一個是將來之地盤已經在我們眼前產生出來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一個是民主主義政體，即爲國民自治之一般國民的鬭爭，另一個則爲無產者爲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而同資產階級鬭爭。」

列寧於最初底鬭爭，實有援助本身貧弱孤立的自由主義派之精神。但是，當自由主義派已經獲得其必要的東西以後，同時列寧就實行第二段底鬭爭，即社會主義化之階級鬭爭了。但是這種第二段底鬭爭，發動太快了。太快的把政權移到列寧手裏，這並非他所能豫料。自從一九〇五年在

列寧所說『完成最後革命』已經是革命的改變，類如專制制度之完全顛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排除，以及勞農革命民主主義之獨裁政治。如果研究，列寧本身相信不相信以上這樣終局之到來，獨裁政權樹立後打算怎麼樣，那就癡愚了。無論那一個吧，列寧既不靠國會，也沒把臨時政府看在眼裏，乃是直線的進行蘇維埃及武力暴動，這是的確的。蘇維埃底樣式，在與民主主義底樣式對立上誠然便利。蘇維埃無論在經濟意味上，在準備之政權繼承者、養子的政治意味上，都特別便利。一九〇五年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後來加上農民和兵士代表）同布爾塞維克並沒有關係，大眾自稱代表之自然形態，差不多自然的出現了。但從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歷史上，發見有趣味的現象。布爾塞維克當時已要把蘇維埃為勞動階級底組織，而以武裝暴動宣傳問題為中心，同他競爭的是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內部，發生猛烈的鬭爭。列寧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聲明過，『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既不是勞動者底會議也不是自治機關。蘇維埃乃是為達一定目的之鬭鬥的組織。』

以後到翌一九〇六年，列寧又這樣斷言：

「蘇維埃還是剛剛誕生，無論在其成員上無論在機能上，都是非組織的，未曾整飭形態，未曾結束。但是，牠乃是政府底機關，乃是新革命政府底萌芽……乃是培植國民革命分子的獨裁政治底。」

### 一九一七年之列寧主義及馬克思主義

一九〇七年以來革命運動之衰運已經過去，積成新革命素地之一九一七時代業已到來，列寧乃再度進行其相同的道路。他底目的，照以前一樣，都集中於直接的政治目的之解決，即政權之奪取。這一回，一般底形勢已經有利的展開了。敵人底反撥力弱了。於是達到終極之目的。他底唯一理想，並沒遇着很大的障害就走到了。只顧研究政權奪取底他，一面翹首而待時機之到來，一面於一九一七年八月頃著了一部「國家與革命」。他在這部書裏面，想把自己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同發表共產黨宣言之一八四八年時代馬克思底共產主義相結合。其著書底主意，歸著如下。終究，馬克思及恩格爾捉獲各個底革命事變，而緻密的完全的研究了關於革命的政權奪取之學說。而

斟酌馬克思底意圖，正確深刻推進這種學說以成爲最終的完全者，只有列寧。

然則，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唯一附加物是甚麼呢？那並不複雜。列寧之前輩底誤謬，乃是於促迫之革命政變以後，太過於性急的着手於國家之完全的破壞了。爲甚麼這樣呢？列寧知道要想一氣就社會主義化，這是不可能。過渡的國家，來擔任這種過渡的任務很好。即實質上爲謀資產階級有益也好。只要以新勝利者之勞動階級擔任其任務就夠了。據馬克思說，國家乃是階級支配之要具。乃是某階級抑壓他階級之機關。然則爲甚麼不利用這種機關呢，爲甚麼不爲壓迫被壓迫的而利用這種壓迫機關呢？勞動階級者之前衛，具有奪取政權把全世界都社會主義化之才能。這種前衛，乃以中央集權化底力量做抑壓之機關，因爲要鎮壓榨取者之反抗而指導民衆，實以國家爲必要。我們知道，所謂民主主義的原則，在鎮壓反抗者底時候，甚麼用處都沒有。

「我們並不是空想家。倘人類還具現在性質底時候，我們也以社會主義爲必要。這種事情如沒有強制則不能存在……必須使之服從已經武裝起來底前衛隊……在領會得遵守

既沒有強制又沒有服從在營社會生活的初步條件以前，有服從前衛隊之必要。」

由這一件事，對於社會主義所認為不必要之國家，延期完全廢棄之之理由，已經充分明瞭了。

『國家不過是過渡的機關，而我們可利用為以武力打破敵人的革命鬪爭之具，如此，則所謂自由國民之國家云云，實愚之至了。現在，勞動者還以國家為必要。這並不是為國民之自由所必要底，乃是為粉碎敵人所必要底。』

像這樣，則列寧所謂無產者獨裁政治，無論在主義上，在事實上，都是少數者之「前衛隊」強制的獨裁。前衛隊獨裁政治，首先破壞一切舊國家機關、軍隊、官吏制度等。而代以並沒有甚麼專門知識之勞動者。這種說法，就是在勞動者國家裏面，依選舉或任命之行政官底工作，不過管理和記帳就完了，無論有責任之上級勤務者，無論下級勤務者，一切都支給同一工資。

列寧雖然熱心傳說馬克思及恩格爾是他底先生，但是在這個地方，他們底學說非常的單純化，是沒有可疑之餘地。就是在原始經濟還沒到工業經濟底國家，也要發生社會主義變革的列寧，自然在馬克思教義之範圍內，不能不禁止其競爭者門塞維克接近神聖之座。他對於山資產階級國家而社會主義化時候，以為是完全廢棄國家之過渡期，而成功了不侵略地租之設定。他為完成

社會主義的社會，絕對沒有使黨員鑽進資產階級革命裏去底必要，他主張勞動階級武裝前衛隊，立刻取得政權。但是，武裝前衛隊雖然破壞了國家機關，滅亡了資產階級，而實現社會主義之最高形態底共產主義還是不可能，列寧也必清楚知道。因此，爲要舉起革命的政變而獲得奪取政權之實利，列寧乃有製造甚麼新的最有理的之必要。於是，列寧乃造出由無產階級國家移轉到可爲完全廢棄國家要素的「半國家」所謂「不完全的共產主義」之曖昧術語由此而來。以下我摘示列寧用馬克思用語以說明共產主義社會之初步階段的句子。

『生產手段已經離開個人私有制。生產手段已屬於全社會。社會各員，已成社會必要工作之一定部分，而由社會與以完成適當分量之工作底證明。按着這種證明，他可以由共同倉庫中獲得同其生產量相當之生活必須品，但須扣除應該充用於社會的豫備品之勞動量。』

如此，當共產主義社會之初期（普通所謂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法則並不全廢。按照經濟的變革（即生產手段之關係）所完成之程度，只廢棄其相當底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法則，把生產機關認爲個人私有物。社會主義則以此爲社會之所屬物。在這一點上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法則。

但是資產階級法則之其他部分，仍舊留存着。即留存着社會各員間之生產物及勞動之分配指定者。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社會主義底原則，已經實現了。所謂「按勞動之分量分配相當底生產物之分量」云云之社會主義底原則，也已實施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蓋因勞動分量不均等，人們所給之生產物不平等，這都是資產階級的各法則還沒完全廢除。

「只要資本家已經不存在，則國家就消滅。因而壓服某階級底事情即不可能。但是，國家確沒有消滅。何以呢？因為事實上表現不平等之資產階級的各法則都還保持着呢。爲要國家完全的消滅，則完全的共產主義實爲必要。」

我們在這地方，雖是很廣義的把國家解釋爲社會的試練之前提，就是列寧也不得入於這個範圍內。這時候，想起恩格爾底忠告，是適切的。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取得政權時候，歷史要開玩笑，偏要使他們做與教義相反底事情。總之，在這地方，放棄馬克思主義已經很厲害了。與其說是馬克思

主義，不如說是布爾塞維主義——像列寧死後所唱——列寧主義更恰當的多。不用說，並不能說對於列寧底註釋馬克思並沒有責任。何以呢？因為在馬克思底人格上，像列寧底話一樣，馬克思實有兩方面，一爲一八四八年代之熱烈的革命家，一爲列寧所不能不漠視之晚年底學者、現實家。總之，馬克思並沒打算把國家底意義縮小到全然爲壓制的階級的組織，也沒打算不經過民主主義制度就進到社會主義。而且也並沒把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意味解釋爲少數者抑壓一切國民底組織。更沒打算強制的實現對於經濟的發達程度甚麼都不管不顧底社會主義。在這種點上，乃是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一切底責任。或者是最近在外國流行之喬治·梭勒爾（法國桑迪加主義理論家主張暴力者——譯者）及他一派革命的桑迪加主義底責任也未可知。

### 同俄羅斯國家狀態之矛盾

布爾塞維克，雖奉持着自己任意的單純化俄羅斯化之教義而取得政權，而以後不能不感着趕快適合於俄羅斯之現實底必要。像我們所知道底，對於選擇方便上乃是無際限的機會主義者。



對於當時之破壞疲弊底俄羅斯國家，首先促進其恢復實爲必要。無論用甚麼形式，因爲要維持政權，並不是破壞各種施設，乃是必須恢復監督機關。爲謀分配消費生產物，則必須建立生產秩序。如此，布爾塞維克應當立刻實施不完全的共產主義呢，或是樹立無論甚麼政府都必要的國家制度呢，乃陷於進退兩難之中了。但是，當或是維持政權或是實現主義二者之中選擇其一迫於必要底時候，布爾塞維克乃甚麼躊躇都沒有的選擇了維持政權了。因此，無論在其自身之中發生甚麼矛盾衝突，都出於不管底態度了。在上面兩個方針之中，政權維持所以明瞭的被發揮就是因此。其他方針，卽無產者之教義底現實，乃極不鮮明的曖昧模糊着。縱令外形也要實現似乎不完全的共產主義，也只不外乎國家社會主義了。這種國家社會主義，乃大戰中國家的緊張所發生之可悲的產物，而爲帝制政府以及臨時政府以至布爾塞維克政府輾轉相承底東西。其後，布爾塞維克因回想取得政權最初時候無秩序的實驗之痕跡，於是乃把這種國家社會主義認爲是時代錯誤非社會主義的東西了。而自己稱此爲戰時共產主義了。比較這種戰時共產主義，則國家社會主義乃是莫大的進步，乃是偉大的讓步。

我們在本章裏面，說明了兩條並行底線。即時常打算實現無產階級教義之斷散的線，及以無產階級名義奪取之獨裁政治，乃固守而逐漸發展之自守線。

## 布爾塞維克之國內政策

### 主義實現延期之原因

布爾塞維克，延期着手於無產階級教義之社會主義底實現，這是一點疑惑也沒有的問題，只在爲甚麼延期。這種最大原因，像我以前所述，因爲布爾塞維克所採用之社會革命之經濟的領域之理解曖昧。也不待說，假使這地方沒有列寧底偽造主義而爲鮮明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或者十月革命本身不發生也未可知。但是，一切都用這種不鮮明云云來說明，這是不行的。列寧雖在進行十月革命之準備，但是他也知道一氣要把俄羅斯社會主義化了是不可能底，這是我們所充分知

道。爲要救濟這一點，表現兩個補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說：少數者支配「桑迪加 syndicate 化」或社會化之企業而榨取大多數者之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準備社會革命。列寧乃道破這種根本思想之斷片（逮捕一百資本家而支配銀行托辣斯。）但是，俄羅斯還沒有到達同馬克思理論一致那樣工業化底程度，列寧豈有不知。在這一方面所表現之救濟，第一（補助的思想）就是我以前所說過底所謂過渡時代之思想。第二補助的思想，就是所謂俄羅斯不能像西歐先進工業國簡單的甦生之思想。俄羅斯不能立刻變爲社會主義國底。但是，俄羅斯因國內資產階級微弱，容易樹立無產階級政權，其次，爲謀社會主義化，更可以對於所準備之其他工業國家援助社會革命之完成。又，俄羅斯於某不確定的期間內，俄羅斯無產者也要受社會主義化底幫助……另外更好底思想甚麼也沒有了，這種質白無聊的思想，乃成爲現在布爾塞維克信仰之象徵（символ）。關於這一點，以後論第三國際底時候再充分檢討吧。但是，這乃是布爾塞維克主義構成之中心，乃是其蓋然的思想，這是顯然的。以上，對於布爾塞維克本身底試練上有沒有充分準備，布爾塞維克不能長久維持政權，他們應不應該立刻着手於社會主義之實施，是不是打算等待西歐底社會革命……

等問題，布爾塞維克之不管不顧，可以充分說明之了。於此，必須決定這種思想底理論立場了。

俄羅斯乃是世界革命之搭腳架

我們要知道俄羅斯同全世界革命之關係。爲甚麼呢？因爲這是「會美爾瓦多」底精神。但是我們認爲會美爾瓦多主義乃爲喚起革命底手段、武器。而當移到這種革命之目的和內容底時候，則會美爾瓦多派因爲各國之民族的條件不同，乃碰着這種目的和內容應該共通呢還是應該個別呢之問題了。在外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一派，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即在開戰後所開之伯爾尼會議裏面，曾決議這種世界事變之各國底態度，當然不能不差異。

「現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黨員，當作口號之「市民戰爭」就是手裏拿着武器之無產階級者對於資產階級者之鬭爭底意思。卽這種鬭爭，乃（一）爲要剝奪正在指導資本主義國家之資本案階級。（二）爲要使俄羅斯成爲民主共和國。（三）爲要使其後進王國成爲共和國。」

列寧在這種公式上只有附加一個思想之必要。即，俄羅斯必爲世界革命輪流順序中所定之社會革命底第一號云云。

列寧在某一點上可以拿馬克思主義來辯護這種說。像大家所周知，馬克思於一八八二年，對於威拉·札絲里吉女士（社會民主勞動黨，後屬門塞維克派——譯者）底俄譯共產黨宣言，寄來很有名的序文。那裏面寫着，

『假使俄羅斯革命成爲西歐勞動者革命之烽火底時候，則現在俄羅斯之「康民」(commune)（即土地共有體——譯者）必爲共產主義發達之出發點。』

### 世界革命同俄羅斯社會革命之關係

但是，對於這種「康民」之人民派的解釋，已經由俄羅斯底馬克思主義者基於事實予以攻擊，這是沒有贅言之必要了。但是，這種馬克思底說話，列寧則當作豫言來接受了。他當一九一七年四月向俄羅斯出發時候，給瑞士勞動者告別底一封信裏面，這樣寫着：

(註)人民派乃十九世紀後半俄國所流行之社會運動思潮之一派，認爲俄國既有土地共有體(農民經濟共同體)之存在，則可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有直接轉向社會主義之可能性，此同馬克斯主義之見解正相反，所以遭受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之攻擊。——譯者。

「俄羅斯勞動者，受了着手於世界戰爭之必然醞釀底革命任務……我們充分知道俄羅斯勞動者比較其他各國勞動者，組織薄弱，精神上之程度也低……但是，特殊歷史的條件，於短期間內，有使俄羅斯勞動者成爲全世界革命勞動者前衛戰士之可能。俄羅斯乃是農業國，乃是歐洲後進國之一。想立刻在俄羅斯裏面獲得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能夠。但是所謂俄羅斯乃是農業國云云之事情——因封建的大地主存在——，像一九〇五年之經驗所顯示一般，給與俄羅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偉大的發展，即成爲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之開幕第一齣。依此，可以喚起向社會主義底前進。」

在這種理論上，不用說，有另外一方面。即其意味，假使世界革命不起來，則俄羅斯之社會革命不可能底。

## 所謂世界革命迫近之信念

因此，布爾塞維克隨着時日之經過，越加熱心的窺覷世界革命之機會，以爲社會主義化俄羅斯之機會。但是，到一九一七年，在列寧胸臆中，還對於世界革命就要發生云云，沒有甚麼疑惑，所以他給瑞士勞動者底信上，以充滿了確信底說話結束之。

『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勝利，則我們也不能勝利。』

因此，俄羅斯革命，乃是爲要解決世界的任務第一手段。而這種任務，乃是在最近數星期、最近數個月（以後變成一年變成十年了）就可以解決底，所以布爾塞維克並沒有另外慌忙着憂慮俄羅斯社會主義化之必要。因爲這種全世界之社會革命不久就成功，所以俄羅斯現在有爲促進世界社會革命之勝利而首先以鞏固政權爲必要。因爲要把有益於世界的任務之政權強固起來，因爲要把世界文明從破滅中救出來，採用甚麼手段都好。

他們這樣子的，豫料世界革命必於最近的將來勃發。因而布爾塞維克雖然取得政權，在生產

組織上不很加以注意，胡亂的浪費所承襲之國富，也就可以理解其故了。布爾塞維克因爲要援助最近將來世界無產者革命，乃有提供多量武器之必要。布爾塞維克因此乃趕急利用政權。何以呢？因爲他們並沒豫期在俄羅斯長時間孤立的生存。我們無論若干證據都可舉得出布爾塞維克幹部並沒豫料取得政權數個月以上還是照舊孤立。在這種短期，俄羅斯必須盡其無限力量。列寧從心裏相信這種報酬就在目前落下來。

### 大資本之國有化

列寧，正同其經濟的方面之不鮮明不完全的思想相應，於十月革命成就之翌日，公布了兩種法律。其一爲銀行國有化，另一種就是把大農業地引渡於地方土地委員會管理之法律。但是，這種法律最後的決定，都附着等着召集憲法會議之但書。如此，列寧乃打算對於大資本家之動產不動產一時與以打擊。總之，這種場合，對於私有權問題並不抵觸。中小農仍舊在不可侵底狀態，對於持有少額資本者，允許每月由活期存款之中支出千五百盧布之存款。



同時，布爾塞維克也曾以不明確的態度，着手於工業之國有化。布爾塞維克遵守他對羣衆煽動的約束，差不多到剝奪工場經營權之程度，擴張勞動者之監督權，這是我們所目擊底。

### 工業國有化之三階段

加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以前，不過把工場國有化（正當說起來就是沒收）以打破經營主對於勞動者監督權底反抗而採用就是了。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自認政府所採取之手段爲『不完全又矛盾』。這是因爲勞動階級在工場指導而表示其威信，實現社會主義乃不可能。在實踐上，也理會勞動者監督制度實爲愚劣制度。這種監督乃是個別的。對於各工場，分別由其工場勞動者所成立之委員會實施監督。但是，勞動者大多數，都是擁護從來之經營當事者，極力擁護舊經營主之權利。這乃是因爲勞動者認爲如果如此，則工場之成績良好，可以討得確實的工資。獲得監督權之勞動者，首先儘量的多取工資，儘量的短縮勞動時間，以濫用這種權利。臨時政府時代實施八小時勞動，勞動者在工場內無論甚麼時候對於非生產的工作都要過四五小時。因此，

布爾塞維克爲要加嚴規律擡高生產能力，而不能不漸次講求對策了。

布爾塞維克自己承認自己之指導精神底實施歸於失敗了。撤廢對於工業之勞動者底直接監督，而急激變更其戰術。甚至模倣臨時政府照舊採用舊帝制政府時代設置之例。當時，管理分配燃料、皮革、亞麻、棉花、礦物等各原料之許多中央機關以及同種產業部門之聯合委員會等已經存在了。布爾塞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已經設置了最高經濟會議。最初，其任務乃以統一對於地方企業之監督爲目的。但是，明明的失敗了。於是從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最高經濟會議內，設置砂糖、紙、木材等各最高管理局以及茶、肥皂等中央管理局，以爲統一監督權之補助機關。而到一九一八年三月，間接的制限勞動者之監督權這種中央管理局設置了十五所，到翌一九一九年初，一切產業部門普遍設置了五十一所。最高經濟會議幹部拉林氏，曾說過，當設立這種中央管理局底時候，同誰也沒商議，只同路易科夫（最高經濟會議議長——譯者）二人專行，只在政府機關報上公表就決行底。這種中央機關，漸次取勞動者委員會之地位而代之，因此，乃把工業之管理官僚主義化。這種中央機關內部之實權，乃由委員總會移轉到常務委員之手了。不用說，這種機關本

身之內部，勞動者底權利乃是薄弱底。布爾塞維克及布爾塞維克之智識階級爲常務委員，那裏面簡直沒有勞動者。

經過勞動者直接的工場監督之混亂時代，及中央機關之官僚主義化之兩個時代，而一九一八年後半之澈底的工業國有化時代乃到來。但是，就是在這時代，布爾塞維克裏面也還是動搖。拉林主張「監督」制度之存續，布哈林則主張國有化。因此，對於全工業之國有化實施底法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多數布爾塞維克本身，也都不料竟被公布了。當時拉林正在柏林交涉「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條約」（簡稱布勒斯特條約，乃俄國屈辱的條約，後以德國戰敗，革命勃發，乃未至實行——譯者）之追加協定。因爲德意志之過大的要求，乃有保有俄羅斯工業之必要。因此，其唯一方法，實有宣言對於一切工業之國家獨佔底必要。這就是說，因爲「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條約」有國家獨佔可以免除條約上之義務底緣故。拉林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將這意思打電給列寧，以後第三天就發布了國有化法了。但是這種法令發布之正式理由，不用說規定着另外底道理說。

「因爲要有效果的撲滅經濟的破壞和糧食配給之無秩序，並以鞏固貧民和勞動階級獨裁政治爲目的。」

但是，法令發布後決不能立刻實施全部國有化。其過程如次：

年 月 日

被國有化之企業數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三〇四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一八年八月末日……………四〇一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四二〇

而到一九一九年末，被國有化之企業數已達四千了。因此，路易科夫乃得說「這種事態，差不多一切工業都移到國家手裏，個人經營之工業乃不見影了。」

### 內外商業之國有化

私有商業之國有化，比較工業國有化更加難。商業國有化總之不能完全實行，這是誰也都知道

道的。對於這一方面之澈底的手段，到一九一八年三月纔開始，這也是因爲特殊底動機而講求底。當交通運輸機關被破壞，都市同農村之相互關係乖離，糧食配給不能圓滑，都市住民被襲於糧食危難底時候，則有以國家權力整理這種關係之必要。這不是爲實施社會主義，單不過爲保持都市同農村住民間之生產和分配之普通底均衡。公定行市制度，一定分量之配給制度，自從帝制時代都已經施行了，這種制度，又依臨時政府維持擴張之。這種制度底缺陷，乃依個人買進以及團體活動、肩賣等以補助之。這些舊制度，到布爾塞維克時代全部都被採用了。不過，在布爾塞維克方面，澈底的實施以上之「國家資本主義」，不用說是容易的。當實施都市之工業品同農產品之強制的交換制度時候，農民時常拒絕以紙幣售賣糧食。這種狀態越增進，紙幣價值乃越加跌落。由農民收買糧食不給以紙幣，則有以紡織品及其他物質與之交換之必要。無論糧食人民委員部以及中央物產管理局，都努力於這種工作。例如，一九一八年四五五月間，糧食人民委員部曾設定供給農村棉織品一億八千二百萬「埃爾徒」(archine)（一埃爾徒約我國營造尺二尺二寸強）之計畫。而於三月、六月間設定供給紡織品千九百萬埃爾徒，七月供給三百萬俄磅茶葉之計畫。這種計

畫之實施，既沒有經驗，又當物資正告不足底時候，所以非常困難。見諸實行者，不過印花布於八月以前爲豫定百分之六，呢絨爲百分之十三，茶葉爲百分之五十一（對都市住民一人份爲俄磅底十五分之一，對農村爲俄磅底三十分之一）而已。既在這種狀態之下，則想自己倉庫裏面堆滿了現貨的商人，乃是自然之誘惑。布爾塞維克乃製造這些商品底公定行市。因爲這種目的，在人口一萬人以上底都市組織特別委員會。商品現在額一切都開列上。但是公定行市，隨着紙幣跌落常同市場行市不同。至此，所剩下底只有一個澈底的解決手段之方法了，這種方法，乃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被實行了。這就是把一切內國商業歸國家獨佔，把一切商品配給及現貨調查集中於糧食人民委員部之各縣及鄉支部之手，把商品運搬事務歸中央物產管理局一手辦理之方法。從這時候起，一切零賣商及店舖，都被閉鎖，其現貨物品被配給於都市及農村，被徵發之商品代價，作爲舊主名義下之活期存款記入國立銀行。有時候允許舊商人爲國營商業部之經理人，以從事於買賣。

對外貿易之國有，比較內國商業之國有還容易實行，事實上老早就實施了。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公布對於商船之國有法，四月二十八日發布貿易國有法。以後固要詳述，不過當時底貿易已

經極度衰微了。著名的布爾塞維克之所謂經濟封鎖，因為世界戰爭之結果，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羅斯同被置於事實上封鎖狀態沒有很大底變化。貿易國有制之外的原因，就是「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條約」之簽字。就是由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路易科夫底演說，布爾塞維克也正知道這種制度之最近的將來之結果。路易科夫像下面這樣說，

「或以為經濟封鎖之撤回或條約之締結多少總緩和我國底原料恐慌，這是非常錯誤的。不然，同這種事實正相反，其結果必將增加原料之需要。何以呢？因為原料乃是俄羅斯給與歐洲之唯一底物品，乃是貿易底基本。」

如此，則布爾塞維克實施貿易及內國商業之國家獨占制以來，依這種事實，則布爾塞維克果然想在俄羅斯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沒有呢，乃成爲問題了。當時，布爾塞維克口頭上往往述說確信的走進社會主義之實行底意思。分配制度、農產物及工業品之交換制度（這種制度並不是布爾塞維克創始，由臨時政府就已經實施了）乃省卻居間業之手，而與以不用貨幣實行物資交換之可能性。應該追加的，就是穀物生產企業之國有化（農業之官公經營）以及對於勞動者之工資

支付不用貨幣而用現物兩種。依此以完全廢止貨幣就算了。「不勞動者不得食」云云之原則，既已經制定在蘇維埃憲法上了。專門技術家之俸給，要同單純勞動者底俸給平均。

但是，偉大的社會主義指導者，自己也知道依此所做成底事情意義很小。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乃不能不想着「不完全的共產主義」實現之過程，前進也是非常遲遲。他公然提議包圍資本，頒布戒嚴令。以前所用各種手段，列寧承認如下：

「與其說是正確管理，不如說是勝利手段還要近真。就連爲監督強制的勞動義務之規定，也還沒被實施。必須一面好好的檢查一切實際，一面徐徐的前進。」

克拉辛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裏面公然聲明，

「我們經過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由資本家生產方法，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前進……要想達到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知道還須長期間辛苦。」

社會主義制度及貨幣廢止



撲滅資產階級制度，不像打破資產階級政府般容易，這是明白的。布爾塞維克乃於下層階級頹廢之過程中獲得了這種制度，並不像真正馬克思主義為要達到社會主義而依上層之發達以獲得，所以更加困難了。他們乃開始唱貨幣廢止了。紙幣等於廢紙，無限的發行紙幣而招致非常的物價騰貴。因此，來不及變更公定行市那樣紙幣跌落，於是乃開始唱貨幣廢止了。布爾塞維克到得把可分配之正當蓄積豫備品完全分配淨盡已經沒有取得新生產物之豫料底時候，乃開始整理分配機關了。他們排除個人之任意權就完了，而事實上滅絕了合作社之意義就完了。即布爾塞維克不得不助成合作社以為個人任意之代用物。自從一九一九年末加以干涉，漸次把合作社官僚主義化，以其一部為政府之分配機關，強制居民使加入合作社。布爾塞維克政權在人口稠密的都市，不僅發布命令且能監視其實施。因此，這種命令乃變成消滅所生息之社會的有機體，或實施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武器了。官憲則依現物給與制度以吸收為免凍餒而服務於蘇維埃政府之新職員，慢慢的消滅寄生蟲階級之為資產階級服精神勞動以生活之智識階級。總之，布爾塞維克為鞏固戰後以及革命後所產生之自己底政權，使盡了所有的必要手段。

## 政策同實際之矛盾

但是，對於他們，單是短期間有效的手段。在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之最初時候，他以為綿亙長期而實施之手段，恰同其所課之任務招致相反之結果，同政府採取這種手段之目的相矛盾。布爾塞維克在所謂共產黨之名義上造成新支配階級之根幹，自己乖離了一般人民。把一切生產手段都收羅於自己掌握中之布爾塞維克，破壞了生產之真髓就完了。這種單純的無理解，不久就利用於公然的詐術上了。在其他關係上，凡不是愚蠢的人，決沒有看不見或漠視自己立場錯誤之理。這種事情底唯一說明，就是像以前所述，所謂其目的乃是「臨時的」一事。以後固然還要敘述，不過以上所敘之前提條件既失敗，同時所隱蔽之矛盾，一切都暴露到表面來了。於是布爾塞維克已不是要實現理想，單是為謀生存了，布爾塞維克對於為謀其成功所加於國家之莫大底損害，就連不恤流血之空想的革命教義，都漸次放棄去了。

## 蘇維埃政權之三支柱(1)

三支柱是甚麼呢？

布爾塞維克一面採取前所述「戰時共產主義」之動搖退卻的迷離政策，一面爲自己利益而利用之。總之，把分散底國民經濟之一切資源都集中於政府掌中，擬依此以鞏固政權之基礎。但是，不用說，布爾塞維克，不能不想到這種做法乃是敷衍而不堅實底東西。打算在這樣危險的財政及經濟之地盤上面建設自己底力量。列寧打算在自己故鄉某東方無惡意之舊專制底堅固礎石之上，建築歐洲發達之社會主義底城池。列寧打算把建築物樣式根據亞細亞底型範，決非偶然。

布爾塞維克能維持其政權之確信和期待，乃根據他們自己底建築物之三支柱。他們一面對於甚麼主義甚麼道德的規律，理論上都極慎重的適合這三支柱，一面使與延期實行共產主義之

戰術相對立。

他們完全否認民主主義。第一支柱就是禁止共產黨以外之黨存在。這種制度乃是統治上之根本的武器。第二支柱就是赤衛軍。第三支柱就是歷史上空前之偵探制度和赤色恐怖。在布爾塞維克之統治十年間，這種手段底適用，變更過種種形態。關於此，就是在後段也有時常說到底必要。因此，這時候爲明瞭其理由不能不對於這三支柱加以說明。布爾塞維克依良好的環境奪取政權，不但維持其政權，並且經過種種麻煩以後，還創造了也可以說歷史上空前絕後無盡限的七亂八糟的統治制度，這是甚麼理由呢？

### 共產黨

政權維持之第一根本的武器，就是前所述底俄羅斯共產黨（一九二五年改稱全聯邦共產黨）。無論從理論上看，無論從憲法條文上看，共產黨都是同其他一切政黨一樣的私的機關。一九一八年夏以前，就是政府組成員中，也有左翼社會革命黨員。而同共產黨相提攜。無論在最高機關

之執行委員會裏面，在蘇維埃裏面，不過努力要佔絕對多數就是了。理論上看起來，可以想像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底當初，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裏面乃是少數派底地位。但是，實際上，自從最初理論上就完全相反。就是列寧本人，也決不隱諱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乃是完全的寡頭政治，藉着黨以爲直接支配之事實。他在一九二〇年說過，

『每年召集大會底黨，由該大會所選舉之十九個人組成之中央委員會，指導之。而當前事務，則由更少數底人即由中央委員會互選各五名（現在已改爲十一人——日譯者）組成組織部及政治部執行之。因此乃是極端的寡頭政治。在我們共和國裏面，凡關於重要政治問題以及組織問題，沒有黨底中央委員會底指導而官廳自己舉辦者連一件也沒有。』

加之，實際上中央委員會之政治部握有一切實權。由一九二〇年二月到六月視察俄羅斯之意大利底社會主義者諾甫里和波楚尼二人證明這一點。他們說，在他們滯在中，只有一次，因爲關於對國際聯盟之聲明書及同波蘭之戰爭投贊否票，召集過中央委員會總會。

### 共產黨之國家支配

這種狀態，特別說明十月革命後初期底事情。又於國家之官制還沒確立，加之在需要戰時的急速實行時代，這種事情特別著目。在該時代，黨底機關同政府之行政機關底區別並沒成立。黨底機關實際上或只指導國政或直接處理國政。這種事不僅地方官廳，就是政府最高衙署也是一樣。「共產勞動」新聞，於一九二一年二月曾有記載，證明此事之不虛。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會議底事務，都由中央黨部委員會之活動代替。更率直的说，中央委員會底政治部及組織部無論甚麼事都做。」

（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是代議機關，人民委員會會議就好像掌行政之內閣，都是國家機關。共產黨在理論上並不是國家機關乃是私的機關。

中央黨部委員會政治部及組織部，詳細討究蘇維埃政府應解決之問題。結局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會議之活動，不過是形式的。各人民委員部，把一切法律案提出於中央黨部

委員會，如得其協贊，則同上級政府機關無關係以實施之。這種共產黨同政府之混同，越到地方上越厲害。一九二二年二三年度之共產黨事務報告書裏面這樣寫着：

「戰爭時代之實際，乃使不得不由中央黨部委員會及縣黨務委員會，動員黨員之決死隊，派遣到危險地方去。這種非常手段，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以及一九二一年中，於一部分間殘留着某種痕跡。軍隊以及糧食部之黨員，陸續被派遣到地方上去……黨全體，實有有規律之戰鬥的軍隊之觀。」

### 共產黨之軍隊化

因此，黨乃軍隊化，中央集權化。而活動之形式，同實行軍隊之命令一樣。黨底一切集會，完全萎縮了。就是黨員底定期總會，也沒有甚麼活氣，單不過是中央委員會底命令罷了。而對於該命令則負着絕對服從之義務。在這個時代，對於一般黨員並不問本人之承諾，由此職務被更迭到其他任務，乃是普通事情。由這種事態，自然由黨內發生對於幹部之反抗。呼號黨內之民主主義化者乃出

現了。同時黨內之反對派也出現，要求嚴格區別黨同蘇維埃機關。如此，自從市民戰爭終了，第一號就是容納這種黨內反對派之要求。但是，這種事情不久，全然區別黨和國家底事情，乃使共產黨員知道正在實施中之無產獨裁政治全體構造上，表現出根本的矛盾來。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已經這樣說明過：

「我們必須理解蘇維埃共和國底一切法律上及事實上之憲法，乃建設在黨只根據一個原則以矯正一切指定一切建設一切之基礎上之點。黨正在管理國家指導國家支配國家。於是不能不支配宏大的國家機關。」

以後，列寧就是到他晚年一九二三年，也還認為黨無論在法律上在事實上，都應該在國家機關之上佔勢力。依他這種想法，共產黨第十二次大會，乃警告不可太廣義的解釋黨同蘇維埃機關之事務，有明確權限之必要的決議。因而提出對於前決議之一種修正案。

「現在俄羅斯共產黨，正在指導政府機關之政治的文化的事業。就是將來也不能不指導。又共和國一切經濟機關之活動也在指揮，這也不能不及於將來。勞動階級之獨裁政治，決



不能立在前衛的共產黨獨裁政治以外。」

如此，乃確認於勞動階級者之上實行獨裁政治了。而季諾維夫於列寧死後，有名的黨之內訌時候，一番理論，乃使列寧關於「黨之合法的獨佔」之教訓更加清楚了。

「共產黨既是實施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則爲蘇維埃共和國中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把其他政黨一切都壓煞就算了。黨自己獨佔了言論之自由及政治行動之自由……要想在政治經濟之領域內發揮自由者，現在只有加入我黨纔可能……假使共產黨沒有合法政黨之獨佔權，則實施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乃不可能。」

我們要知道反對派對於以上底論綱給以甚麼樣的結論。

### 破壞之過程

季諾維夫底理論，並沒有說到政黨同蘇維埃憲法相矛盾，這是不用說的。但是，這並不妨害共產黨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之本體。而蘇維埃憲法，則充分給黨以直接干與國政之藏身策。不過，這種

形式上底藏身策並沒有必要。形式上之法律的障害等，則依共產黨之獨裁以支配俄羅斯，這種障害乃不成立了。最初時候，其主要的障害物，全是如以前所述之俄羅斯底經濟、行政、社會，以及國內的疲弊。內務人民委員部，因為要克服這種障礙，乃用臨時政府所採取之方針以抵抗之。以下引用內務人民委員部公報（特霍夫斯基於一九一八年七月發表）所記載之「就統治之任務。」

「資產階級國家統治上必要的機構，乃是軍隊、警察、官僚、僧侶、裁判官階級相同底道伴。假使無產階級成了支配階級，則應該從根本上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之統治機關，這是毫無可疑了……因為要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必須廢止常備軍，人人眼前都消滅了警官底影子，澈底的彈壓僧侶們，選舉主要官吏，甚麼時候都可以更迭之。而當這種破壞事業告終時候，其他任務纔被提起。即是，同革命任務一致之地方政權樹立的任務纔發生出來。」

### 選舉權及選舉之實際

但是，破壞事業方面就是布爾塞維克不着手，在十月革命以前也是完全被破壞了。因此，布爾

塞維克乃得安心着手於第二計畫，即着手於區別國家利害和地方利害之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之組織。然而，他們走進破壞事業之新階段了。其武器就是差別的選舉權。以黨員代替軍隊、警察、僧侶、官吏。

像大家都知道底蘇維埃憲法第六十五條，凡人民中帶着資產徵候的階級都剝奪選舉權。其次，同二十三條，在政治的行動上沒有希望者，也剝奪其選舉權。這種規定底適用和選舉細則之決定權，屬於地方選舉委員會（第六十六、第七十條），又最上級委員會，依其所見而認為必要時，一度舉行過底選舉，可以認為「不當選舉」使之無效（七十九條）。綜合起這種一切事情，可以說蘇維埃俄羅斯並沒有關於選舉之一定不變底法律。（不用說，二十九條之完全彈壓資產階級底之規定，乃是確固不拔之法則，這是另外一樁事。）由這種狀態，則內務人民委員部公報上有這樣定義，並不足為異。

「蘇維埃制度之根本的要素，就是所謂蘇維埃俄羅斯內之一切政權屬於勞動階級及貧農社會之事態。這兩個階級以外，都被剝奪了干與國家統治以及影響國家統治之權利。都

市及農村之資產階級者、豪農輩，就連間接的想要參加選舉或單要做選舉運動，都是不應該容許之違法行爲。又，他們資產階級者參加蘇維埃以及其執行機關，那更是重的犯罪了。這是應該依裁判來追究底。革命裁判，必須科罰蘇維埃俄羅斯之憲法違反者。」

這種記事，並不是公報編輯者之註釋。同號內，記載着內務人民委員長彼得羅夫斯基底命令第七二七八號，其中說，

「最近農村之富農階級參加選舉，打算依此以奪取蘇維埃而參加村、鎮、鄉、各執行委員會之政務，就蘇維埃之中，鄉及村蘇維埃，對於這種情勢不甚加以注意，因鑑於此，乃命令逮捕現在以前參加蘇維埃選舉，干與蘇維埃事業之豪農中之憲法違反者，交付裁判。」

布爾塞維克這樣排斥農村健全的住民參與農村自治，而一切以黨員充之。但是黨員之中時常不能得到適當的才。其結果乃招來了蘇維埃各新聞記載着像下面底事態。

「對於黨底政策並沒有理解底人物，成了蘇維埃底實權者。這不過是威脅住民的農村執政官，暴虐的村長所任命。」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普拉烏達」新聞（蘇聯共產黨中

央機關報——譯者。〕

「他們武器在手，跑到農民那裏去，把必要底東西一切徵收，假使反對之則以槍斃相脅迫。」（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威查爾亞·伊支威斯查」新聞〔蘇聯中委會之機關報——譯者〕）

「普拉烏達新聞編輯局，由全國各地方投函報告住民困苦，地方蘇維埃代表者之共產黨員底橫暴，頻頻飛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普拉烏達」新聞。）

「麻加烈甫村底檢查員裏面，有以原來警察加入共產黨者。糧食委員裏面，有收受賄賂而被免職之警官。因為舊夥伴變成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對於住民底權威等都沒有了。」（「普拉烏達」新聞二八一號。）

「全部住民目擊暴行，知道蘇維埃機關裏面混進要不得底無能者。我們很遺憾的這種人佔席於黨內。但是，驅逐他們到黨外去很困難。這不過把黨恥暴露於外部，並沒有實際的效果。」（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普拉烏達」新聞。）

這些醜態，都是依選舉而就職之職員底工作。選舉施行之條件，並不採用依任命而就職之職員那樣的責任，只保障不受法律之適用。我們試由一九二〇年四月號之「蘇催亞力斯特」(社會主義者)雜誌摘出明瞭講說此間消息之實例看吧。第二百七十聯隊政治指導者拉賓，於選舉之前日對於陶器工場勞動者發出命令。

「勞動者諸君！在諸君之前，橫着選舉諸君工作工場·桑迪加 (syndicate) 底委員之困難的任務。諸君有選舉接近爲諸君謀利益之蘇維埃政權底同志之必要。諸君爲避免不愉快事件，必須選送我們所期待之共產黨員到委員會。看一看候補者名簿，有被選舉資格之共產黨員底姓名，不過七名。希望諸君都對於這七名投票。假使選舉異分子到委員會裏來，我必將立刻解散委員會重行選舉以至獲得滿足之結果。」

御用候補推薦之理由，以及其不被選舉之結果，並不是像上面這樣時常發表。但是，依公開投票之選舉底實質，在這布令之中已經完全說明了。

以後因爲農民社會反對這種共產黨底戰術，蘇維埃政府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不得已緩和

了從來之豫選戰術。在這種所謂緩和之中，可以窺知以前是甚麼樣狀態之真相了。農村住民之團體——都市上固然也是一樣——對於選舉人並沒有甚麼諮詢底豫選會，作成自己所需候補者名簿。只限於共產黨員推舉為該候補者，加之，其候補者多兼行政官吏，對於選舉人在直接監督之地位。而當票決底時候，對於只推舉官製候補者之地方蘇維埃政權人而持着批評的態度之農民，簡直是被剝奪了選舉權。選舉時候，連選舉日期場所都不布告，有的地方如於十八小時前通知已經是好了。選舉權喪失者之姓名也不揭示。在選舉委員會裏面，選舉人之代表者連一個人都不參加。因此，對於「選舉不當」提出異議者，事實上並沒有。自從一九二五年着手於其改正以來，布爾塞維克因以前底選舉制度，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所造成的制度，稱之為「任命制度」或「指揮制度」。

### 全俄羅斯之統一

但是，因為國家機關完全崩壞，欲以唯一政黨之力指揮俄羅斯全體，以中央力量而為組織的

統制，多少感到困難，這時候，這種「任命制度」不得不認爲不得已。威·智霍米爾諾夫寫着同特霍夫斯基內務部令完全相反底事情。這就是於「趨向統一」之標題下，暢述統一分裂之國家機關在蘇維埃制度下之過程。他述革命當初各地方所舉行之集會，乃是同隣村、隣鎮鄉、隣縣並不採取甚麼連絡而各自獨立舉行，完全像散布的村共和國一樣，後來漸漸着手於合理底狀態，乃舉出非常有興味之各個場合。

「喀山·蘇維埃議員，最近提議廢止喀山共和國之名稱。加爾吉士加亞共和國也正迫近最後底日子。地方人民委員會也漸次沒有了，而代以執行委員會。其次種種全權委員的名稱，都變成執行委員會甚麼甚麼部長了。又設立各地方執行委員會之連絡部。這乃是以同一縣爲中心而連絡者。於是乃開連絡部長之特別會議。連絡委員會發生之理由，乃是因爲各共和國蘇維埃，固是由下層依革命手段以構成完全獨立之合法的活動，但是依實驗結果，認爲蘇維埃各個孤立，各別活動，要生出工作之重複及徒勞。因此，執行委員會連絡部，乃以避免同一縣內之這種重複及徒勞，而統一之爲其目的。」



這篇論文，更敘述蘇維埃機關正在中央集權化同時官僚化。

「同中央底關係密切起來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報告地方執行委員會之議事錄者漸次多起來了。……連絡部沒有設置底時候，行政部可以做這種工作。因此，行政部本身漸次整理起來，於其管轄下把總務、情報、檢查、民警、反革命撲滅等各課很統一起來了。（但是，反革命撲滅委員會，同地方執行委員會行政部還多少在獨立着。）在這種地方，因為沒開連絡部長會議，乃代以各部長及民警署長之大會議。這種會議，最近曾召集於日羅斯拉里州。州執行委員會，已經兩次指導這樣的會議了。就是其他各州，也有開過這種會議底地方。」

這樣把地方共和國統一於全俄共和國底過程——以共產黨支配全俄羅斯之前提條件——自從一九一八年急速的前進。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公報上，有充分談到統一意味之蘇維埃代表大會之決議文。

「無條件承認民族自決主義之一切。不過，看看這種成績，以州為中心之統一，經濟、財政

之管理不能圓滿施行。而自然陷於政治的分離主義。這種事實，由蘇維埃政府之根本主義上看起來，是應該徹底排斥者。今之蘇維埃共和國並不是各蘇維埃底共和國。不是依經濟、財政上之便宜而組成底，是由民族主義或政治的見地而以州爲中心之統一，從客觀上看並不能引起國際的 (international) 運動，而反引起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分離主義，即反社會主義運動。」

在這地方還有必須附加事情，就是這個決議，乃是在大會裏非常論爭之後纔可決底。不過，這種論爭並不是發生於州自治派和中央統一派之間，乃是在中央統一派同承認州自治權之例外底一派之間所發生底論爭。我在後一章裏要敘述因爲民族的影響，自治問題怎樣的展開。

#### 俄羅斯共產黨員之構成員

在這樣底離合集散條件之下，俄羅斯乃造成了世界上別無類例之中央集權的政黨。列寧一面組織這樣政黨，一面以羅曼諾夫王朝用地主十三萬人及其手下人組成之人羣以統治俄羅斯

底辦法爲模範。共產黨乃成爲超越俄羅斯貴族階級的特權階級。如此，共產黨員爲唯一合法的人羣以君臨於不受法律保護之其他住民之上，成爲特別最高之種族，成爲勝利者階級。共產黨於受政權及法律之特別保護之外，在蘇維埃俄羅斯獲得了例外的高度物質的立場。黨員受領免費或雖有費也等於免費底住宅，免費分配糧食，移轉自由。他們做蘇維埃政府底官吏，形成新支配階級，在國內獨佔利用政權及濫用政權之利益，加之，依法律既不問罪也不交付裁判。以「蘇維埃的合法性」底名義，同這種無限制權利之鬭爭，到一九二五年纔開始。農民既覺悟了這種事實，甚至殺害地方之暴政者。但是一切有這種利益的黨員怎麼樣被決定呢？

據政府所發表之詳細統計，可以做爲這個問題底答案。黨之基本的代表者，不待說，都是被帝制政府之壓迫驅逐而從一九〇二年以來就亡命到外國底革命家。據政府計算，在一九一七年之初，這種亡命者有一萬四百三十一人（一九二二年之黨員數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一七年中，三萬五千百十四人加入共產黨，主要者爲金屬勞動者。如此，十月革命當時之共產黨員數，約爲五萬人。組織國家統治機關，僅止這種黨員是不夠的。據列寧所說，羅曼諾夫王朝以十三萬地主統治國

家像組成新特權階級這樣的共產黨，要想獲得新助力者決非難事。據季諾維夫所承認，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初，蘇維埃政權確立不動底事實越加明瞭底時候，希望加入共產黨者蜂擁來了。事實上，十月革命後三年間入黨者之增加，顯示像以下底趨勢。

一九一八年

六三、六四三名

一九一九年

一〇九、八四〇名

一九二〇年

一二一、七八九名

如上，則一九二二年當時之黨員數底八分之七都是十月革命以後入黨底黨員。不用說，在赤白戰爭時代，像共產黨所發表，要想考查新入黨員之素質、思想，才能等，實不可能。我已經說過，一部分黨員是怎樣的人物了。在共產黨裏面，有多數刑事犯罪人入黨，思想相同而入黨者之勢力反大被壓倒。新入黨者中之第二種類，就是鬧事的光棍以及野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不但是布爾塞維克招聘的舊政府官吏，也有所謂自由職業者以專門家而供職者。布爾塞維克當時除此之外，並沒有脫出危機之方法了。這種人，就是托洛次基很俏皮的說出之紅蘿蔔的人物——皮紅心白

的人物。

澈底鎮壓了反革命派運動以後，布爾塞維克纔有顧及黨員素行之餘裕。一九二一年就是最初之黨員再登記底年——雖然不完全——也就是把異分子驅逐到黨外底第一次清黨底年。這次清黨，恰當實行新經濟政策，而可以非常容易實施。為謀自己利益而入黨底異分子，因為被允許適合於他們性質底商業自由，自己就出黨去了。特別是一九二〇年白衛軍進展而佔領各地之當時，加入共產黨底農民都脫黨了。以下所舉示之公報數字，乃顯明表示因白衛軍政策之錯誤，至使如何多數底農民都協助了布爾塞維克。

#### 十四縣下之農民共產黨員數

年次	農民黨員數	同黨員候補者數
一九二〇年三月	一五、三一四	七、二二二
一九二〇年九月	八〇、九五四	二二、二二一
一九二二年	二二、四三一	六、〇一三

但是到一九二一年以降，黨內所殘留之農民黨員，多半都是藉着置籍於黨內，想對於自己經營之農業齎致盡量的利益者。這種農民黨員，使自己之農業繁榮。他們或是僅只不脫黨，或反之爲使自己之經營有利而努力在黨底支部培植勢力。換言之，農村底共產黨員，成爲「豪農」或小暴君，如此，到一九二四年間，其買得一般農民之怨恨以至常常有殺害這種新地主底事實。

就是在共產黨報告書裏面，也顯然敘述着反革命戰爭之英雄的緊張時代既去，進入平和的社會建設時代之結果，意氣頹廢之風，乃表現於黨員之間。報告書上說，「赤白戰爭帶着掠奪的性質之結果，正直黨員在這時候經過種種體驗受非常精神的打擊，乃不願意再留在黨裏了。」

又說，

「這種黨員，特別是自帝制時代就從事於地下的革命運動，勞苦而來之精神的黨員居多。」

布爾塞維克雖打算使這些黨員照舊在黨內活動，但是遭逢着反抗。所以布爾塞維克發表過，

「從前許多精神的共產黨員，都迴避有責任之事務，而情願討一個閒散的地位。他們打

算誰都不注意似的脫黨了。」

這乃是正直共產黨員真實的精神。

一九二一年舉行之清黨結果，至少開除了十八萬黨員及黨員候補者。後於一九二二年統制委員會舉行黨員素行調查之結果，又驅逐六萬人於黨外。以後固要敘述，不過這種除名處分，不單止黨員在政治上缺乏了共產黨員底資格，並且也有不能以國家之計算，養育當時特權階級的多數黨員之理由。一九二一年受理新入黨希望者，一九二二年暫時截止受理，其結果，已經入黨之總計四萬候補黨員中只允許一萬四千四百人入黨。如此，在一九二一年合算七十萬黨員及十萬候補黨員，而到一九二四年初，減少到黨員三十五萬人及候補黨員十二萬二千人。這或是因為勝利者之共產黨員，因勝利品剩餘不多，不夠分配於多數同人吧。

不用說，黨員在行政官廳內佔優越地位，在軍隊以及學校內，把指導的重要位置都收握於掌中。一九二四年初，實際在工場中工作之勞動黨員有七萬五千人（據季諾維夫報告，黨員五萬六百六十六人，候補黨員二萬百七十八人）執鋤耜而實際從事於農業之共產黨員，九萬五千人（據

季諾維夫報告，黨員六萬五千四百八十八人，候補黨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人。此外約十萬勞動者出身黨員，勤務於國家之行政、經濟機關以及工會機關。從事於赤衛軍及其他軍事機關幹部之共產黨員數為五萬八千人，學校裏面四萬四千人，其次地方行政、經濟機關裏面有九萬八十七個共產黨員勤務。以上數字，固時常有移動，不過表示大體底標準。此等共產黨員，就是季諾維夫所謂「蘇維埃政權之基本部隊，為指導中心。」

### 黨之幹部及平黨員

這種基本部隊中又有少數之幹部隊。這種基本部隊中之幹部隊——即黨之積極的活動家，一九二二年當時為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九人。

據一九二二—三年度黨底報告書，有責任之黨底幹部，為千三百三十九人。這種指導階級中之農民為八·八%，勞動者二一·%，智能勞動者六二·八%。最重要機關之勤務員中，智識階級佔六九·九%。其中之五〇·四%為由革命前之老共產黨員所佔。支配全俄羅斯之中央委員會政治



部之組成員，完全爲智識階級出身，這是不待說的。而舉示以上千三百三十九人之共產黨幹部隊之教育程度，其比例則受過高等教育者二五·六%，受過中等教育者三四·三%，只受過小學教育者二四%，其他則爲未受教育者。這是支配一億三千萬國民之寡頭政治底基礎集團。

自從戰爭時代進入平和時代以來，在一九二一年間，共產黨之最高幹部，對於縣鄉等的重要地位，使黨員爲行政責任者、組織者、黨之方針宣傳者，曾非常努力。但是，這種努力之結果，到一九二二—三年度，也並沒很好的成績。那時候，黨在全俄羅斯具有三萬二千之細胞組織了。但是在農村裏面，並沒有甚麼細胞組織底勢力。這一點就是黨底公報也自己承認。中央部打算同縣底黨務機關締結正常的連絡，但是很不容易像理想底那麼迅速連絡。地方黨務機關，對此取消極的態度，甚至至有暗中反抗者。這乃是以侵害地方之獨立權而招致不快之結果。特別對於像戰時由中央指定以更迭黨員，乃喚起非常反抗。他們陳訴現在乃是平和時代了，不必任意驅使，安靜的從事於馴熟底工作好了。「伊瓦諾渥·渥支迺森斯克」一個勞動者共產黨員，反抗中央轉任命令，而放言說，「中央委員會無論怎樣把我們轉任到這裏那裏，而我們像小貓一樣無論如何仍回到元來底處

所來！』因爲這種理由，要想把勤務於縣及其他上級機關活動馴順之黨員派遣到鄉或村去以舉成績，乃長久不能收效果。由縣而鄉雖然可以移轉組織，但再到鄉裏去簡直不能達到了，到村落去那是完全不可能。因爲在各村落中，對於奉戴共產黨員爲行政長官，是始終反對的。

陳訴平黨員之教育程度低或者全然無學識之聲浪，對於應該優秀之都市底細胞委員，首先就像呼喊一般了。就是在黨底報告書裏面，也寫着「共產黨之工場細胞委員之政治的智識，不得不斷定爲非常的低級。」都市上已經是這樣，農村細胞委員之程度更不要說了。據報告說，農村細胞委員，乃是市民戰爭時代之行政的壓迫機關——即徵稅機關。這種農村細胞委員，並不是真正農民組成，乃是製作所（作坊）或工場被破壞由都市中派來底勞動者，又或以赤軍底退伍兵等爲主。例如烏克蘭，赤軍退伍兵佔農村細胞委員底六三%。其次位則爲農家底短雇工以及僕役等自己求爲行政官吏者。這些都是農村底異分子。而真正農民，都迴避同他們交涉，直待驅逐了這種異分子之行政官爲止。但是，到蘇維埃政府鞏固以後，這種狀態就變了。在一九二二—三年度底黨報上，報告着「據各地底情報，到一九二二年末，爲蘇維埃政權之支柱底農民，都要加入共產黨

了。」

（註）「細胞」乃共產黨組織體中之最小單位，或譯「區分部」在工場軍隊農村中爲共產黨之黨團的活動——  
者。

但是，布爾塞維克，生怕農民入黨者太多，乃於第十一次共產黨大會決議制限接收農民入黨。自從一九二三年末到一九二四年初黨內之論爭，都在留意勞動者黨員之比例，只可爲全黨員之二二%的事態。加之，這種論爭結果，顯然看出無所屬勞動者之智識程度，比較黨員勞動者高得多。這對於無產階級政黨並不是好現象。

### 列寧紀念的黨員大徵求

因此，一九二四年一月第十三次共產黨全俄會議，乃至決議使黨員之素質向上，無論如何認爲有提高智識程度之必要。而爲達這種目的，乃決議中止接收非無產階級分子之入黨，應由工場勞動者裏面使十萬人素質好底勞動者入黨。一九二四年五月末所開第十三次共產黨大會，又決

議增加接收工場勞動者之入黨希望者爲預定之二倍（二十萬人）又決議於此數年間必須使黨員之半數爲工場勞動者。不用說，因爲紀念列寧之死所謂「列寧紀念的黨員徵求」對於黨底指導幹部有莫大的危險。不待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雖然說是工場勞動者，也不能不爲防止缺乏共產黨員之修養者，不柔順者等之入黨而講求萬全之策。這種慎重，就由二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五人之入黨希望者中嚴選之結果僅登記了五萬四百十六人作爲候補黨員一事，也就明白了。但是這種結果，並沒有以老革命家而具有經歷者，都是抱着新見解之青年進到黨裏來。而這些青年黨員們，只領收於短期間灌入共產黨底傳統精神，而一點不變其世界觀。總而言之，自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綿亙四年間之黨內底政治的鬭爭，漸次尖銳化起來，這是不能否認底事實。關於這種事情，到本章之末敘述。

爲紀念列寧所舉行之黨員徵求之結果，共產黨員之構成分子像下面這樣變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伊支威斯查」新聞所載。）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當時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當時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當時

勞動者	一九六(四四%) <sup>千人</sup>	五三四(五八%) <sup>千人</sup>	五七〇
農民	一二八(二八%)	二一六(二四%)	
官公吏及其他	一二一(二七%)	一六〇(一八%)	
合計	四四六	九一一	

一九二五年七月當時之勞動者黨員數，雖相當大工場勞動者總數二百十萬人之二六%，而實際在工場裏工作之勞動者黨員之比例不過一八%，爲這五十三萬四千人中之三十八萬三千人。一九二五年末當時農村中共產黨底勢力很微弱。自從第十三次共產黨大會到十四次大會之間，農村底共產黨細胞成員數雖由十三萬六千人增加到二十萬二千人，而農村中共產黨員之比例，仍不過人口之〇·三七%。據摩洛特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兼政治部員——譯者）計算，則爲平均二十六部落有一個農村共產黨細胞底比例，成年農民二百五十人有一個共產黨員底比例。這種勞農兩者間之異常的不均衡，乃是當一九二二年經濟復興開始國內及黨內之政治鬭爭時，大該考慮之事實。又由這種農村中〇·三七%、都市中大工場勞動者之一八%、共產黨員

站在支配的立場之點觀之，則蘇維埃俄羅斯之支配階級在國內到甚麼程度同一般住民佔着不同底地位，這是可以看見底了。以如此少數之支配階級統治國家，祇有依強壓手段纔可能。而蘇維埃底寡頭強壓政治，沒有這種支配階級則不可能。

總之，俄羅斯共產黨，乃老黨員之極少數者握其實權。而事實上用無限制底權力以統制黨，再藉着黨以統治全俄羅斯。因而由這種黨底老黨員構成之少數最高幹部，指定各地方之統治責任者，行使入黨許可權及除名權，如此張其網以收羅對於最高幹部命令有絕對服從義務之代表者於全俄羅斯。共產黨員對於一般住民雖爲特權階級，而對於上級黨員則等於從順的羊羣。共產黨員雖爲特權階級，而既沒有帝政時代特權階級那樣文化程度之高，智識程度也不充分。因此，共產黨乃把帝制時代受過教育底人物稱爲專門家，於黨底監視之下配置於國政各方面，以維持國家統治技術之最少限度。越離開中央接近人民，其行政官吏質地越壞，其施政乃實行原始的強制專橫。中央政權不能阻止地方之獨斷專行，也沒打算這樣辦。中央政權者很知道以少數黨員維持政權惟有強壓。又知道要維持政權於沒有力量不能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國民大眾之間，不外乎強壓。

## 蘇維埃政權之二支柱(2)

### 馬克思及列寧之軍隊觀

蘇維埃政府第二支柱就是赤衛軍。但是這種支柱，雖然一樣是支柱，而同前述之共產黨，則全然不同意義。共產黨組織統治機關，即與該統治機關相結合。這樣的構造，政黨同統治機關合體底事情，乃是前代未聞之現象。雖然要把赤軍成爲階級底東西，但是依然是國民底東西。換句話說，其成員之大多數乃是同無產階級社會不同的農民，在這種關係上，不能成爲階級的組織。由必要上，稱赤軍爲勞農軍隊，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或稱爲勤勞民軍隊。但是雖有蘇維埃俄羅斯發明的術語，不能變更事實之本體。

不用說，就在這方面，也並非不想嵌上純粹共產的教義之理。但是這種場合，只看維持蘇維埃

政權之利益的要求如何，教義乃被驅逐到後方去了。由這種影響看，則赤軍之推移，歷史上可以分之爲四個時代。即（一）赤衛軍組織時代。（二）社會主義的義勇兵時代。（三）依徵兵之正規軍時代。（四）在鄉屯田兵時代。

無論馬克思恩格爾，都教訓過，革命成功條件，在使舊軍隊之崩壞及軍紀之廢弛，這兩種有因果關係。列寧亦唱之，並且說「以前，沒有軍隊底崩壞，革命不能舉行，就是將來也不能成就。」在這地方，所謂破壞爲一般原則的舊制度，乃先決條件。這種事情怎樣做成功的，前章已經說過了。其次問題，就是無產階級新統治之下以甚麼來代替這種軍隊呢，在按舊制編成之數百萬軍隊並沒有崩潰底時候，怎樣由一種組織移轉到他種組織去呢。第一個問題底解答，就是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武裝無產階級者。列寧引用恩格爾底說話，說「在法蘭西，每次革命都有武裝底勞動者……武裝底勞動者就是新軍隊底濫觴。」其次，當二月革命後，列寧回國不久，於四月二十日底「普拉烏達」新聞上說過，

「以由資本家取得工資之勞動者爲民警這件事，無論在實際上或在主義上，實爲握着



解決的關鍵具有偉大意義之方法。假使勞動者民警制度不一般的在國內到處澈底實現，則革命勝利無保障，將來發展也不可能。」

### 赤衛軍

事實上，當時彼得格勒各工場，已經開始組織赤衛軍。這種武裝勞動者，統一於彼得格勒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內之參謀部，到十月革命底那一天，同彼得格勒警備隊一同擔任決定的任務。這次赤衛兵在十月革命之前，即十月二十三日決定了他們底規約。他們雖是義勇兵的間架，而遵奉嚴格的軍紀。這種赤衛兵，以同普爾科甫所指揮之克拉斯諾夫底哥薩克隊五百名戰爭為受最初之戰鬥的洗禮。當時赤衛兵之數約一萬三千人。同時，俄羅斯其他都市，如莫斯科，都拉，敖得薩，哈科甫，烏拉爾，頓河谷等，也都組織了赤衛軍。但是這些赤衛兵都是烏合之衆，相互既沒有甚麼連絡，其素質也各自不同。政權奪取之後，布爾塞維克乃碰着應該怎樣處置在戰線上底無數正規軍隊之複雜的問題了。這些軍隊雖然爲了消極的頹廢決定了革命底運命，而有益於布爾塞維克者，實只

有積極的參加十月革命之各個兵士。

### 軍隊之民主化

列寧相信，在戰線上底大多數軍隊，只有益於破壞，對於建設則沒有用處了。他主張這種軍隊，當戰爭時候，一定狼狽而逃的，並且必定要連赤衛兵都拖帶着一同逃走，所以反對蘇維埃政府利用舊軍隊之說。事實上，舊軍隊底空氣，並沒有因革命而轉換。列寧曾說，

『這種病軍隊，全體完全沾染了病菌。與其用口頭的批評或說教來判明，不如以一度戰爭之試驗底結果來判明。』

十月革命當時那種空氣，只打算利用軍隊於決定的民主化。陸海軍人民委員長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成了宣言案。這種宣言案，使兵士和將校平等，實施指揮官之選舉制，廢止軍事專門學校，把依選舉所組織之軍隊委員會底權限，擴張到可以監督策戰計畫。對於軍隊之最初底命令，就是根據這種精神而公布底。列寧於十二月十六日，曾署名於廢止將校名譽，軍隊內階級

制度，尊稱，勳章等之命令。

### 社會主義的義勇兵制度

但是，不久，蘇維埃政府之最高幹部底精神一轉。由國際形勢及「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談判之推移所受之影響，特別是因爲舉行世界革命，蘇維埃俄羅斯必須援助外國革命軍之理想，及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條約之結果，有當編成更強軍隊以代應行退伍之舊軍隊等語，乃成了當面底問題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開軍隊復員之全軍隊代表大會決議如下：

「認爲革命的社會主義之義勇兵制度有依政黨及勞、兵、農各團體所推薦以編成社會主義的軍隊之必要。殘餘之軍隊大衆，必須退伍。但當社會主義軍隊未編成以前，在此數年之間將仍召集。」

但是，這種計畫，不是容易事情。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軍事組織會議，那甫斯基（曾任交通人民委員長——譯者）報告，

「社會主義的軍隊之編成，非常困難。這種軍隊，不但是勞動者，有從一切勤勞民之中募集之必要。」

又波多韋斯基（烏克蘭赤衛軍司令官——譯者）敘述，

「老軍隊中加入新分子，而使軍隊之空氣一新這種方法，豈不是捷徑麼。」

威里齊諾夫說過，

「取在戰線塹壕裏蹲了三年底軍隊而代之者，後方並沒有，這不是實際麼。」

雖有這樣種種議論，而結局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頃，乃決定對於赤衛軍之編成注入偉大思想之組織了。這就是所謂五委員制之思想，而決定五個原則如下：

- （一）赤衛軍乃是勞動者及農民底軍隊。
- （二）赤衛軍依覺醒革命之勞農的義勇兵制度而編成。
- （三）赤衛軍為全世界勤勞民之利益奮鬥，援助全世界底××（革命）。
- （四）赤衛軍兵士，乃國家之勤務員，當保障其生活。

(五)赤衛軍兵士之家族皆得支給現物一切生活必需品。

以上赤衛軍編成之原則，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已經就退卻了。即承認了所謂「義勇兵制度，在戰線上可漸進的實施」之例外。一月十五日所發表之陸海軍人民委員部底新軍隊編成施行細則，已經用勞農赤衛軍之名稱了。而募兵則由勤勞民階級之自覺的組織分子之中行之，軍隊之目的，規定着應該適應於布爾塞維克主義底教義。造成國民皆兵主義底基礎，為援助正要到來之歐洲底社會革命。季諾維夫在一月三日演說云：

「軍隊對於我們有必要。因為被壓迫階級正當着國際的危險，為無產階級革命計，現在不能立刻放棄武裝。」

這裏一件有趣底事，就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在莫斯科審議赤衛軍編成之技術的具體案時候，英、法以及塞爾維亞底陸軍上校，都參與這種協議。

### 強兵主義之宣傳

如此，乃開始了關於新軍隊編成之大規模底宣傳。而且這種宣傳，同以前宣傳頹廢軍隊之宣傳，乃是完全相反之精神。這種矛盾，常常以新術語來隱蔽。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媾和會議之教訓，很表現於眼前了。所以列寧在第七次共產黨大會裏說，

「利用媾和條約簽字之喘息時間，使國民了解協力而戰鬥啊！對於俄羅斯之勞動者及農民，利用之以爲製造規律之宣傳啊！必須製造這種規律。不是同敵人不交綏就降服底那樣軍隊，要造成不粉碎敵人則不罷底那樣強悍軍隊。不然，則必像現在一樣，甚麼時候都不能不受德意志軍底蹂躪。要學習德意志人之規律嚴正。不這樣，則爲亡國之民而必不能由永久奴隸之境地中脫出來。」

布爾塞維克像上面這樣的主張國民主義，實不多見。但是，列寧依這樣的宣傳，可以在農民之間獲得有力的援助。他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例會裏演說，

「回到沒收地主之自己底土地裏農民們，應該擁護者是甚麼呢？……假使有來襲擊俄羅斯者，我們必一致協力抵禦該敵人。」

這句話，大概是列寧所期待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敵人底事情吧。但是到以後，肘腋之下發生反蘇維埃反亂底時候，列寧更與以一層具體的證明了。列寧在於征服高爾恰克之反亂，告勞動者農民書裏面寫着，

『不是地主及資本家底獨裁，就是勞動階級者底獨裁。此外並沒有中間底政治。要使勞動者及農民之政權不被地主資本家之強盜團所奪，那末，強有力的赤衛軍實爲必要……如有強有力的赤衛軍，則我們不會敗北。假使沒有赤衛軍，則我們必被高爾恰克、迭尼金、字迭尼、赤輩之反革命軍所征服。』

這種說話之實際的意義，就是說，凡不援助蘇維埃政府、不願意赤衛軍者，都是同高爾恰克以及迭尼金等反革命分子一樣。

這種交錯的論據之變化，所受之教訓極多。由這種事態，最初對於疲弊已極之國民所不愉快的新軍隊之思想，變化成爲很得人心，這是顯然了。白軍之運動，越表現於表面，越把農民誘引到赤軍的論據上去了。因爲說甚麼爲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啦，或是變成德意志人之奴隸啦，終至於說

到農民所得之土地要被地主所奪回去，對於農民利益更加深刻。於是以前之義勇兵制度，有改成義務徵兵制度之可能性。

### 轉換到義務兵役制度

雖然想依義勇兵制度及編成依推薦之新軍隊，不過實際上這種事情乃是到底不可能的，立刻就明白了。到一九一八年四月末止，所集合之義勇兵數，不過十萬六千人。這種義勇兵之實際的意義，不過是維持布爾塞維克還沒有統一全國而對於管轄各地方確立黨權以前之過渡東西。及至政權統一於中央，和國民監督組織之完成，另打算以徵兵制度代替義勇兵制度這思想立刻就擡頭。

### 舊軍隊之無力

不用說，這也是由戰鬪之技術的必要而來。最初時候，赤衛軍對抗各方面壓迫來底白衛軍，而



不能打破之。赤衛軍之成員，當初除了少數例外，多為在德意志戰線上頹廢逃走之兵士。喪失戰意大舉由戰線上逃走底人，像河決一般向高加索戰線集合，他們在該地不能一直回到俄羅斯內地去。又蘇維埃政府底權力也不容易達到該地方。逃兵一面放棄戰線尋求歸路，一面在中途成了掠奪團，任意掠奪住民。他們底一團，以兵卒或下士之暴漢執牛耳，有互相獨立以爭勢力底樣子。拿這些人編成赤衛軍，既不懂戰術，又沒有軍規，其數量雖十倍於白衛軍，而一同白衛軍衝突就敗走。舊將校們以及參謀部之士官們，都以為布爾塞維克不久就破滅，差不多沒有投入赤衛軍者。蘇維埃政府為自衛計，不能希望於這種烏合之衆了。而打算以異民族·外國人來征服資產階級。於是，乃依靠拉脫維亞人、中國人，以及規律嚴正武裝優良的德奧俘虜了。就中尤以拉脫維亞人及中國人，就好像蘇維埃政府所雇傭之「死刑執行人」（劊子手——譯者）一般，特別採取慘酷的行動。異民族·外國人部隊，毫不寬恕的撲滅了農民底暴動。他們在赤衛軍背後架上機關槍擺成陣勢，以威嚇赤衛軍而防止由戰線上逃走。

拿這樣的赤衛軍，來援助世界革命而同近代的帝國主義之軍隊相對抗，其不可能是顯然的

了。這種事情，強忍於在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擔任同德意志將軍直接交涉之責任底托洛次基胸中了。托洛次基對於德意志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赤化對俄戰線上之德意志軍相威脅，而德意志將軍則以進擊彼得格勒答之。蘇維埃政府因此，乃不能不狼狽遷都於莫斯科。

### 托洛次基之軍隊改革

這時候，托洛次基乃是痛感赤衛軍之難以信賴者。托洛次基因為在布勒斯特之政策失敗，被列寧斥退了外長底椅子。一九一八年九月，他被任命為軍事革命會議議長。於是托洛次基乃抓住了預定底思想之機會，要求不組織像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及一八年一月所規定的那樣軍隊，而要求組織適合於近代軍事科學之技術的真正軍隊。他漸次着手編成以上所述底正規軍，以代替終歸失敗底義勇兵制度。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以法令廢止兵士間之選舉指揮官制度。又四月八日以法令規定軍事執政委員在軍隊中之權能。軍事執政委員一方監視軍隊不要成爲反革命派之武器，同時確認軍隊指揮官以及軍事會議之命令。但是，關於用兵及戰鬥之命令權，則屬於軍

事專門家。軍事執政委員只監視該命令之履行。上級長官之命令有軍事執政委員之副署者，與法律有同一之效力。依此以掃除兵士非議上級長官命令之弊害。四月九日底命令，經執行委員會修正，到四月二十一日，規定了在村、鄉、縣、管區等之陸海軍人民委員部之地方組織網。據這種規定，已經不是選擇義務兵，而規定計算對於軍務有能力之人民。已經爲預備動員而實施總軍事訓練了。於是，蘇維埃政府自從同年六月就實施一般義務兵制度了。以六月十二日之法令，發布了由十二縣五十一鄉之內，徵發二十一歲以上到二十五歲底壯丁。這次結果，到十月止，可以得到三十五萬人之兵員。不過這種兵員之中底相當多數，在徵募地進行底中途因爲迴避兵役而逃走了。但是，到十一月一日，蘇維埃政府軍隊，達五十萬，同年末至達七十萬人。

### 帝制將校之採用

誰指揮這種軍隊呢？布爾塞維克同另一方面一樣，要求舊帝制時代之將校充任該指揮。自從革命當初，同情於布爾塞維克底將校數並不多。但是，因爲把民主主義化底軍隊恢復了普通軍隊，

好像實踐舊軍紀一般，於是多數舊將校們都復歸軍隊勤務了。就是相信布爾塞維克不久就沒落底人，也認爲爲俄羅斯保有這種國民的軍隊，乃是自己們愛國的義務。並且認爲這不但是防禦外敵，就是將來打倒布爾塞維克也是必要。但抱着這種思想底許多將校，以後爲布爾塞維克看破而被槍斃。多數復歸於蘇維埃軍隊之士官及將校們，都是中立的。既不同情於布爾塞維克，也沒有以反革命的志望而擔任赤衛軍指揮之理。他們乃是中間人，所以也沒有爲布爾塞維克建立非常功績底事情。只不過就着慣熟的工作，而受蘇維埃政府之現物給養以救自己及家族之饑餓而勤務就是了。當時一切得不到工作底人，都以不能受給養而迫於饑寒了。總之，無論以甚麼理由，多數軍事專門家一旦就了赤衛軍之勤務，則由軍律上觀，就是忠實的爲布爾塞維克服務了。不過有少數利用上級官之地位使部下兵士準備向反革命前進底人就是了。

## 黨內之異論

所謂改造軍隊而起用舊帝制時代之將官及士官以充指揮官案，當初在布爾塞維克之間會

有猛烈的異論。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之「伊支威斯查」新聞上登載着這種論爭底托洛次基有趣的文章。托洛次基說，就招致異分子之舊將校們於蘇維埃政府底軍務中之事，黨之中堅分子以及平黨員之間不平者甚多。而托洛次基則反問這種不平者，

「然則諸君要把十名師團長、五十名聯隊長、二名軍團長、一名戰線軍司令官，全部都只由共產黨員裏面產出來，這種事情可能麼？要連中隊長及小隊長都只要共產黨，豈不是不夠麼？能夠做上級長官者，共產黨員中，適任者就少了。由擔任軍隊改造之實務者觀之，則由共產黨員中選出這種人物實不可能。」

他又說，

「對於我有批難舊將校要背叛我軍或私通敵人者，但是批難者忘記了，因為軍幹部之智識及用兵術不足，因為聯隊長不知道同友軍底連絡方法，或因不知安全戰法，我們多數士兵怎樣底白送死了。」

又說，

『有人說，軍指揮官任命共產黨員之兵士，而任命舊將校爲其顧問。但是假使這種事情實現，則指揮之責任屬於一切兵士，而顧問之將校反免除了責任。因而有使反叛的行爲容易之可慮。假使爲指揮官之共產黨員底兵士能夠看破顧問之陰謀，則有經驗之革命家底軍事執政委員必能更早的就看破了吧。』

又有中央委員會會員加門斯基，作了一篇好像否認一般的軍事科學和技術底論文以批難之。托洛次基對之以下面這樣諷刺回答之。

『拿破崙及興登堡將軍，多少總知道用兵之術。他們對於軍事科學增加了莫大底意義。社會主義未必不利用專門家。不然，相反的，社會主義得到勝利之後常要考慮強制他們或給與高薪而使之勤務。赤色恐怖，並不是一般的撲滅一切專門家爲目的。只是爲打破智識階級之政治的理念，使守自己底本分。對於醫師、教授、技師等，都採取這種手段。必須也以同此一樣的態度對待軍事專門家。但是，他們如遭遇着英吉利人或法蘭西人，立刻就叛逆麼？我們同世界帝國主義者鬭爭，如果力量微弱，不用說他們必然叛逆。但是，我們如果健強，則他們必不叛

逆我們，卻叛逆自己底階級。加之我們底健強，只有利用他們纔可以達到。最後底場合，則無論甚麼時候都殘留下所謂赤色恐怖之手段。」

### 舊將官之招聘

托洛次基在這篇論文裏面，還敍着舊將校們底思想已經在變化。即說，他們將校，因為十三個月間在原野同兵士共起居之結果，同蘇維埃制度調和，多數人已經低下自己底頭了。

舊將校思想變化起來底說話，乃是事實。這件事就是據有名的諾威次基將軍在一九一八年所發表之談話，也可以證明。

「赤衛軍，亂蓬蓬的頭髮長着，帽子向後歪戴着，衣服上底鈕釦也不扣，把槍像扁擔一樣橫在右肩上，隊伍夾雜然鬧吵吵的繞行彼得格勒……騎兵也是同這個不檢束的樣子，不技巧的騎馬法，馬雖疲倦仍然不管不顧的像機械人一樣嘎嘎的在彼得格勒飛跑……哨探底衛兵，或坐在臺階上或坐在踏靴石上，把槍平放在膝上，同路行人很閒暇的談話……這就是

勞農政府底相貌。我們每每被街示這樣的光景，但是，習慣了團體的行動，曾被舊軍隊之嚴格的紀律所統率過底我們，要同這樣不檢束而放逸之革命軍隊相親呢，實不可能。特別是對於像我們這樣在完全不同之環境中生育成長而來者，這種光景實在討厭得不忍言。雖然這樣，我還是以非常的興味來瞻望這種新現象。而這種新現象之中，有很多珍奇的異彩，以種種銘感，有使我親近牠，使我以非常真摯的態度者。在革命當初，我也見過完全頹廢，喪失規律，團體化爲烏合之舊軍隊底光景。但是，那時舊軍隊底無秩序，同現在赤衛軍之無秩序，性質完全不同。外觀上好像一樣。服裝之不檢束，消滅階級之敬意，對於軍務之不注意履行等，都好像一樣。但是，舊軍隊之無秩序，乃是由軍規之腐敗而起者。赤衛軍之無秩序，乃是軍規還沒建設以前底無秩序。前者腐敗之臭氣衝鼻，好像死一般精神消沈了。後者乃是新的混亂，隊伍之編制也不知道，形像也沒定，亂絲般底光景……新軍隊之編成，要不這樣混亂則不可能。這種事態，只有立在革命見地纔可以理解。也可以預料其進展之前途及其形像之變化。然而赤衛軍乃是革命軍。而只有在革命時代纔有以上這樣軍隊。在這種時代，想不到可以有其他不同底軍隊。



因此，我看見這種不檢束雜然無序之赤衛軍之狀態，可厭固是事實，但是另外並沒有失望。我並不以為這種赤衛軍是走向滅亡底軍隊。」

不用說，布爾塞維克乃是迫於必要而起用舊將校底。因此，決沒有只用一個舊將官就滿足底道理。托洛次基說，

「我們實際上這時候由我們掌中所有底歷史的材料以編成了赤衛軍……原則上則置基礎於「巴爾齊贊隊」的觀念上。」

(註)「巴爾齊贊隊」即蘇俄為擊破反革命及外國侵略所編成之決死隊，其分子以勞動者之前衛為主。——譯者。

但是，布爾塞維克，無論教義及指揮官，都保持着自己底。一九一八年末，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開設了赤色陸軍大學。這個大學，乃是於最短期間授以最大之有用的智識為目的，其修業期間定為八個月。但是實際上，連八個月底速成期間也並沒修了，第一次修業生二十名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以參謀部員被派遣到同高爾恰克反革命軍底戰爭。到五月派遣三十名到南方戰爭。從六月到八月，約一百名被派遣到西南戰線去。這些赤色陸軍大學修業生，被任命為旅團參謀或師團之獨

立部隊參謀等比較的下級部員。但是他們底用處，就在同高級參謀官對等談話，說明上級參謀之命令底意義。最初之修業生大部分（七五%乃至九〇%）都由戰線上回來急速畢業仍回到元來底部隊去。其中也有智識階級。學生差不多都是共產黨或是同情者，不過老黨員及勞動者則很少。到一九一九年二〇年之學年度，漸漸變成普通三年修了之陸軍大學了。

### 赤軍之數量及成功之原因

總之，到一九一八年秋，在戰線上，已經感着由莫斯科所派遣來底部隊性質已經變了樣子了。領率白衛軍而同赤軍交戰之克拉斯諾夫將軍說，從前十人不能當一人那樣弱底土匪式的赤衛團，今代替以軍事科學所編成之國民的赤色勞農軍隊了。當時蘇維埃軍隊，已達二百九十九個聯隊，其配置如下。對波蘭，拉脫維亞戰線六十五個聯隊。北部德芬戰線三十八個聯隊。對高爾恰克戰線九十七個聯隊。對克拉斯諾夫戰線四十四個聯隊。對迭尼金戰線二十二個聯隊。對阿斯達拉干戰線五個聯隊。對克爾斯基戰線二十八個聯隊。一九一九年春，赤衛軍之戰線擴展到八千俄里，兵數達

百五十萬人。一九一八年所實施之徵兵年齡二十一歲以上到二十五歲之制度，翌年及後年乃擴張爲十五歲以上。其結果，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當時之現役兵數爲三百六十六萬，士官七萬四千名，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增加了所謂五百三十萬人之沒有道理的兵數。這乃是赤衛軍史上之最高記錄。到市民戰爭終了底一九二一年，徵兵年齡立刻由二十歲縮小到二十三歲，兵數變成百五十九萬五千人了。更從一九二四年二五年度，徵兵年齡單是二十歲底，就縮少兵數五十六萬二千人。又，一九二五年縮短基本部隊之現役期間爲二年，屯田兵改正爲五年間服務八個月。

赤衛軍幸而沒有爲世界革命而戰爭就完了。所謂幸而云者，因爲赤軍技術的準備，到底不及西歐諸國。一九一九年春，打算使德意志革命勃發，使新軍隊向同地侵入，成了可憐的終局。加之，繼續不斷爲內亂所脅迫之結果，赤軍連想參加世界革命之餘裕都沒有了。赤衛軍與其盡力別人底事情，還是盡力自家底事情了。赤衛軍同白軍戰爭，關於獲得勝利之真相，另外敘述。到那時，必當檢討赤衛軍勝利之原因。但是，在這地方，我想要簡單敘述赤軍所有，白軍所無底三張真牌。第一張真牌，就是同白軍相遇時候，特別構成之赤衛軍底社會的痛感。農民佔大多數之赤衛軍同白軍戰鬥，

就是同其支配階級戰鬪底意思。而舉行戰鬪之地方底住民，立刻感着赤白兩軍之差異而對之下適當的結論。第二張贏牌（勝算）就是兩方之地理的關係。赤衛軍由物資缺乏底地方向富裕的南方前進。他們乃是爲當初由德軍，以後由白軍所遮斷之麥、砂糖、火油、煤等寶庫，奪回自己手裏來而進軍。大衆容易知道之國民的利益，在這地方正同利己心相一致。反之，由南方向北進軍，由頓河谷向莫斯科進軍，不但遠離食糧及其他物資豐富的地方，抑且爲自己計或爲新征服之地方住民計，都不能不攜帶糧食物資。因此，如沒有這種準備而進軍時候，縱令在佔領地行掠奪，軍隊底給養仍然不寬裕。這就是把住民資送給敵人了。第三張贏牌，就是因爲以前所述之地理的關係，赤衛軍戰略上由內部戰線進軍之點。這就是與以利用連絡各戰線之鐵道以有利軍隊配備之可能性。

### 軍隊退伍

敘述這樣赤白戰爭之狀況底事情，暫且擱起，我打算敘述赤衛軍之歷史底第四期，即同白軍戰爭終了而赤軍復員時代。

托洛次基最初底意見是這樣。他底見解，因為還有為世界革命之必要，故不使赤軍退伍，而改編為勞動軍隊，即作為國家內部所必要之勞動力而強制使之服務者。事實上到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編成四個勞動軍隊。但是這種軍事的社會主義之創造，完全失敗了。因此，乃放棄這種計畫而不能不為計畫的軍隊退伍，以平和手段措置。這種軍隊退伍，很費時間，到一九二三年纔告終了。從這個時代，打算編成同歐洲軍隊一樣程度底完全軍隊，乃開始真摯的研究了。雖然這麼說，並沒打算放棄共產黨員之軍隊指導權。要這兩個目的都達到，當然伴着莫大困難。

### 一九二四年之改革

一九二四年二五年，乃是軍隊之根本的改革時代。這種大改革，客觀的條件為一大原因。總之，因為有節減佔歲出中三億六千九百萬盧布，預算之一九%底軍事費之必要。

### 軍隊內黨之勢力

如此，老共產黨員既退出軍隊，而以新的青年共產黨員及列寧紀念入黨之勞動候補黨員代之。他們大多數都是無經驗者。乃是在軍隊內之黨底活動方針甚麼也不知道底人。因此，解散許多以前在軍隊內有扶植黨底勢力地盤之中隊細胞，而黨底細胞乃設置於大隊以上可云改惡（改良或改善之反面——譯者。）同時，需要莫大教化之農民兵士，佔軍隊內大部分。其比例達全體之八二%。但是這種農民並不是以前那樣農民層，而是生長於經濟正在向上底農村中，帶着新氣勢之新農民層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個月間，表現這種氣勢底記錄，以之同去年同期間之同記錄相比較，赤衛軍政治部長布諾夫警告如下：

『軍紀之寬弛以及頹廢種種實例，在前年僅寫半頁，今年可以寫滿四頁。』

看見這樣可怖底徵候之布爾塞維克，乃完全停止授與農村出身之兵士以文化的向上，和經濟地誌及一般智識。單把黨底訓令、列寧主義等注入這些農民底頭腦。這並不是政治智識，乃是對於列寧的布爾塞維主義底讚頌。赤衛軍兵士文化的向上，必要的智識既已抽去，蘇維埃政府好像感到其危險了。

關於一九二四年二五年之赤衛軍之軍事技術上底改善之大計畫，乃是對於赤軍將來之運命有關係者。因為軍事費非常節約，不能不很減縮每年之壯丁現役徵募。例如一九二五年之徵兵適齡者，即一九〇三年誕生之壯丁數為百二十萬人，而其中現役於普通軍隊所徵集者二十五萬人，加入於屯田兵者三十五萬人，約半數不能受正式軍事教育。普通現役服務兵對於全人民之比例，一九二四年為〇·二九%，一九二五年為〇·一八%。

### 特別軍隊

一九一九年所開之第八次共產黨大會決議，黨綱領上雖有由一般國民中採用民警之規定，但民警應該帶着階級的性質。其翌年由三月到四月所開之第九次共產黨大會，因為白衛軍之征討也要終結了，乃打算利用軍隊為勞動的事了。於是，乃使軍隊極力接近於生產過程，務使軍隊不離開生產過程，又決定對於未達適齡者授以軍事教育之方針，同時於屯田兵民警制度採用逐漸改編之原則。而這種決議，到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漸有實際的效力了。現在底軍隊編成，乃依一

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關於「兵役之義務」的法律而施行。從來所謂藉戰線之艱苦的經驗以蓄積全體國民之力量和才能云云（按即指起用舊將校以養成國民之力量和才能之意，參看前「黨內之異論」節托洛次基說——譯者）現在則代之以在軍隊裏面，不僅以黨員充任指揮官，並且不能不充當兵士云云為「黨的編成」之原則了。在指揮官之關係上，把舊政府時代之將校們有責任底職務都斥去了，而以黨員出身之將校代之，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化」之原則。在兵士關係上，則實行所謂「對於各部隊兵士配置某比例之共產黨員」之編定方針。其比例，依部隊而不同，由二%到三五%以上原則，就是在艦隊裏面或屯田兵裏面，以及國家保安部（葛·比·烏）裏面，都一律實行。因有這種實施，而向來共產黨員組織之部隊乃廢止了。

不用說，實際上，共產黨員之比例，並沒照着規定實行。大體上都比所定之比例為少數。這種政治的理想之實現，無論如何不能不妨害一九二五年軍事規定之「兵役底一般化」之原則。因為政治的考慮不能不由軍隊中斥退非勤勞分子。

常備軍支出越減少，越不能不由外部支持之。總之，軍隊同國家之關係，須以國家底力量補足



軍隊底力量。因此，軍費問題，乃與採用近代軍隊之思想相衝突。這種思想——所謂「軍隊之成功，國防之組織」云云，只有在國家之經濟生活順調時纔可能。何以呢？只有在這時候，纔可以有近代之戰爭技術所要求之舉國一致備戰之思想。工業、交通、運輸、學校等，必須一切都供獻於國防而為準備。就是在軍事技術之準備中，近年來，就以航空隊之編成和軍事化學工業問題特別要緊。因此，布爾塞維克乃組織了「義勇航空協會」，「義勇化學協會」兩個義勇團體，而這兩團體最近合併改稱「航空化學協會」了。常備軍隊恢復到平時狀態時候，改善其維持方法，糧食及物資之供給、學術授業各條件之必要以起。同時，不能不整理勤務過程，禁止依上級官為更迭及政令之非常，廢止所謂政治的、技術的指導之二元主義而實行一元主義。當施行屯田兵制度時候，有確定軍隊秩序之必要。這些問題，最初赤軍編成時所課之目的，距離軍事科學思想甚遠。於是乃努力要使赤軍成為近代的最高級軍隊而接近於普通之正規軍，利用世界大戰各種經驗以期可匹敵完成之歐洲軍隊。軍務當局秉這個方針熱心努力。這種狀態，軍隊自然常由共產黨方面以猜疑底眼光來看。共產黨決不能放棄大部分由農民組成之軍隊底支配權。何以呢？因為喪失軍隊就是喪失政

權本身。但是，共產黨支配軍隊之不容易，我以前已經說過了。據赤軍統監勒威齊夫報告，則徵募兵中之勞動者比例，由一九二二年二三年度之一〇%，到一九二四年二五年度增加爲一三·四%。共產青年同盟員之比例，由三·三%增加爲九·八%，共產黨員及候補黨員之比例，由一·五%增加爲二·九%。但是這些僅少的共產黨員，要想任意動搖佔全兵員八四%之時代落後底農民，這是不容易底事情，不必說了。但是，農民出身兵士之七五%都信仰宗教，文化的發達乃超越於列寧式所授政治的智識而前進者。

屬望於農民軍隊，是不可能的。新兵比老兵多少好點也未可知，不過希望多了是不行的。蘇維埃政府對於軍隊自覺底結果，當黨內內訌之際，乃作軍隊幹部之行爲以及思想底調查。莫說命令不行，一部分軍隊組織徒黨以反抗底事情都發生了。好容易以武力鎮定之。新聞上，也常發現軍官恐怕兵士反抗而禁止出營底記載。一切事態，都使蘇維埃政府，直到最近以前，爲鎮壓內亂而保持可以調遣之特別信賴底國家保安隊以及共產黨員部隊。這兩種部隊，受國家優待，給以特殊權利，而竭盡忠誠於蘇維埃政府，供獻其生命。一九二三年當時之國家保安部底軍隊，有十五萬人。共產

黨員軍隊計十七萬五千人。由當時軍隊總數七十五萬人看起來決不算少數了。這種軍隊，乃是和蘇維埃政府的危險程度並行者，這種人員之多少，就是說明蘇維埃政府不安底程度。至於這種軍隊怎樣編成，則非我所知了。

### 異民族軍隊之編成

還有一個赤衛軍編成上應該注意之特異點。第十二次共產黨大會裏面民族問題喧譁討論底時候，乃決議應該實行編成民族軍隊。現在已經在俄羅斯，烏克蘭，克里米，布哈拉，霍勒支，雅庫次克，以及高加索之佐治亞，亞美尼亞，亞塞爾拜然，達格斯坦，加勒里亞等，都有各自民族之軍隊。但是，這種主義如真正實施，則碰着難以避免底困難，他方還有政治的危險。蘇維埃政府的確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民族軍隊之建設，進行極緩慢。這是因為某民族乃是從前並未入過軍隊底民族，軍隊用語一點也不知道，指揮官以及政治教育部員之養成，一點也不可能等狀態。不用說，蘇維埃政府懷着政治的危險，並不向別人發表，而政府打算依間接底方法以防止這種危險。於是乃講求以下

底方法：

一、不使少數民族之兵士入伍於故鄉地方之軍隊，雖在同一少數民族自治共和國內，也採用使甲地壯丁向乙地入部隊，乙地壯丁向甲地入部隊之方法，以及於各民族軍隊之間配置俄羅斯軍隊而爲監視隊。

二、使民族部隊繼續不斷的輾轉移動於俄羅斯其他各地。

例如一九二四年，使中央俄羅斯出身之兵士，入隊到烏克蘭狙擊師團，使窩瓦河沿岸出身底兵士入隊到白俄羅斯第五步兵軍團。在亞塞爾拜然方面，除該民族師團之外，又使第二高加索師團駐屯。在佐治亞方面，則配置第一、第三師團，土耳其斯坦方面，則配置俄羅斯師團這些方法，爲甚麼莫斯科誕生底壯丁要到耶庫特里諾達爾入營，烏克蘭人要到列寧格勒入營之疑問，亦衛軍統監勒威齊夫說明如下：

「莫斯科以及列寧格勒方面招待頓以及庫班出身底兵士，而必須馴習其土地情形。這種說法，因爲地方不同而風習有變化，務以在甚麼地方都一樣勤務爲必要。其所以使莫斯科，

列寧格勒以及哈里科甫所誕生之壯丁到頓以及庫班底駐屯部隊去入營底原因，因為赤衛軍乃是階級軍隊。例如莫斯科適齡者中之勞動者佔四〇%，列寧格勒佔五〇%，而齊爾尼果夫縣僅不過佔一一·二%，是這種不均衡的狀態……但是，這種移動，漸次在減少。一九二四年，使全軍隊底四六%向他地方移動，而一九二五年減少為三六%，到一九二六年則減少為二三%。」

如此，招承這種方針之政治的理由並不是那回事。

### 蘇維埃政權之三支柱(3)

#### 赤色恐怖 (Red Terror)

以下我要敘述對於蘇維埃政府具有萬能藥一般的效果之監獄了。這種監獄，同以前所述之

黨及赤衛軍相似，而在蘇維埃俄羅斯特有之氛圍氣中，萬能藥的手段就是威嚇，其特殊之武器就是赤色恐怖。

把這種最有效果的，但是體裁很不好的統治形式，暴露於外國人之前，這是很嫌疑的。布爾塞維克並不能否認這種赤色恐怖之存在，只辯護說，這乃是自衛手段或為對於布爾塞維克幹部之陰謀底復仇，而不過為一時的現象。（赤色恐怖乃是在一九一八年秋烏里次基暗殺和列寧暗殺未遂之後公然實施底。）又，布爾塞維克往往打算證明赤色恐怖已經成為過去底東西了。而事實上自從一九一九年二月起，布爾塞維克會有數次公然聲明恐怖之截止。只聽見這種聲音，把喚起恐怖與憎惡之非常委員會改稱國家保安部，（但是國家保安部不久就喚起同非常委員會相同之感了。）想要廢止死刑。

### 赤色恐怖之公認

但是，布爾塞維克之恐怖政策，實質上並沒有變。用於內政上之自己們底手段，或是認為有遺

種必要，或是爲使國民之恐怖有效而用可驚的方法。剷滅毫不容赦之榨取者，滅絕寄生蟲階級，使資產階級完全沒落，這乃是蘇維埃憲法上嚴正規定着底。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普拉烏達」新聞上揭載着奧辛斯基底論文。那上面公然展開赤色恐怖底理論。

「我們由無產階級者對於資產階級者之獨裁政治轉到赤色恐怖——消滅階級底資產階級者之制度。而這種推移，乃從審議獨裁問題起僅經過一星期，而爲協議會中審議這種赤色恐怖問題之結果。」

爲甚麼這樣迅速的轉到赤色恐怖上去呢？奧辛斯基說明其理由說，

「有兩個相似的原因。即對於蘇維埃俄羅斯由外部之襲擊，及在俄羅斯內部資產階級者打算恢復政權，這乃是其原因。」

換句話說，共產黨恐怖之原則的理由，就是因爲實際必要上除去布爾塞維克政權之危險。奧辛斯基底定義，乃出於以下兩個基礎。實質的殲滅資產階級者之戰鬥分子，使資產階級大衆分解爲各種階級層，而爲經濟的去勢（即閹割。）這種第二任務，就是於一定期間依公然的監視資產

階級各自之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的活動之方法而履行。因此乃與以特別手段，實施勤勞的義務。被認爲危險人物者，或被殺，或被綁票，或被禁於一定之收容所。

不待說，這種制度，並不是按正確手續而立者。關於這種制度底履行，當時外交總長霍越林及彼得格勒駐在的中立國代表者所交換之往復文書，乃說明其特徵。有署名與季埃者，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對於蘇維埃政府之抗議文如下：

「僅以復仇之目的對各種人民層，並沒有拿着官憲甚麼證明書一團武裝底人，不問晝夜侵入他人家宅，逮捕並沒甚麼政治關係的無辜人民陸續送到監獄裏去，並掠奪竊取財物。而理由則單以該人民屬於資產階級，共產黨員則於筆墨上口舌上指導這種暴行。悲歎愁苦之家族，沒有法子找尋其雙親兄弟到甚麼地方去了。對於這種暴舉，文明國非常憤慨。外交團對於這種暴行極力抗議。」

九月十二日霍越林對於這種抗議底回答是很有興味底。蘇維埃外交家，並不否認暴行之事實，單是喫驚。



「中立國之代表者，並不是抗議各個之官權濫用底事實者，乃是抗議勞農政府同榨取階級鬭爭中所實施之統治制度者。外國代表以文明世界之憤懣相脅迫以前，自己應該畏懼全世界人民大衆之憤激。何以呢？因為俄羅斯之暴行，乃是爲解放人民大衆之神聖目的而爲者。」

如上，蘇維埃政府乃是爲實現所謂世界的市民戰爭之原則而暴壓底。非常委員會之幹部拉脫維亞人拉齊斯也同這個一樣說明赤色恐怖之戰法。

「市民戰爭，法律上並沒有規定。資本主義戰爭在各種條約之中具有法律……所以諸君就是仔細看看我們俄羅斯底市民戰爭，也必找不出這種法律來。諸君自己早晚把這種法則認爲神聖而適用底時候，或以適用爲必要底時候，連自己都好笑吧……打死對你戰爭中傷害你底人，這就是市民戰爭之法則。在市民戰爭中並沒有爲敵人而設底裁判官。自己要不被打而打死敵人啊！」

如此，拉齊斯自己實踐的完全實行了奧辛斯基所指示。在非常委員會週報上以及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十二月間之新聞上，關於這種赤色恐怖之廣泛的適用與以模範的定義。

「我們乃是撲滅階級上底資產階級者底。沒有搜集被告反抗蘇維埃政府確實證據之必要。對於被告首先第一調查他屬於那一階級，具有甚麼經歷就夠了。這種問題，不能不是被告底運命。這種地方乃是赤色恐怖之本質。」

這種制度在歷史上並沒有類例吧。在這地方，並沒有前例之唯一底理論，就是確信為絕對的真理。這是因參加世界戰爭釀成人類心理底非常變態。乃是剝奪國家全體者之完全法律的感情。乃是要延長自己底生存而有把自己掌中政權保持之必要者之自警心和恐怖之觀念相錯綜。要照實的說出適用赤色恐怖之偉大的勢力，實在不容易。

#### 前任蘇維埃司法總長之恐怖觀

我以為應該同布爾塞維克分擔赤色恐怖責任者，是蘇俄初代司法總長社會革命黨員西廷貝爾，他的懺悔錄上面最足表現這種事情。以下由他底著書中引用相當之章句。

「恐怖」雖爲狂亂政府所反覆底現象，斷乎不是單純的事實，也斷乎不是各個偶然的事實。「恐怖」乃是由政府發現或將發現之暴力制度。「恐怖」乃是由政權方面使大眾恐怖，強制大眾，滅亡大眾之法律化底計畫。「恐怖」乃是正確的被熟思審慮，照着逐條澈底的所實施之懲罰、復仇、脅迫。依此，政府乃使人畏怖，乃使人，誰也不能抗議，這樣的使人服從自己底意思。「恐怖」乃是由政府向國民頭上所蒙之很重的覆布。乃以猜疑、警戒、復仇等等之感情所織底覆布。「恐怖」乃是黨羽雖屬少數而取得政權之政府，包藏起自己底孤獨，對其孤獨感着不安所用底手段。因此，「恐怖」乃少數持有政權之政府所採用，增多自己底敵人。革命底敵人越加多數，就能漸次把握住全國民，以後甚至於把握住除了政府勤務員以外底一切人。

「政府怎麼樣牽制革命之敵呢？全部列舉這種政府底方策必不可能吧。這種方策非常的多，還正在陸續想出新方法。假使「恐怖」之數量的發展，以所謂嫌疑者而被決定，則其實質的內容，必由所謂「做甚麼事情都好」之原則出發，而無限的被展開。這就是事實上允

許一切暴行脅迫底意思。於此不可忘底事，就是這種「恐怖」無論甚麼時候，都是爲的「於革命底名義中」浮現於人類頭腦之最高理想而被實行之點。「恐怖」近代人可以最清楚的看見，而並不止使人心戰慄之死刑。「恐怖」之形態，乃是無數，乃是多種多樣，就好像其所表現之憤激底形式乃是無數乃是多種多樣一般。

「恐怖」在一切革命國家，於其革命進行中，以自由的話句見稱。無論在新聞書籍上，也無論在集會、結社中，反政府的言動是不允許底。在實行「恐怖」之國家中底大眾，不僅不能主張自己底意見，而且要時常屈從政府底說話。——他們不能夠知道國家之真情。大眾底思想，或是陷於萎縮的沈默，或是陷於屈從的沈默就算了。……「恐怖」同政府對於國民之政治的監視網密切結合。「恐怖」乃是官憲發明對於用心深沈、刺骨的、痛苦的被告之訊問。或是以精神的其他形態之拷問。牠有時與以饑餓下獄。「恐怖」就是依裁判官該日之意氣，依其人物之性質，以至依逮捕者之態度，也都可以表現。「恐怖」並無標準，在實質上，就在砍掉餓着肚子疲困已極者底腦袋、或驅逐出境、以及徵發、沒收處分之中。但是，「恐怖」之最可

怕最奇怪的方法，就在精神的斷頭臺之死刑之中。殺頭的刀，無論甚麼時候，對於甚麼人，都可以很簡單的砍下。

「恐怖」無意義，甚麼斟酌也沒有的血流成河。「恐怖」乃是當不納所得稅，遲納現物稅，遲納臨時稅，逃營，忌避兵役，拒絕馬匹及糧食之徵發，街頭掠奪，賣國行爲，詐欺，瀆職，小投機，反革命陰謀，不要緊的侮辱官吏等等底時候，脅威的斷頭臺。「恐怖」乃是使意思癱瘓，使失色，像奴隸般屈膝於武裝者之前。「恐怖」乃是因爲別人犯罪別人反抗政權之故，偶然被捕於政府之手而下獄的無辜大衆之屠殺。大衆的「恐怖」乃是因某一犯罪事件並不區別誰是誰，隨手所觸，隨便拿無辜之人做押當。

「恐怖」乃政府爲自衛計之暴行。「恐怖」並不僅只加暴力底時候，乃是時常脅威於國民之眼前。以「恐怖」所爲之脅威，乃是一個霧圍氣，乃是「恐怖」之自然發生的現象。卽在這種霧圍氣之中，國民眼前既受過一度「恐怖」底施行則生活上就好像中毒一般。縱然現在眼前不實行「恐怖」而「恐怖」甚麼時候都有被反覆之可能性。卽無論用「恐

棉」者無論被用者，都帶着對於「恐怖」之精神的習性。

「使用這種恐怖者和被使用者兩者之存在，乃造成新制度。這種制度，比之舊來之暴壓的形式還更加一層尖銳化。現實的帶着不平等和壓迫之要素。一面就是政權之無知、野蠻、無法，對於人類之侮辱、性情惡、偏狹、復仇、異教徒的猜疑心，對於下級者之猜疑等等。他一面就是萎縮、頹首、奴隸，對於懲罰之恐怖、無力之敵意、沒有本事的憎惡、阿諛，對於長上之無限的欺瞞等。如此，乃分裂為所謂蘇維埃政府官吏和國民兩個新階級。而這種新支配階級越加強壓迫，則越燃燒起新被壓迫階級對於政府之憤怒和憎惡之火勢。

「加之，蘇維埃政府底這種專橫，並不單對於國民，就是在政府部內之當事者間也在施行。……就是在他們相互之間，警戒、猜疑、中傷、誹謗等也是在反覆着。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如在奴隸的地位，則當局相互間就是狼同志。加之，於過渡期內，政府底壓迫，比較普通別底國家，還更擴張，乃是自然不能不加以考慮之一點。在帝制或資產階級制度下，政府之壓迫，僅集中於政治、宗教、民族、或一部分經濟等之一定領域內。凡滿足人類要求之一切範圍，私生活領域，都

被置於國家之武裝的干涉之範圍外。但是現在底蘇維埃俄羅斯，舉凡個人的、經濟的、社會的一切生活，都移置於國家機關之監督下。加之，這種國家政權，僅依「恐怖」以維持。即政府之壓迫和下層人民之恐怖，實抓住全體蘇俄國民之生活……這就是蘇維埃政府之「恐怖」。一切人民層都服從於「恐怖」。「恐怖」實把握住生活底一切領域。並不是使一切人領會而得其協贊，乃是使一切人警戒而強制之。「恐怖」乃是同專制主義政體酷似之社會主義·無政府制度……死刑，不過是血之祝祭。「恐怖」制度之憂鬱的認識，就是消滅一切人民底靈魂。」

在蘇維埃俄羅斯底生活上佔着莫大地位之「恐怖」，有此西廷貝爾之說，乃充分明瞭。否認親自參加過這種蘇維埃政府之「恐怖」底證人西廷貝爾底說明，乃是不可能的。「恐怖」並不是偶然產物，乃是形成蘇維埃制度之要素，這件事也不能否認。西廷貝爾承認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前「恐怖」不過是事實的存在，而自從烏里次基之暗殺和列寧之暗殺計畫以來，乃變成公然制度了。而事實上自從那時候，赤色恐怖乃對白色恐怖之復仇，好像成了公然的理由了。

## 「恐怖」適用之方法

這種赤色恐怖之理由，可以區別爲三段。（一）對於白色恐怖之復仇。（二）對於武裝反革命派而用爲武器之鬪爭。（三）澈底的無容赦的實行階級鬪爭。這三種，乃是關於赤色恐怖之採用，政府所附加底理由。

但是，這三種理由無論怎樣廣義解釋，也不能說明「恐怖」之一切，這是像西廷貝爾底說話一樣。單是滅亡無產階級者之敵人資產階級者，並不是「恐怖」之目的。主要目的，乃在與以畏怖之念。一切政府底敵人，其中無論甚麼人，都要澈底使他們畏怖。特別危險的敵人就是社會主義者。蘇維埃俄羅斯底監獄，像帝制時代底監獄一樣，滿押着社會黨各派之政治犯人。在帝政時代，政治犯和刑事犯區別待遇，而蘇維埃監獄則沒有這種區別。如強爲區別，可以說政治犯人之待遇反倒不好。與以畏怖之念爲目的之「恐怖」，甚至實行極端慘虐之沙迪支姆（sadism 性慾變態）全然沒有法律標準之檢察官，當調查被疑者底時候，舉行一切拷問，運用除非死刑執行人或狂人



病院中所看不見的那樣殘忍的方法。非常委員各地方支部，各自有其發明之方法。在哈里科甫，則用割頭蓋骨，拶指關節等方法。在渥羅內吉，則裸體幽禁在由外面打進釘子底大木桶裏面並且搖動這木桶，或是在額上炙成星形。對於僧侶則採用有刺鐵絲製成之荆棘冠，從頭上硬戴下去。在查里捺，加穆伊辛兩地方，則用以鋸鋸骨底方法。在波爾達瓦及克勒門糾，則使被告坐在尖的木樁上。在波爾達瓦這樣的拷問過十八個僧侶和參加農民暴動底犯人。在埃加特里諾斯拉夫，則以石頭痛打所不喜歡者。在奧第札則燒死將校。在基埃夫，則把腐朽之死人棺由墳墓裏掘起，連活人一起裝到裏面，埋在地下，經過一點半鐘再掘出來。在監獄裏面，臭蟲到處亂爬，其不潔再沒有過於此了。無論政治犯人無論刑事犯人都一起擠滿在裏面。至於飲食等，則說不上來底粗糲，並且不衛生的。而數個月間也不一訊問，白囚在監獄裏就不管了。且有不知甚麼時候就被槍斃底危險。有時候錯了名姓而被槍斃，有時候僅是待質而被槍斃。在白軍襲來以前，或在大赦以前，單為不使監獄裏剩留犯人底緣故殺了就算底時候也有。

「恐怖」犧牲者之數量

因「恐怖」而死於非命之犧牲者大約有若干人呢？據迭尼金將軍之委員會在一九一八、一九兩年赤色恐怖之犧牲者調查所得之結果，這兩年間犧牲者底總數，超過百七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人，可驚底數量。據一九二二年三月泰晤士報底報告，這種犧牲者內容如左。這裏面一部分固有很確實的材料，但此外乃想像數。

僧正

二八人

僧侶

一、二一五人

教授教師

六、七七五人

醫生

八、八〇〇人

將校

五、四、六五〇人

兵士

二、六〇、〇〇〇人

上級警官	一〇、五〇〇人
下級警官	四八、五〇〇人
地主	一二、九五〇人
智識階級	三五五、二五〇人
勞動者	一九三、三五〇人
農民	八五、〇〇〇人

以上數字之根據，如要詳明的調查，那是不可能的。這大概是依想像者，拿這種數字作為說明赤色恐怖性質之根據，這是不行的。但是這種數字也未必一定是誇張。

至於布爾塞維克方面底數字，則為非常小的概數。不過把經過裁判而為一般所同知之「恐怖」犧牲者，當作偶然事件發表。那個不問一切法律上形式之非常委員會底槍斃以及單純殺人，所謂共產黨員被委任一切云云。還有赤衛軍佔領白軍地方時之民衆被屠戮，都在正式發表之計算外。因為這種情形，所以蘇維埃政府所發表之「恐怖」犧牲者的數同事實上之犧牲者的數，顯

示莫大的差異。這種事，下例可以證明。前述拉齊斯言語中所引用之公報，非常委員會槍斃之數目，到一九一八年半年之間爲二十二。然據美里古諾夫所調查，在這期間內槍斃者達八百八十四人。一九一八年後半期，乃是那有名的內務人民委員長彼得羅夫斯基發出所謂「凡參加白衛軍袒護白衛軍者，一點也不要躊躇就槍斃並沒有妨礙」之命令時代，而拉齊斯所引用公報底數字則爲槍斃者四千五百人。但是，只據美里古諾夫之部分的調查，這期內單是載在槍斃名簿者已達五千餘名了。而且這個數目，乃除了暴動鎮壓後民衆被屠戮之數目。以後拉齊斯訂正一九一八年後半期之槍斃數達六千八百八十五人。拉氏又說，一九一九年由非常委員會決定而槍斃之總數爲三千四百五十六人。但是據另外底報告，同年中僅基輔縣下被非常委員會槍斃之犧牲者就有一萬二千八百人。薩拉德弗市一九一八、一九兩年之槍斃數爲一千五百人，敖得薩一九一九年中三個月間之犧牲者數爲二千二百人，又在阿斯達拉干當鎮壓同年三月勞動者之罷工底時候，出了二千人之槍斃者，到四月末，其數目超過四千人。在土耳其斯坦，當一九一九年一月之反亂鎮壓底時候，一夜底工夫出了二千五百犧牲者。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非常委員會委員長季爾勤斯

基聲明，因為白衛軍之反革命運動已歸於鎮靜，非常委員會之獨裁底死刑應該廢止。但是在該聲明之前一日，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由非常委員會之決定槍斃了七百人。『死刑廢止之夜，就是慘痛流血之夜，』這乃是那時候一個受死刑者寫留在監獄牆壁上底話。同年四月十五日發出把死刑囚護送到那死刑廢止令效力不及之戰時地帶去底命令。不用說，蘇維埃政府實際上並沒有採用這樣欺瞞手段底必要。『伊支威斯查』新聞上登載過，從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五月間，槍斃者達五百二十一人，同時因為五月二十四日俄波戰爭之故死刑制度照舊復活。以後槍斃之數乃急激的增加。即，

到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止

六〇〇人

同年七月末止

八九八人

同八月中

一、一八三人

同九月中

一、二〇六人

這種數字，單是軍事革命裁判上之死刑者底數目。此外，關連着字迭尼赤將軍之白衛軍底列

寧格勒攻擊，單是列寧格勒於一九二〇年就槍斃了約五千人。在亞爾干格里斯克，英吉利軍撤退底當時就有二千人被槍斃。其後檢舉之結果，死刑總數達八千人。還有更擴大的屠殺，實行於南部地方迭尼金將軍之反革命軍敗北底時候以及烏蘭格爾軍撤退底時候。單只「埃加特里諾達爾監獄」從一九二〇年八月到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就有三千人被處死刑。在克里米，槍斃者至少約計有五萬人，或者傳說有十萬人到十二萬人。在這個地方，屠殺人類一個月中連續施行。這樣屠殺人類，隨在赤軍後面的非常委員會在西伯利亞以及佐治亞等也被施行。蘇維埃權力所及之範圍越擴大，流血越過於全俄羅斯。

同反革命軍鬪爭如終熄，則赤色恐怖必將成爲過去底東西，這是誰都相信的。就是在外國最眷顧蘇維埃底人，也都這樣斷言。如果對於蘇維埃政府不僅公然的反抗運動鎮靜，就連精神的反抗也都終熄，則赤色恐怖必將中止。但是，精神的反政府運動並不中止。因此，依「恐怖」所釀成之心理，並不是像西廷貝爾所明瞭描寫那樣單純的脅迫手段，而所謂實行「恐怖」之手段常被維持。於是非常委員會改稱「國家政治保安部」了，這不過名稱底變化。槍斃是照從前一樣辦。據內

務人民委員部之報告，一九二二年五月中處槍斃者二千三百七十二人，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發表一九二三年中因違反結社法之嫌疑國家保安部槍斃了八百二十六人。軍事革命裁判發表履行正式裁判手續由一九二三年一月到三月之間處死刑者四十八人，五月內一百人。我不再列舉這種無限的槍斃底例。讀者如一看美里古諾夫底著作就可以知其詳細。

爲甚麼被槍斃呢？

被處槍斃之犯罪底性質，反革命軍沒落後有種種變化。美里古諾夫宣示一九二四年中之死刑犯人之內容如下：

暴動內亂	二九二人
反革命	五二七人
監獄內之反抗	一一〇人
鐵路事故	三二人

軍事偵探

七〇人

經濟偵探

一四人

赤軍內之宣傳

一七人

罷工

一五四人

農村通信員殺害

七〇人

「恐怖」不一定解釋為單行於將校、地主以及其他一般資產階級。「恐怖」就是對於農民、勞動者以及社會主義之知識階級亦行之。一九一八年末左翼社會革命黨（十月革命後同布爾塞維克合作參加蘇維埃政權——譯者）在其會報上報告各縣農民被槍斃者如下。土埃爾斯加亞縣百五十名，良山縣內之三鄉六百人，加爾吉斯加亞縣百七十人等等。以後到一九二〇年，因為鎮壓托木斯克縣底農民暴動，槍斃農民五千人，在烏發縣，據政府發表被殺農民一萬人，據非公式調查則為二萬五千人。又同年在薩麻拉縣底布支爾加，以參加農民暴動之嫌疑而被處死刑之農民四千人，齊斯特波勒六百人，埃拉吉麻槍斃農民三百人。此外對於農民而用鐵棒、小棍等之懲



罰，隨處都行。到一九二三年七月止，其間被收監者四〇%爲農民及勞動者。據最高革命裁判所報告，一九二三年之收監者，其比例爲農民二九%，勞動者一一%，資產階級（包含着知識階級）二六%。

### 政治犯及監獄

依非常委員會，以後改稱國家保安部底活動，監獄及流刑，與其說比較革命前底制度退步，毋寧說是惡化了。特別是政治犯人底待遇，非常之壞。拉齊斯說，一九一八、一九兩年逮捕者總數爲十二萬八千人，平凡者流每遇機會就批評我們底做法亂暴，其理由在甚麼地方呢。但是一九一九年俄羅斯監獄底收容力不過三萬六千名。由這種事情推之，則當時監獄怎麼樣滿，怎麼樣不衛生，不言可知了。而拉齊斯辯護說，雖是逮捕十二萬八千人而其中之半數立即釋放。但是，如果這樣，則爲甚麼亂暴的逮捕這樣多數底無辜良民呢？對於此質問，拉齊斯反駁說，當某官廳、及聯隊、兵學校等全體做反革命陰謀底時候，除了逮捕全部之外還有甚麼手段呢。

依上面這樣只顧自己便利之方針，於一九二一年秋，以「政治的不良分子」云云之嫌疑，把軍隊指揮官五百人及候補生（聽講政治學之生徒）四百五十人，都付諸流放處分。在莫斯科，一晚上拘押市不動產管理部之吏員一千人。又在莫斯科包圍達迪亞羅美術品店，一時拘押了來客及其他六百人。布特伊爾加監獄裏，婚禮中之新娘新郎不用說，從來賓以至馬車夫全部一概都收監。在敖得薩，一九二一年七月蘇維埃選舉將近底時候，因為要把所不喜歡底分子除外，曾一時逮捕過一萬六千人。在諾弗羅西斯克，有時常開「監獄日」底習慣。在這一天，誰都被禁止出到戶外，凡出戶外者，不問男女小孩一舉把多數人都逮捕收監。

### 政治犯人收容所及流刑

因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當時收監者超過七萬二千六百八十五人這樣多數，所有監獄，不能收容之。乃倣俘虜收容所之例，設拘禁者收容所。在這種收容所裏面，實行非常的慘虐。例如霍爾摩格爾收容所，被稱爲「死之收容所」，而同地方，實全部集中了由全俄羅斯來底自衛軍將校之

俘虜。但是，在收容所造成以前送來底無數將校俘虜，滿載於貨船甲板上拖到河中，由河岸上一齊射擊而被槍殺。據本地住民講起來，那時候被殺底將校數約八千人左右。這個收容所監視隊長巴秋里，打算把拘禁者分爲十人一班送入監房去底時候，因爲其中有一人企圖逃走，乃把十個人全部槍殺了。其次貝爾特明斯基收容所，做出了比霍爾摩格爾這大底慘虐。送到這個收容所裏去，就同宣告死刑一樣。槍斃收容者，收容所長固任着監視人底意思隨便做。一九二二年上半年中，在這裏面被收容底千二百人中殺了四百二十二。

因爲剿滅門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員等之反蘇維埃政治家，在這種收容所裏面，除槍斃外採取特別之殺戮法。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在三十個都市裏舉行門塞維克大剿滅，槍斃約三千人。該年七月再又施行，一舉殺死約一千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之撲滅，就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哄動外國的社會革命黨有力者四十七人之檢舉。在發表特赦及一時的政黨公認之後，社會革命黨領袖們因舊罪而被起訴。其中十二人宣告死刑，但於社會革命黨將來不採取反蘇維埃行動條件之下減刑爲無期徒刑。換句話講，就是把活着的反蘇維埃政治家做押當，無論甚麼時候對於他人底犯罪

都使負連帶責任而槍斃之。其次社會黨員則付之流刑，流之於西伯利亞荒野，鄂畢河口之梭羅威次基島，那爾伊穆，托爾干斯克地方等人烟稀少不毛之地。梭羅威次基島乃是一年中九個月間結冰，與外部交通遮斷之土地，而因為監視太苛刻以致反抗者立即槍斃。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月視察俄羅斯之英吉利勞動總同盟代表者關於赤色恐怖之報告書裏面，有證明發見真實底困難之無限遺憾的文句。

「新聞紙常常相傳，俄羅斯之統治制度，就是「恐怖」關於這種說，代表者乃是切實否認之者。這種說話，凡旅行俄羅斯，親自同俄羅斯人談過話底公平人，誰也都不相信吧……不用說，對於共產黨所採取之政策以及所推選之人物，並不反對，這種不反對底神氣時常可以看見。而這種不反對底神氣，與其說那是喜歡，不如說是因為恐怖底樣子。」

在後段所敘述，這種不反對底神氣，漸次變成要想反抗底神氣了。這乃是布爾塞維克自身，於「一九二五年以來人民之積極性已經看到眼裏了」之言語中自認了。不過，英吉利勞動代表者所說「與其說是喜歡不如說是因為恐怖」這種話是對的。在這種曖昧的言辭中，豈不是證明赤

色恐怖達到其目的了麼？何以呢？因為赤色恐怖之目的就在與人民以畏怖之念。這乃是特權階級之極少數者，藉着使人感覺恐怖之方法以爲支配宏大國土之唯一底手段。

### 社會黨員之壓迫

以上，我把布爾塞維克把當國難時奪取來底政權能維持滿十年底三種手段，檢討過了。然則站在共產黨、赤軍、以及赤色恐怖上之布爾塞維克底政權，無論發生甚麼意外事件，都能永久的維持麼？這種回答，由我以前所寫必可知道吧。這三種手段，最初無論能舉怎樣的效果，但依時間之經過，漸次喪失其力量。共產黨從內部腐敗而同化於其環境。於是立在人民上面之特權階級而被區別的黨底要素，漸次同其周圍之無所屬專門家以及官僚相融解。離開十月革命勝利之日越遠，則這種勝利之觀念越衰弱。勝利之體驗者死去，其後與舊傳統無淵源之新後繼者登場，而破壞鞏固之教義。這種結果，將弄到怎樣的狀況呢，後段再講。

赤衛軍元來就不像共產黨那樣可靠。因時間經過而軍隊越加浸潤於同業組合的精神，越和

依軍事技術組織的正規軍接近，則越釀成不肯爲任意壓迫人民的空氣所動。

最後之赤色恐怖，像最初那樣固可舉非常的效果，但是「恐怖」底材料本身一天天少起來，而色澤次第就褪了。對於布爾塞維克最危險的資產階級者，白衛軍將校以及其他，或被捕而處死刑，或爲布爾塞維克所利用，或亡命於外國。布爾塞維克毫不寬恕的破壞舊制度，結束舊社會，樹立自身所製造底新制度。但是，每日建築修整這種秩序，而每日根本破壞之，這是不可能的。如此，他們乃漸漸把自己們所施設及習慣，同自身結合起來了。於是乃減少公然之敵，縮少適用「恐怖」底範圍，同時，加強了範圍外小市民間不被懲罰之感情。

不用說，「恐怖」手段並沒有被廢止。隨時都可以適用。但是「恐怖」之光景，漸次由人人之記憶中退去。住民變成勇敢，恐怖觀念乃逐漸稀薄。恰同法蘭西經過底歷史一樣。如此，以上三個手段，到了界限，都要中止以前那樣猛烈底活動。至於是否已到了界限之頂點，這種問題，在最後敘述。

## 世界革命理論和外交

### 布爾塞維克外交之特徵

使外交和布爾塞維主義這兩個名詞並立，豈不太矛盾了麼？以破壞全世界爲自己之主要任務底過激派，同文明各國辦理交涉締結條約，這種事情可能麼？布爾塞維克隱匿於這種交涉和條約的庇蔭之下，豈不是使自己任務之實現容易麼？

但是，不應該有底事情，實際生活上往往被考案。現在我們看見祕密宣傳員打算依公然的行動以完成在地下活動目的之外交標本。而且，布爾塞維克外交家辦理外交，也有成功底事實。他們獨特底辦法，就是打破記錄之公開外交。當這時候，在職業外交家所缺乏者，就非常幫助了他們。這就是目的之單一，及其目的完成上之澈底的忠實。不用說，其效果並不很大。何以呢？因爲布爾塞維

克之目的太單純，太絕對的，乃是難以完成底。而因為他們底態度，對於文明外交家可成爲甚麼模範，乃是太無責任、非原則的。

布爾塞維克就是在外交底領域上，也同以前所述其他領域——經濟問題以及民族問題之領域——一樣，在目的之前不擇手段。布爾塞維克爲自己之主要目的如有必要，則隨時都改變手段，違反自己所約束以及所締結之條約，並不在意。當這時候，他們變改自己底證言，並沒有甚麼苦痛——同時就利用所謂外交文書及宣傳文書完全相反底兩種東西。

「大體在外交上，達勒琅以及俾士麥底辦法，那並沒有甚麼異常。條約這種東西，只限於締結時條件並沒有變化之期間纔有效底規範，這豈不是一切外交上底通則麼？」像這樣反駁必也可以吧。但是，布爾塞維克，縱令他們底統治還不能蔑視這種通則，因爲大俄羅斯立在他們底背後，乃極端利用這種通則。俾士麥曾說過，「他可以無所畏懼說真實，何以呢？因爲無論誰連一個人相信他正直底人都沒有。」布爾塞維克外交家，具有比較俾士麥還更有利的立場。他們可以像每天那樣宣布自己之重要的真理——世界革命。這一層人人都知道。但是，當這時候，懂事理底好舊式外



交家都安心着「那還是老遠的將來底事情了。」

或者以爲這種布爾塞維克理想——世界革命——可以變化。甚至於「爲共產主義及其他布爾塞維主義之基礎的緣故，他們連世界革命都要斷念了。」這種人們同布爾塞維克提攜底結果必然後悔吧。並不單是布爾塞維克底行動，對於他們底觀念也須以真摯的態度抵抗。喪失了這種觀念底時候，布爾塞維克必將不存在。到那時候，必然就像批難布爾塞維克底敵人，呼他們爲單純強盜團。但是，單純強盜團決不能把握着大衆。畢竟，布爾塞維克觀念之喪失是否不可避，他們不是要陷於這種最後底絕境，這全然是另外問題。我們在這地方，並不是研究最後之到達點。乃是研究布爾塞維克底真理，還有生活力而正在活動着底時代。

像以前所述，所謂目的之單一性及恆久性，總而言之，並不是戰術之單一性底意思。反之，布爾塞維克外交家，在其戰術之中，顯示異常的屈伸性和應變性。繼續存在十年間，他們自從像小孩子般把燃燒物到處去點火之最初底行動起，次第轉變爲充分的熟慮之態度了。推移到變化自己之行動以適應情勢，列寧所謂「長時間等待」之巧妙之組織的態度上去了。

## 外交之起首乃敗戰主義

布爾塞維克外交，乃是一把掠奪戰爭轉化爲一切奴隸對於一切主人底戰爭」與公然任務國際組織之計畫同時誕生出來底。這種任務，同某某參戰國（當指德國——譯者）之目的相一致。同他們「利用國內之敗戰主義以消弱敵國力量」相一致。等於政府之敗戰主義者之「外交的」交涉，依此以被保障。但是，打算利用「第二國際」力量以轉化外敵戰爭而爲市民戰爭之敗戰主義底最初計畫，歸於失敗了。這種「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們，因爲受了祖國危險之脅威，同時就忘卻了國際任務，而立刻變成愛國主義者了。從布爾塞維克眼裏看起來，這「社會·愛國主義者」就是「社會·變節者」。於是「第三國際」時代乃被展開。「第三國際」同蘇維埃外交，乃是一個器具底兩面。在本章裏面，我要觀察這兩者之密切關係。我們已知做地下運動之「曾美爾瓦多」及「克因達里」之發端。現在則看見該戰術繼續於莫斯科底「克勒木靈」城壁內（克勒木靈城乃蘇維埃政府辦公之所故云——譯者）。到一九一六年，曾美爾瓦多派底思想，已經普遍

傳播於參戰國之勞動者以及兵士之間了。而到一九一七年，我們知道這種思想變成俄羅斯革命最強的動機。自從當初，就打算使俄羅斯革命爲世界革命之發端。依其計畫，緊跟着俄羅斯革命之後，就是德意志底「斯巴爾達加斯團」（即李卜克內西所領導之德國共產黨——譯者）革命，接着就是倫敦及巴黎之英法「同志」底勝利。（古隆巴夫所傳之列寧底意見）

### 十月革命後情勢之變化

最初底計畫被實現了。俄羅斯革命開始了。而使「會美爾瓦多派」獲得事實上政權了。在這時代底布爾塞維克「外交」極其朦朧。但是，德意志人援助布爾塞維克底事實，乃是無可疑之餘地的。固然，那並不是單純的收買。乃是布爾塞維克利用爲完成一定目的之唯一手段。其途徑不單是柏林，就是對於其他各國也都連繫着。首先第一的途徑，是連繫着德意志戰線底兵士。如此，路登得爾夫將軍同列寧底目的也有過一致底時代。利用民族問題以破壞俄羅斯軍隊及國政以謀俄羅斯崩壞——這就是共通底目的。這種目的會依共同努力以完成美事。

但是，到這種目的被完成以後，形勢就一變了。第一，所謂世界革命之實現就變成當面底任務了。這種任務，首先第一就是對於德意志自身。第二（實在，在這地方決定甚麼是第一甚麼是第二甚麼）就是鞏固俄羅斯自己底政權。因此，首先不能不急速履行許給大衆之約束。該約束中第一義的東西就是即時媾和。藉着已經頹廢之德意志軍隊底勳力而即時媾和以爲世界革命之預告——這乃是同第三國際代表不可分的共動連絡而必須由布爾塞維克外交家之手來實現之最初底任務。在這時代，布爾塞維克外交家自己變成世界革命宣傳員。一個戰爭底終局，乃是在革命新政權之戰術中無形戰爭發端底意思。

最初之媾和提議失敗

但是蘇維埃革命空想家之單純的機械，自從最初就遇到意外困難。彼得格勒大聲呼號底口號，誰都不加以注意。就是十一月八日在拉狄烏對於全世界所放送之最初底媾和宣言也並沒發生甚麼反響。十二月二十二日，直接手交駐在彼得格勒聯合國代表之聲明也並沒接着甚麼回響。

假使平和的不能行，則有以力量「強制」即時休戰之必要。於是，布爾塞維克首先對於戰線之將軍們發表所謂要同德意志需軍官直接觀善之命令（德霍寧將軍因為拒絕這種命令而被槍斃）以後又命令兵士每一個中隊都要同德意志軍籍結兄弟的親善。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德奧兩國遂同意休戰。十二月三日，乃在「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開媾和談判。

### 列寧之現實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德意志之「掠奪的」要求，由托洛次基起首，蘇維埃政治家乃極聲呼號以訴於全世界。但是並沒有甚麼反響。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答覆德意志要求之托洛次基，發出所謂「既不締結媾和也不戰爭」之世界外交史上絕無類例之通牒。因此發起脾氣來底德意志軍，乃像洪水一般由俄羅斯北境侵入了。極度頹廢之俄羅斯軍，對於這種意外底侵入乃混亂而退卻。彼得格勒乃發生大恐慌。政府乃決定遷移到莫斯科。到二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乃降服了。立刻德意志作成比以前更苛刻的媾和條件，以最後通牒形式提出來。這種最壞底媾和條件，於二月二十

四日共產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以百二十六票對八十五票之多數（二十六票保留贊否）承認了。二月二十六日在布勒斯特·里特烏斯克再開交涉，三月三日，俄德媾和條約簽字。

這種條約底結果，俄羅斯軍隊由阿蘭多島，埃斯特蘭，里弗蘭，阿爾達干，加爾斯，及巴托木各地方撤退。在烏克蘭設定新國境。德意志對俄羅斯課六百億金馬克之償金。據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蘇維埃商業人民委員會所公表之統計，則根據這種條約，俄羅斯喪失了二六%人口，二七%耕地，二六%鐵道線，三三%產業，七三%鐵產地，七五%煤產地。（這次條約以後因德意志戰敗及革命乃未至實行——譯者）

但是，這種犧牲，也正是爲救助將來世界革命之最重大的保證，對於蘇維埃政府乃是第二義的。交涉當時，加美奈夫熱心的堅持兩個問題。即（一）德意志要允許自國兵士同俄羅斯兵士之兄弟的親善。（二）允許向德意志輸入宣傳文書。這種要求，布爾塞維克不單不被容納，反而負着不得宣傳之義務。這乃是布爾塞維克不能自傲底事。由這種條約自身已經變成宣傳之對象物了。到三月九日，蘇維埃底無線電，對於全世界放送「現在德意志同俄羅斯所締結之媾和條約，乃是

束縛勞動階級之榨取的條約。」當列寧同每日新聞 (Daily News) 特派員會見底時候 (三月二十二日) 還是抱着同以前不變底自信說。

「蘇維埃底任務，乃在直到戰爭不已之歐洲資本之兩個集團互相消耗盡了力量，全世界起了革命為止，維持住自己。」

他又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面反覆一遍。

「所謂革命之鎖底最主要的鎖——就是德意志革命。世界革命之成功，需要德意志革命比較其他甚麼東西都多。」

## 對於世界革命之信念

### 德意志軍隊之崩潰

布爾塞維克相信同使俄羅斯軍隊崩潰一樣，也可以使德意志軍隊崩潰。現有羅查·盧森堡（女士爲德國斯巴爾達加斯團領袖——譯者）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寫給俄羅斯一個社會主義者底一封信。

「俄羅斯革命對於我們是整個的。全德意志都在動搖。數個月之間，兩國兵士實行了兄弟的親善。士官並不能阻止之。」

自從起了十月革命，同德意志革命家底連絡，變成常態了。在舊的軍隊崩潰手段上更添加上新手段了。在俄羅斯感染了共產主義之俘虜，頻頻歸還到德意志及奧地利去。參加布勒斯特和談判之加美奈夫公然同法蘭西新聞記者渥查爾說，

「我們爲要普及宣傳於德意志，而把交涉延長到三個月……我們得到同抱着不滿意底德意志兵士談話底許多機會。」

布爾塞維克，在這次交涉中，把列寧同托洛次基所署名之多數特別宣傳小冊子撒布到德意志軍隊裏去。德意志代表雖然抗議布爾塞維克之「不誠意」，但是終歸徒勞。布爾塞維克乃是斷



乎衝着自己底目的突進底。一九一八年夏季中，德意志政府一再抗議蘇維埃宣傳。德意志所發布許多軍令以及軍法之判決書，都是證明軍紀頹廢之狀。這種軍隊頹廢同布爾塞維克底宣傳對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以後德意志底敗北具有莫大的任務，這是不用說的。布爾塞維克底預料並沒有錯誤。他們只不過誤算了幾個月。與登堡嘆息：「以這種軍隊而戰勝，是不可能的。」這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和十月三月底事情。於是到十一月十一日就同聯合國締結了休戰條約了。

### 世界革命迫近了！

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有甚麼新機會呢。這件事，在前述之十月二十二日底演說裏面曾斷言：

「整個看起來，無產階級革命像現在這樣迫近，以前從未曾言過。」

以後經過數日，季諾維夫說：

「柏林革命，對於法蘭西以及倫敦底銀行家並不是慶祝日。乃是使他們想到最近的將

來要沒落底一個朕兆。」

又，俄羅斯十月革命週年紀念日之新曆十一月七日，列寧再反覆說：

「革命不能照着課程表那樣實行。但是國際革命底日子迫近了。帝國主義者不能夠防止國際革命。帝國主義者假使打算彈壓革命，則將掀起火焰燒全世界而自尋滅亡。」

### 一九一九年春之歐洲赤化計畫

布爾塞維克有這種自信，乃於一九一九年春注全力於全歐洲之革命。經由新駐德大使越飛，以巨額盧布撒布於柏林。要激成革命運動。但是，布爾塞維克底宣傳文書，由外交特使之皮靴裏面發見了。德意志政府乃婉辭要求越飛退去柏林（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代替他底人物出現了。那就是對於德意志無產階級者之非正式大使拉狄克。（當時拉狄克負指導德國共產黨之責故云——譯者。）他底「外交的」成功，就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李卜克內西親自締結條約底事情。根據這種條約，列寧承認李卜克內西為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底大總

統。與以巨額金錢以爲「斯巴爾達加斯圖」之宣傳費。爲援助柏林「斯巴爾達加斯」反亂，乃下命令於俄羅斯軍隊使由國境侵入。李卜克內西也約定獲得德意志政權後立刻就樹立蘇維埃政府。而以五十萬軍隊移交托洛次基指揮下。實現列寧主義之全組織。

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革命成功後，列寧同貝拉康（蘇維埃匈牙利存立四個月卒爲內外反動勢力聯合所撲滅，氏即當時之外交總長——譯者）之間，另外締結條約。依該條約，爲「將來其他歐洲各國都變成蘇維埃制以前，應與以物質上及軍事上之相互的援助。」軍隊之移動，預先「由各蘇維埃國家之間先行商定。」

二月十二日，拉狄克在柏林之佛爾美爾斯霍得底「斯巴爾達加斯」宣傳事務局被檢舉。那個時候，發見了關於將來計畫之證據書類。依該書類，則預定「在德意志，到春季舉行大大的布爾塞維克的進展。」同時，「布爾塞維克軍隊向東部國境侵入。」對於這件事情底報告，由莫斯科被證明。四月末或五月初，經由波蘭及庫爾蘭向德意志侵入，準備十五萬軍隊。這種一切計畫，都由德意志俘虜共產黨員在莫斯科佔重要地位之布希少佐之手來準備底。這種事實，同匈牙利革命之

指導者於革命成功後所聲明者對照起來是有與朱底事情。就是說，

「在三星期後，有十五萬受過訓練底人來到我們手裏。六星期內我們必可得到五十萬受過訓練底人……我們被各國不平底國民圍繞着。先從捷克斯拉夫起首……以次到羅馬尼亞……繼續着到南斯拉夫。三個月後，意大利必同我們合流了。到四月八日，在柏林開勞兵蘇維埃聯合大會。我們這裏，有德意志將歸布爾塞維主義底正確情報……法蘭西豈能維持長久麼？其次就要輪到英吉利了……在我們手裏，正可以為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布加利亞，意大利，法蘭西，英吉利來準備。無論甚麼國家對於我們也不能防禦。」

### 對於亞細亞之革命

一九一九年春季以前，布爾塞維克底準備，並不止西歐。同時也期待着東洋，特別是印度底革命。「普拉烏達」新聞發表過報告。

「回教徒共產黨事務局，於一九一八年之十個月間用鞭打，土耳其，吉利吉思，薩爾特，印

度斯坦各民族語出版了四百萬部宣傳小冊子。」

同時，由斯德哥爾摩及孟買底布爾塞維克代表之手，經過倫敦輸送火藥及金錢。戰爭中在阿富汗以德意志密探著名之印度教授馬亞烏勒夫·摩霍默特·巴拉拿特爾，在莫斯科發表過，

「事變如順調進行，則今年夏季（一九一九年）就是印度解放過程之決定的瞬間。」

阿富汗同歐洲之匈牙利一樣，亞細亞之宣傳上最爲重要。阿富汗新王阿麻努拉汗，對於英吉利布告宣戰時候，布爾塞維克底希望特別添加了活氣。阿麻努拉王於開戰後雖僅只一個月就請求講和……而喀布爾（阿京）同莫斯科之交涉則繼續進行。一九一九年八月莫斯科外交家遂遞牒於阿富汗王，而報告世界革命之成功。

「我們軍隊在東方底成功，預期我們底勢力不久就統一西伯利亞革命底勢力。雖然有一切困難。我們可以確信，勝利在我們手裏……這不單是俄羅斯，乃是國際範圍底勝利。」

布爾塞維克計畫之失敗

這種計畫爲甚麼一切歸於畫餅了呢，並沒有詳述之必要。通過隣國而向德意志之凱旋行列，並沒有實現，所預定之三個反亂挨次歸於失敗，只簡短的指摘出這種事實就夠了。在柏林爲社會民主黨之諾斯凱所彈壓，李卜克內西被虐殺了。匈牙利底蘇維埃制度了結了（實爲資本帝國主義所取消——譯者。）維也納和捷克斯拉夫底革命烽火都被撲滅了。準備越過西部國境之赤軍，都輸送到北部，東部，南部之國內戰線，去同阿哈倫蓋斯克政府，高恰克，迭尼金等白衛軍去打戰去了。如此，「全世界革命計畫最初之年一九一九年，乃以未至實現布爾塞維克之理想而虛過。但是，同時這一年，證明他們底計畫，是怎麼樣的廣大，又證明忠實於其任務之蘇維埃外交和宣傳，是怎麼樣積極的了。」

## 資本聯盟及勞農聯盟

### 資本聯盟之脅威

布爾塞維克外交家，相信「世界資本」知道布爾塞維克之共通的危險，乃衝着他們立刻敷布了共同戰線。那時候，布爾塞維克確信得了最真摯的試驗。列寧在前述之十月二十二日底演說裏面說過，

「我們被陷在這樣危險狀態，以前從未會有……聯合國必乘着對於中歐諸國之勝利而來壓殺布爾塞維克。」

布爾塞維克知道聯合國狀態意外良好，理解了窺知布爾塞維克最弱的瞬間即時與以打擊，對於聯合國乃是有利底事。他們預期着這種打擊，或由北部來，或由東部來，或由力量最弱的南部來底可能最多也未可知。托洛次基於十月十二日預言這種事，

「聯合國必將由達達納爾海峽到南俄來吧。頓·哥薩克兵之土地，必為世界革命之楔子吧。」

對於威爾遜底國際聯盟建設案，布爾塞維克乃正採取像以上這樣的解釋。霍趣林於十月二十四日送信威爾遜總統說，「打破並解放「經濟的國境」是根絕戰爭及資本榨取的手段吧！」

並且說，「不如此，則國際聯盟成爲反對民族之資本聯盟了。」列寧又說「世界資本要想對抗第三國際而建設自己獨特之國際。」兩個戰線之決死的衝突被預期着。即「列寧戰線」及「威爾遜戰線」是。十月十八日之「特爾多」新聞登載着下面底文字：

「偉大的國際資本聯盟——左手引率德國反動派，右手引率倫敦銀行之中心人物，爾根也立刻準備裝束。那時候，國際資本必將集中全力以破壞現在把握着俄羅斯又將要把握着奧匈，布加利亞，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之勞動者國際吧……必須選擇兩個之中底一個。必須選擇資本底國際及勞動者底國際之中底一個。」

意外底招待狀（請帖）

聯合國軍隊，反乎托洛次基底預言，不經過達達納爾海峽來。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由巴黎會議爲要同盟資產階級外交家一塊聚議辯和問題，乃向莫斯科送達了招請狀。那時候，布爾塞維克幹部有怎樣意外之感，很可以想像。誠然，那乃是對於里特維諾夫（外務人民委員會委員）



及霍趣林所送達於美國之要求底直接回答。但是，雖然如此，這種由巴黎來底提議，對於他們乃是不可解的事情。最初，布爾塞維克懷疑着不是有甚麼錯誤麼。但是，這種消息乃是清清楚楚到來，他們乃決心利用所給與之「喘息」。季諾維夫及加美奈夫憂慮着不要因為同這種資產階級政府交涉而改變了蘇維埃共和國底性質麼，不要一切都受打擊麼。

列寧之狗學者主義 (cynicism)

但是，列寧解決了這種難問題。他說，

「在世界上爲得完成布爾塞維主義之成功的發展，以「喘息」爲必要。爲要把握着敵人底領域三分之二而造成新連絡，更爲要組織偌大的大砲及預備軍，而有使敵人中止進攻之必要。我們不躊躇的同資產階級政府妥協。如此，我們確信可以削弱全世界之資產階級者，強大無產階級者。在敵人之精神的頹廢，可與以徹底的打擊那樣瞬間以前，應延緩攻擊——這乃是戰爭中最聰明的戰略之法則……我們不單是同聯合國，就是同現在在俄羅斯反對

我們而立敵之波蘭、立陶宛、烏克蘭以及其他一切勢力，也必須妥協。爲使我們立敵人媾和，必須爲一切讓步。我們必須知道爲要完成對於最後決戰之自己底裝束只有休戰。」

### 第三國際之結成

如此，列寧勸着同資本「國際」締結和平。但是，並沒有忘卻了勞動者底「國際」。同時，他乃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以無線電發送指令於全世界底「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及曾美爾瓦·克因達里派底共產主義者，」招待他們到莫斯科來以謀第三國際之最後底結成。

這種任務，以緊急爲理由，乃揭之於招待主旨之中。即，

一、以「中央」(central)之名稱見知之社會民主黨「中央派」沒有採取革命的行動之能力了。

二、世界革命之急速的發展，和藉着國際聯盟之粉飾的名義以對抗革命所結成之資本國底同盟，而這種革命有被壓殺之危險。

三、變節社會黨為擁護自國政府和資產階級者再度欺騙勞動階級而互相爭端。

四、統合革命的經驗之偉大成果。

各國三十九團體——其中已經有「共產黨」之名稱者二十二——被承認有參加一九一九年三月召集於莫斯科之「第三國際」之第一次組織大會底資格。

#### 「克勒木林宮」之大會及宣言

事實上，這種大會並沒有甚麼活氣。多數團體，就中最重要英美及其他，只不過是假扮的代表者。大會就在克勒木林宮內小室裏面嚴祕的開會（三月二日——六日）。到會者——在不出席於大會者之間更是如此——有以為在這種情勢之中組織第三國際，並非時機云云之意見。但是，在莫斯科命令之下，及對於這種命令忠實的若干外國人擁護之下，這種一切疑惑都沈默了，而這種歐、美、亞各國之革命的無產階級者之博覽會乃成立了。第三國際之成立宣布了。其聲明對於曾美爾瓦多之決議「忠實革命的分子」連同其機關，一齊移到「共產國際」來，「曾美爾瓦多

之機關就此結束了。」

到三月十日，由拉科夫斯基、列寧、季諾維夫、托洛茨基及普拉廷署名發表之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宣言，內容有很多興味。

這上面首先斷定「預想戰爭不可避免之社會主義者，結合這種戰爭同社會革命之期待。」戰爭底主要責任要英吉利負擔。更說——急速顛覆資本主義之可能性，就是因為戰爭乃使政府獨佔了生產、分配、消費之大部分而發生。

「資本家的自由主義，在熱心反對經濟生活底國家之掌握，已成事實了。回復到自由競爭去，回復到托辣斯或森迪加 (syndicate) 以及其他古怪的制度去，都不可能了。問題就在將來國家生產立腳在甚麼上面了。立腳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上面呢，還是立腳在無產階級者之國家上面呢。」

——當時全世界的共產革命之任務，不料這樣的單純。這次宣言，因各小國之增大生產力太狹隘(一)，這些小國底統一不能憑藉「威爾遜總統之粉飾的條項以完成(二)」，到殖民地都對

於外國之壓迫有革命的覺醒而起來進行(三)等等，認為這種任務很容易。在這樣一切機會之下，真正解放將同勞動階級之解放一齊到來。這種解放不能不以勞農兵代表蘇維埃制度為取「政治的德謨克拉西」或議會主義而代之手段。完成這種解放，只有依「完全解除資產階級軍隊之武裝，且使勞動者組織武裝共產主義軍隊」之方法纔可能。緊接着立刻就是「市民戰爭」和彈壓資產階級生產之社會化等到來。新革命時代已經起首。第三國際當然必須利用之等等。

就在巴黎和平會議終結之瞬間公然揭示綱領如右。勞得·喬治(英首相——譯者)提案同俄羅斯「代表」之協議歸於失敗了。各國底外交家們，像我們所知道的，到一九一八年末，已經都捨棄了俄羅斯。俄羅斯人也都捨棄了外國底首都了。據布爾塞維克想，世界的「資本主義」同世界的「共產主義」建立了互相對立底戰線。相信在莫斯科不久決死底格鬪就要到來。在這種條件之下，並不能有甚麼外交。

## 蘇維埃外交之妥協時代

## 歐洲之秋波

因此，蘇維埃外交史上底一九一九年，乃是完全空白時代。關於當時各國對蘇俄態度，在另一章裏面敘述。在這地方，我們可以認定這一年全世界底外交，乃是反蘇維埃的。但是，到一九一九年末，外國底干涉政策及反蘇維埃出兵，暴露出最初底失敗。同時，歐洲各國就向蘇俄送其秋波。又在蘇維埃方面，因為一九一九年初頭之革命的爆發終於不成功，同時一面雖是焦燥着另外找出像俄羅斯這樣蘇維埃國家，而一面不得不以事實為事實的關心於外交的手段。自從這個時代，蘇維埃政權之外交，乃走着他瞬時也不能忘底世界革命之道理和另一個道理之中間。其另外底道理，就是蘇維埃政權也打算加入國際而活動云云，乃是俄羅斯同國際情勢之現實的要求。

## 七年間所發生底四個時代

蘇維埃外交所經過底最近七年間之長的途徑（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便宜上可

以劃分爲四個時代。

其中之第一時代（一九二〇——二二年）布爾塞維克所希望，而唯一可能在歐洲之現實的目的，就是所謂通商條約之締結。

第二時代（一九二二年——二三年）就是歐洲自身打算完成甚麼妥協而努力把蘇維埃政權拉進國際會際。

第三時代（一九二四年）知道了這是徒然無益，同時，各個國家單獨的事實上乃至正式的承認這種政權也好，因此打算同蘇維埃政權之間復興正常的國際關係。

對於蘇維埃政府之最近底外交關係第四時代（一九二五年——二六年）以陸續着正式承認而發生之幻滅爲特徵。同這種幻滅同時，再喚起莫斯科國際散布共產主義宣傳於全世界之國際的危險之意識。不用說，在這個時代，對於俄羅斯而爲共同動作之談判，這是無懷疑之餘地。但是，這種計畫並沒有成功。首先第一，因爲各國之經濟的政治的狀態恢復，同時共產主義底危險一般的變爲薄弱，對於蘇維埃政權恐怖之念退後了。

\* \* \* \* \*

以下著者詳述這種蘇維埃外交底四個對代，省略之。例如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締結和平條約，對波蘭戰爭，英俄之交涉關係等等。（監輯者——日本大竹氏。）

## 布爾塞維克之誤算

對於世界革命之誤算

這種一切底事實，在布爾塞維克對於世界革命之根本的信條上，與以甚麼作用呢？我們知道列寧及其一派，承認他們所期待之世界革命即時實現乃是誤算底若干實例。雖是承認誤算，而他們決沒有放棄主義本身之理。例如季諾維夫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會裏說，



「是的，我們或者誤算了也未可知。全歐洲變成蘇維埃國家，並不是一年，或要二年或三年吧。」

列寧也還持着一樣的期待。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表同這個一樣的意見。

「我們於最近三年間——知道立腳於世界革命底事情，並沒有甚麼一定期限底意味。由正在發展之運動底速度看起來，以爲一九二一年春可以舉行革命。但是並不舉行也未可知。因此，我們無論在我國在其他各國，都必須具有維持長期無產階級獨裁之可能性。縱令是漸進的也好，爲要醫治脅威我們底弊病，有使我們行動適應各階級之相互關係底必要。」

他更附加上說，

「世界革命越加強固起來了。反之，歐洲底經濟恐慌越加惡化起來了……比較去年，世界革命會爲一大步前進，這是沒有一點懷疑之餘地。」

適應新情勢！

像我們底觀察，他們決沒有忘記世界革命底事情。但是這回，布爾塞維克外交家實有解決向來不能比較的困難任務之必要。外交家，必須順應着變化之條件。一方面必須利用所有的機會以促進世界革命。同時，有把自己底活動「長期」延期之必要。準乎此，於一九二一年度霍趣林爲布爾塞維克外交家作成計畫案而與以新訓令。其根本主旨如下：

「助長各國間之分裂及衝突，而把對於蘇俄底注意轉移到側面去……我們必須要把注意之重心由自己方面移到西歐去。要使歐洲外交家對於難解決之問題絞出腦漿來！我們無論在甚麼時候，必可持有決定的力量。畏懼我們把我們底力量看得過大，這是不利的。我們一時隱晦倒好。對於我們代表者之正式承認，通商關係之發達，宣傳之漸次普及，對於無產階級大衆底勢力增大——這是我們底行動任務。」

蘇維埃外交家，在等待時機到來底期間內，不惜讓步以及約束。

「我們底精神支持對於德意志不是必要底麼？我們給她。在德意志，東部國境之安全不是必要底麼？我們要保障之。法蘭西不是要想我們是無力者麼？對於她就使看見我們底無力。」

量吧。英吉利不是要擄取我們麼？我們就把可以擄取底一切給英吉利吧……  
但是，同時，製造國際的糾紛，無論怎麼樣小的可能性也不可讓過去。霍趣林對於自國之在外代表者，訓誨他們要特別留意像以下這種結合。

「對抗美國之脅威——結合英吉利和日本。對抗法蘭西之脅威——結合英吉利和德意志。對抗近頃之英法政策者——結合希臘及意大利。對抗匈牙利之脅威——結合捷克及羅馬尼亞」等等。

「假使一般情勢妨害我們在西歐底活動，則移我們底外交活動中心到巴爾幹半島，在近東將有獲得優越權之必要。」（見薩姆埃·康巴斯及瓦齡底著作。）

### 布爾塞維克在外代表之報告

在外國之布爾塞維克之代表者，基於這種訓令而活動。我得到一九二一年夏他們呈遞中央政府底報告。以下就其內容為基礎而記述之。

布爾塞維克之海外情勢觀察者，已知西歐之直接的世界革命之時機已經過去了。他們所期待底經濟恐慌次第安定了。外國底資本主義，已經不被所謂大團圓（終局）（catastrophe）之情勢底脅威了。

戰後之恐慌，使勞動階級力量分散，逸失了決定的鬪爭之好機會。在現在，勞動者雖有國際的活動，而比較從前的組織更受破壞了。總之，覷着資本主義最弱的瞬間而與以攻擊之機會已經過去了。

布爾塞維克底情勢觀察者，道乃是特別指摘在一九一九年所最期待底德意志是這樣。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當着困難時候，發揮了不可思議的自重、精力（energy）以及堅確。在奧地利，形勢雖依然是悲觀的，而比較前年（一九二〇年）則改善了。匈牙利及布加利亞，經濟狀態緩和了。英吉利苦於未曾有之失業業者。但是，政府使人民知道一切難局。其結果，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任並沒有動搖。法蘭西於最近的將來乃為暗雲所籠罩者。因此，國民同政府之間既沒有相互的信賴也沒有諒解。財政和經濟都在悲觀狀態。如此——布爾塞維克之觀察者乃斷言——唯一底希望，主

要的就是依戰前之貿易家同俄羅斯底通商復興。但是，這條血路，因拙劣的政策而被阻塞了。意大利沒有政治的理由，無論同誰都是拿交易的神氣。但是意大利勞動階級期待的感情，一切都背叛了。意大利共產黨革命的情熱，受不了法西斯蒂方面底暴壓。資產階級建立了自衛等。共產黨放棄公然的宣傳，不得不隱匿於地下。捷克斯拉夫實出於豫期以上。其原因，就是根深蒂固之私有慾底本能。勞動者同雇主間之深固的相互理解，使共產主義宣傳之成功為不可能（這且說一九二一年底事情。）民族紛爭，也還是託庇於忍耐的國民性而相當的排除。反之，南斯拉夫——乃是文化最低的國。但是這種農業國，在國內任何階級的敵對性也不可能。以共產主義為基礎之社會運動，在這種國家，無論如何也不能生根，這是明瞭的。但是，社會的爭議非常旺盛，將來可以利用之也未可知。羅馬尼亞——這同戰前一樣富裕的族長主義，無論甚麼產業的發達之可能性都沒有。但是，在這個國裏，民族的反感是不可避免的。比較羅馬尼亞底基本人口，社會的教養和文化高的民族，多半是新合併底結果。波蘭更是累卵一般了，在這個國家，危機難免。指導的政黨趨奉侵略的帝國主義之結果，致有被合併民族對於波蘭人之緊張的敵意。波蘭無產階級者階級意識之高度，以及極

度悲觀的經濟狀態等等。

### 西歐共產黨之活動

據以上所述，則布爾塞維克可以得到在西歐共產黨並不能獲得甚麼結果之結論了。據他們報告，他們擁護愛爾蘭革命運動，援助英吉利罷工，在曼徹斯特及伯明罕，於艦隊內實行共產主義宣傳，這是明白的事實。

又據該公報，則在法蘭西，他們同土耳其底某共產黨員握手，而爲要「製造輪船」以向法蘭西殖民地非洲移轉其活動（一九二一年）。他們又承認在德意志底活動終歸完全不成功，加爾底反亂計畫（一九二一年三月）乃變成使一切組織沒落之原因的重大誤謬。

「德意志底勞動者，太現實了。他們只有在清楚認定他們所做底事情有實際的結果底時候，纔決意行動」

## 在東洋之活動

照我們看起來，西歐布爾塞維克之代表者，實具有眼力。但是，爲觀察東洋形勢所派遣之代表者底看法，就完全不同。不用說，就是在這種地方，他們也沒有樂觀着爆發急速的就到來底道理。他們很費心神，深恐特別最重要的「贏牌」（勝算）——印度之革命——因時機尚早之不經意的計畫所敗壞。但是，最近的將來懸着莫大的希望。誠然，雖並不是廣汎的社會運動，而是懸望於普及之土耳其及汎回教宣傳。他們在這地方報告說，

「不得不放棄強制的共產主義之宣傳。而必須以國際主義之面貌隱蔽其共產國際之目的。」

但是，他們也滿足所完成之結果。

「在一九一九年，防護英吉利底勢力侵入土耳其斯坦，雖是非常吃力，而到一九二一年，我們對於印度資本主義底城寨，轉成攻勢了。」

撒馬爾罕（俄國中央亞細亞之都市——譯者）第一次東洋民族大會之後，及巴庫第二次大會之後，更在同阿富汗及安格拉政府（土耳其）締結條約（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成功之特拉貝松（土耳其）外交交涉之後，他們乃感覺着「被壓迫民族之統一的並有力底回教徒運動，對於資本支配與以最終的打擊，而破壞其殖民地之根據」時機在迫近了。

布爾塞維克特別把印度國民運動擡高評價。其理由，就因為他們在這個地方感到社會的及階級的鬭爭之空氣。但是，印度共產黨組織之報告，並沒有說必須即時開始暴動。反之，卻認為在「依宗教的偏見和舊時代之殘存物之狹隘國民運動，轉化到無產階級者暴動之並有力的洪水，而危機發展」以前，不能不等待某期間。在該時期到來以前，他們特別謳歌安格拉土耳其國民議會所擔任底任務。雖是英吉利外交底一切彈壓，又雖是在埃及及阿富汗國境以及俾路支西南部之英吉利底部分的成功，但是他們仍然誇耀可以保障同安格拉提攜。又他們特別自傲者，就是操縱阿富汗底成功。使阿富汗人承認「大穆罕默德運動」之土耳其底指導權。條約中之第四條及第五條所約定之對於外國侵略之攻守同盟，就是所謂「造成破壞阿富汗問題中之英吉利底成



功，威脅在印度之英吉利利益之形勢一點。

### 被壓迫民族之單一戰線

如此，布爾塞維克外交家，雖是對於西歐之悲觀的觀察，而在一九二一年，對於一般情勢還是繼續着樂觀。他們相信「由東方來底光。」繼續着預言，世界政策成功了由歐洲向西洲推移之結果，而汎回教主義之進展乃不可避免底事情。完全信賴安格拉之土耳其國民會議之好意。期待着「對於小亞細亞及東部非洲之事變底進行有相當的勢力。」他們說，

「現在，從恆河到尼羅底全地域，都爲着自由和民族文化而同壓迫者奮鬥造成奴隸化民族之單一戰線。把握着幾億回教徒之宗教的及組織的運動之中心，就是安格拉。該運動之中心，就是撒馬爾罕及開義羅（埃及）……蘇俄由國際資本之殘忍手裏擁護被壓迫民族之外交戰線，自從利牙（波羅的海岸之都市——譯者）以至摩洛哥，作成正圓形以包圍着聯合各國。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戰線有轉化爲武力戰線之恐。對於聯合國政府所代表之資本

家，抵抗力最少底地點，就是西歐底東部國境。在這個地方，最近的將來必將發生事變吧。這就是戰勝各國之資本的霸權之終局以及勞動者大衆解放之時代底意味了。」

我們不久就看見這些一切政治的先見，對於布爾塞維克終致可悲的結果。

\* \* \* \* \*

接着這一章，著者乃詳述日內瓦，海牙兩會議之經過以及蘇維埃政府之新利權政策，康奴會議，聯合國間對蘇維埃態度之相異，以及海牙會議之失敗等，茲略之。（監輯者——日本大竹氏。）

### 第三國際及莫斯科

#### 一九二一—三年之第三國際

這個地方所記載之時代，乃是第三國際強有力底時代。同拉狄克所說他懷着二十佛郎以會

美爾瓦多會議書記之資格開始宣傳活動時代固然不同，就是同布爾塞維克獲得政權而支出二百萬盧布於西歐之宣傳，藉地下新聞「佛開爾」之助打算在德意志起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也很不同了。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底預算，在二億金盧布以上。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召集半假扮的國際第一次大會之時代過去了。從此以後，共產國際開過四個大會了。從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到八月七月底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三日第四次大會。及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八日第五次大會。在這種大會同大會之間，召集執行委員會而為極熱心的活動。時常開執行委員會底擴大總會。這種活動，留下無數出版物。就是據其所公表之材料，也可以推測出到某程度共產國際之秘密活動來。這種秘密活動之內容，無論為那一個政府所探知，這種事實每一表現於新聞等，則共產國際無論甚麼時候都以那是偽造文書而打消之。共產國際有許多因職事服從本部而活動之在外代表者，從事於宣傳及視察。這種在外代表之綿密網底情形，時常為種種地方所發表。

以後底活動

受莫斯科支持之這一切官僚的組織，乃在俄羅斯共產黨嚴格的統制下。無論在俄羅斯之季諾維夫，在外國之里特維諾夫（現任外務人民委員次席，專任歐美方面外交事務——譯者）都是有大勢力底幹部。而統一共產國際同俄羅斯共產黨各員底職務。此外，對於在外的網則置有政治監視員（「格·比·烏」即國家保安部）最高指導權，最初在列寧手裏，他死後就集中於權力繼承者的徒弟之手。季諾維夫在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報告裏面，無意中簡單說明這件事。

「我們這裏成了這樣的。總之，我們在共產國際裏工作者，都是直接決定方針而親同列寧同志商議。那就夠了。全中央委員會都知道那工作必合乎正確軌道。這種事實到不可能底時候（列寧染病以及其死後）我們乃以國家統治首腦成立的集合體（即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部」）在這種領域內以代替列寧底指導權。」

「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康門得爾恩」（共產國際）之關係

但是，像以前所述，到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二年之外交的交涉起首時代，情形變成複雜了。一時辦理通商經濟關係復興之交涉，同時像最初一九一九年代被驅逐之大使那樣隨便攜帶秘密宣傳文書等事，變成不好的事情了。他方，共產國際底活動家，於一九二〇年末，也在布勒門近郊集會，作了一個決議。這就是由外交官僚認為必要之穩健主義而來底遠慮給以解放，不要求他們云云之決議。不用說，這種牆垣乃是純形式的，共產國際由政治部所受之拘束，實際上並沒有甚麼改變。

莫斯科的「鐵律」

但是，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把共產國際本身做成像列寧所要求那樣規律整然的軍隊。而為要調動外國底部隊，乃組織於「鐵一般的紀律」之下。對於這種事，自從最初，共產國際底莫斯科幹

部就大加注意。這就是所謂，凡加入共產國際底黨，無論怎麼樣，在主義戰術之領域中，或偏向右或偏左都所不許。總之，要嚴格遵守共產國際大會所決定之目前底綱領。莫斯科一切命令，必須無條件履行。第二次大會所採用之列寧底「二十一條」盟約，就是以這種精神為依據。

### 二十一條盟約之概要

這種共產國際之「法典」為以後一切大會所堅確。這種文書乃是特徵的且亦很為一般人所周知，所以此處有鈔錄出來底必要。

(註)這二十一條曾揭載於新聞。但是這並不是應該發表底文書，乃是布爾塞維克秘密底。

一、欲加入第三共產國際底黨，務速對改良主義及社會主義之「中央」派絕關係。共產國際決不與第二國際相同。因此，像特拉狄，考次基，西爾法廷，倫格，馬克得拿得，摩迪利亞尼等等混帳的機會主義者，都不得加入其中（第七條）。

二、各黨勞動運動中一切重要地位（黨組織、編輯部、工會、議會之分派、協會、地方支部等）

必須排除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員，而以忠實的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地位。最初時候，當以單純的勞動者代替「受過鍛鍊」底機會主義者之地位，也沒有悲觀底必要（第二條及第二十條。）

三、並不是倉卒變更黨底戰術，其中央委員會及重要的中央機關三分之二以上，必須考慮在第二次大會以前，要由坦白聲明黨加入國際必要底同志組成。

例外則須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允許（第二十條。）

四、保存社會民主主義綱領之各黨，必須立刻把該綱領改變為適合於該地之條件底共產黨綱領。一切綱領，必須由共產國際之定時大會或執行委員會所確認（第十條。）

五、一切加盟黨，必須變更其名稱，為「某某國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之支部。——為的使各自明瞭這個黨同舊社會黨不同（第十七條。）

六、這些黨，必須以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及鐵一般規律為原則而組織。黨底中央部，必須有自己底權力，及最汎的權利（第十二條。）

七、歐洲美洲地域內階級鬭爭，如已進至市民戰爭底階段。共產黨員必須創造不當信賴資

產階級的××（政府）克盡幫助自己之義務並行地下組織。黨一方為合法的活動，同時要為掃盡潛入裏面來底小資產階級分子必須時常清黨（黨員之素行要調查。）（第三條及第十三條。）

八、共產國際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一切決議，拘束一切加盟黨。以主義攻擊共產國際所與之條件及訓令的黨員，由黨除名。這種事項對於臨時黨大會之代表議員也適用之。第二次大會後四個月以內聲明加盟或欲加盟之旨之一切底黨，有在臨時大會中考查二十一條之義務。（第十八、十九及二十一條。）

九、各黨應反對亞摩斯德登·國際黃色工會，又當反對信賴國際聯盟、軍縮、勞資協調裁判等為防止戰爭之手段，以及社會愛國主義社會和平主義等而以頑強的鬭爭為義務（第六條。）

一〇、各黨應在工會、勞動者評議會、合作社等內部使共產主義活動發展，在那裏面組織從屬於黨底細胞之義務（第九條。）

一一、現在，在農民間底××（宣傳）具有莫大意義。至少如不拉進最貧農民，則無產階級



革命不能得到勝利（第五條。）

一二、在××（軍隊）內之精力的宣傳特別必要。在依特別法被禁止底地方黨必須以非法的手段行之。不完成這種任務，就是背叛革命義務，不夠第三國際黨員之資格。

一三、在有殖民地底各國內，各黨不單口頭上，必須在行動上援助一切解放運動，幫助殖民地驅逐國內之帝國主義者，反對對於殖民地國民一切彈壓而於自國之××（軍隊）內做組織的宣傳（第八條。）

一四、加盟黨對於同反革命勢力鬭爭各蘇維埃共和國與以一切援助，反對供給武器於蘇維埃共和國之敵人而做宣傳，在供壓殺勞動者共和國所輸送之××（軍隊）裏面，盡一切合法×××（非合法）底手段以行宣傳之義務（第十四條。）

一五、新聞必須在於黨中央委員會完全統制下。執行委員會底一切重要文書，揭載於一切指導的黨機關報（第一條及第十九條。）

這種盟約，在以後大會裏面更加硬化。然而，第三次大會，曾反覆說組織細胞之義務，執行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曾作成關於工場、工會、××、××（農民、軍隊）內細胞之詳細的指令（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註）本節內之××，係日譯本缺文，其下括弧內文字，係譯者以意補入，容或有誤也未可知。——譯者。

### 各國共產黨之不滿

到第三次大會以後，執行委員會打算使各國之黨大會在世界大會以後舉行。這是爲的使黨大會底決議同世界大會底決議不矛盾。第四次大會做了很多禁止事項決議。執行委員會以自由的規律隨便調動各國共產黨，變成各方不滿底種子了。多少帶點獨立心底人物以及完全的黨，相繼由共產國際除名了。黨越有力，莫斯科幹部越對牠說是一「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或是一「社會民主黨的傳統」而猜疑之。首先是德意志底獨立社會民主黨，其次法蘭西，那威，意大利，捷克斯拉夫各黨，都是這樣目標。利用莫斯科共產國際爲俄羅斯之工具，對於這種紛紜，季諾維夫在第四次大會裏面極露骨的聲明，

「蘇維埃共和國及共產國際，實際上是同一建築物之基礎及房頂。一個東西乃屬於另一個東西。最初底勞動階級共和國及共產黨之間，一致行動實爲必要。」

這種戰術之結果怎麼樣呢？莫斯科底共產黨員乃是得其所欲者。在他們底手裏面，得到自動的活動機械了。但是這種機械底價錢怎麼樣呢？最近被除名底一個人弗羅沙爾，在一九二三年所寫底小冊子「A Decomposition du Communisme」裏面這樣講，

「共產國際，並不是要人同他們一塊工作，乃是強要人同他們一樣。而既使各國勞動者頹廢，自己也日趨沒落。除了五十萬黨員之十分之八以蘇維埃官吏、赤軍之士官以及兵士填充之俄羅斯共產黨外，共產國際可以立腳在甚麼黨罷。出席於第四次大會之英吉利底女代表，她自己供認在有五百萬黨員之勞動黨存在之國家，她只代表千人以下之黨。比利時人代表四百人底黨。但是他們有必須奮鬪之義務底勞動黨，則有七十萬黨員。荷蘭人不過代表二千人，瑞士也是二千人，美國八千人，西班牙人也不過是代表數百人底黨。意大利共產黨員底數目，同我們以一樣的理由和莫斯科斷絕之「馬克西馬里斯特黨」底數目，不成比較。奧地

利人——不算數。在歐洲佔最多數底一個黨那威共產黨，同被莫斯科除名底黨們在一樣的立場上。捷克斯拉夫聽從執行委員會底意向，做巧妙臨機應變的決議，而合併巴楚投在修美拉里之統制下。貝爾康之神經病，消滅了匈牙利底共產主義。就是在共產黨佔優勢地步之巴爾幹，也正要失墜勢力。其理由，就因為在正發展之環境中，黨被剝奪了選擇自己之行動底權利。在德意志人手裏，有二十萬乃至三十萬之黨員。對於他們自身百二十萬人之社會民主黨而有幾個黨員呢，並不知道清楚了……法蘭西共產黨，被剝奪了一切政治的勢力。第三國際底勢力，畢竟，只達於在數量上薄弱無力的黨上面。加之，這些黨底多數，都是在莫斯科財政援助之下以維持生存底。假使由第三國際中除去蘇俄政府，則從這個黨底塵埃中沒有甚麼殘留下底東西了……事實上共產國際並不存在。世界大會也不過是一升招牌。如必求甚麼有力量者，則只有俄羅斯共產黨及其幹部。他們對於另外底黨既分給神底滿那（*mana* 聖餐），所以可使另外底共產黨服從。」

這乃是立在莫斯科頭等舞臺上擔任頭等腳色之人物說底話，不可忘記。

## 「單一戰線」及「勞農政府」

所謂「純」共產主義的幹部選擇之第一任務如已實現，則接續着理論的第二步——即所謂統一一切勞動大眾到他們周圍底計畫，就到來了。因為舉行革命，羣衆乃是必要的。這種標語——「到羣衆裏去」——乃是在第三次大會裏面所提出來底。在這種地方，表示出共產黨正式底一切化裝。還須由有力的他黨手裏爭取（吸收）勞動者。統合他們，必使他們同「改良主義或中央主義」及社會民主的「小資產階級主義」等無關係，而「由下層」爭取。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聲明由全勞動者下層底「單一戰線」之標語。但是，在現實情勢之下，這種「單一戰線」被解釋為以同社會黨最容易聯合底方法簡單的「從上層」做起者。並不被解釋為「使新原子結晶」之困難的方法做起者。莫斯科幹部，不得不恐怕依這種簡單化而把右翼底傾向搬進「純」共產黨裏面來。這種右翼的傾向，乃是引伸到第三及第四次大會底另一個標語「勞動者（或勞動者農民）政府」上去底。季諾維夫辨明這種標語，單為「勞動者獨裁之別名」。共產國際之機會主

義者，動輒把這種標語解釋到麥克唐納政府（英工黨政府）上去，藉此以脫了革命。但是，這種標語之機會主義，正同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之意思一致。凡通商條約，俄羅斯經濟復興，以及「新經濟政策」等皆是。

### 機會主義戰術

季諾維夫無論願意不願意都不得不讓步。以後，他在第五次大會裏面，訴說，這乃是機會主義者拉狄克把他拉扯到失策裏去底，把這種機會主義的密輸入品「搬進」第四次大會之決議裏面去底，乃是拉狄克。但是，在第四次大會裏面，最嫌惡妥協之理論家布哈林，則熱心證明「戰術問題」之屈伸性及可變性，可以同共產主義綱領之原則性及忠實性充分統一。布哈林同達爾海馬之間，關於這種戰術，應不應該把所要求之過渡的要求及部分的標語包括於一般綱領之中，而起爭論。這種爭論，以列寧底命令，決定（過渡的要求及部分的標語）不包括於一般綱領之中。如此，布哈林乃於第四次大會中，指示可以以破壞其他資產階級各國之目的而同資產階級各國締結

借款契約，更可以締結軍事同盟。他說，不能以赤手空拳獲得全世界。從而，「勞動者國家各自有赤色內政干涉」之權利。又，這種事在政治上如同政權獲得之目的相一致，就連經濟的非合理之方策（例如特爲德意志農民而承認私有制度）也所容許。對於這一點，達爾海馬回答布哈林說，

「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切國家都得使底手段。俄羅斯底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即貨幣廢止，自由商業之排棄，農村中之徵發制度等，如沒有帝制時代所遺留下底現成貨物，是不能底，這件事有明確指示之必要。」

如此，乃斷定歐洲勞動者，本質上他們乃是同資本家一氣以所掠奪之殖民地爲犧牲而領受高昂工資之貴族。布哈林在第五次大會裏辯護這一層。

「這種說話，給了我們以有力的武器。我們藉着這種說話底幫助，必可製作出西歐同亞洲底連繫，找出橫在世界革命底殖民地暴動和工業勞動者之革命底連鎖吧。」

我們知道，對於歐洲之期待越強，對於殖民地底期待越增大。所謂「單一戰線」或「勞農政府」之標語，正該當於這種理論的放肆，這是明白的。

## 悲觀主義及樂觀主義

### 一九二四年之戰術

第三國際之機會主義的氣色，到第四次大會以後就激變了。共產國際在以上所述兩種行動還沒有成功底夾檔裏——即在各國共產黨完全淨化（清一色化）和「布爾塞維克化」及到羣衆裏去還沒透澈成功底夾檔裏——受了季諾維夫底影響，而給與以第三任務。那就是轉向軍隊積極的進展。這種事情，出自季諾維夫在第四次大會裏面說底意味也未可知。他說：

「只是積極的進展，要從心裏把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同非共產主義者區別開。」

這種教育手段之進展，並沒有成功希望，是很明白的。但是季諾維夫抱着這種期待，是無疑的。加之，因爲一九二三年之事變，（當指德波比革命運動失敗之事變言——譯者，）這種期待好像



更加鞏固了。以前對於歐洲情勢之看法，乃根據拉克之公式以規定。他說，我們被放在革命底兩個潮流之中間。季諾維夫對於這種看法，一時也贊成。他為甚麼變更了呢？

### 季諾維夫期待世界革命

關於這一點，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執行委員會總會裏面這樣說明，

「德意志、波蘭、及比利時最近底事變，我們相信乃是國際革命新時代之發端。乃是甚麼新頁開始了。這種事變，實具有偉大的重要性。」

照例，季諾維夫底意見，即變成了共產國際底意見。於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普拉烏達」新聞發表了。「普拉烏達」新聞，把季諾維夫底口調，照樣的寫下來。

「自從一九二三年五月到十一月之間所勃發底德意志、波蘭、及比利時底事變，乃顯示德意志革命運動意義之偉大者，所以對於共產國際最為重要。」

在同日發表之關於「法蘭西共產黨之任務」底別個決議裏面，指示出「圍繞有德意志底

各國共產黨所負之嚴重的革命任務。」

『必須準備德意志底事變。須記着，一切國際的反動勢力，首先第一是法蘭西底反動勢力，以比較跳進俄羅斯革命更加強力跳進德意志革命。德意志革命成否，實繫於法蘭西底勞動階級是不是被法蘭西帝國主義帶上箝口具。』

爲達這種目的，像煽動法蘭西殖民地底獨立（對法蘭西共產黨）忠告。

甚麼理由呢？使季諾維夫抱持這種愚劣的期待者是甚麼呢？那第一就是從一九二三年一月到六月魯爾佔領後之德意志國內底空氣。共產黨乘德意志「資產階級者」做「消極的抵抗」工夫，利用人民的一般憤慨和絕頂底物價騰貴而巧妙活動。假使這種抵抗告終，對手國「資產階級者」想要妥協，那怎麼辦呢？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必已爲這些國豫先準備下決議了吧。在這種時候，當然有呼號「波安加勒和修特勒塞曼，已經隱瞞着勞動者而妥協了。必須一面在共產主義之宣傳上與以必要的混亂，一面盡全力以抗爭德法妥協。」但是，事實上，德意志忽然降服而停止消極的抵抗了。

## 拉狄克之自重說

「猶馬尼得」新聞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號，登載着拉狄克有興味之論文。他打着警鐘說，「在聯合國支配下之德意志，開關了聯合國襲擊我們勞農共和國境之途。對於俄羅斯強制要求向資產階級賠償和退還舊政府債務底軍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必將做大錯誤來。赤色俄羅斯鑑於自己底危險莫大，而不得不呼號三批佛頰也要發怒哪。」

拉狄克因爲要灌入這種思想，乃急遽由柏林邁返莫斯科。但是拉狄克回到莫斯科一煽動，同志們太昂奮了，反而不能不撫慰之。拉狄克在列寧格勒「普拉烏達」新聞上說，

「全般恐慌底危機雖是迫近……，但還沒有到來……。我們比較敵人還是弱。我們現在還不應該做大決戰。把粉碎我們之可能性給與敵人，不能不避開一切……。布爾塞維克以七萬黨員獲得政權者，因爲俄羅斯資產階級者沒有組織……。德意志資產階級者比較世界任何國都有組織。我們現在具有組織底三十萬德意志動勞者。一百萬黨員——這乃是德意志

共產黨於最近的將來所必須獲得之最少限度。」

克拉辛之軟化論

蘇維埃外交家，要求慎重之忠告，也頻頻提出。克拉辛在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曾指摘除訴於外國資本以外沒有挽救蘇維埃政權破產之途。

「我們，或者可以由外國獲得三億或五億金盧布之借款也未可知。但是，對於使國際資本安心上，有採取更穩健的調子，卸下世界革命底旗幟之必要。」

德意志革命失敗之罪

對於這種意見，托洛次基也同意。但是，只有季諾維夫，恰正同這種意見反對的想法。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第十三次俄羅斯共產黨大會裏面報告，他乃是反覆一九二三年底自說。由該報告看起來，他乃是對於德意志共產黨，到衝突之最後日子應該怎麼樣做，都是由莫斯科口說的。

但是那時候，或者是意外必須，拉狄克乃開始擁護德意志共產黨右翼。當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做叱責德意志右翼共產黨之「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之決議時，深知德意志不能起革命底他，乃拒絕服從決議。他反而急向季諾維夫抗論，「自己乃根據國際大會被選舉到共產國際底，並不是被你們所選舉底。」季諾維夫對於這種抗論底回答很有趣味。他說，

「拉狄克君所說，在形式上是對的。但是我們代表我黨，乃是歷然的事實。我們不許你採取那樣行動。我們不許把分派鬭爭拿到共產國際裏面來。凡打算飛撲我們底人，其頭上一定會出個瘤吧……假使拉狄克以及其他（指托洛次基）跳躍到右翼裏面去，我們必將懲罰這班人……」

拉狄克完全體驗了這種脅迫。季諾維夫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命令德意志革命歸於失敗之責任，一切使拉狄克負之。這次失敗底原因，在一九二四年若干會議中經過詳細研究，季諾維夫自己所犯底誤謬雖也承認，而最重大的失策，則轉嫁於拉狄克。因為拉狄克說過「召集德意志共產黨於戰鬥時候，曾託庇之於科羅克。」「逸失了絕好底機會者，並不是像德意志同志們所說

因爲遲鈍以及準備不足。主要的乃是跳進戰鬥之中底氣力不足。」季諾維夫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執行委員會總會裏面，漠視德意志人之意見而發表了共產國際底命令。（當時拉狄克負指導德意志共產黨革命運動之責——譯者。）

「德意志共產黨不能把暴動和獲得政權問題由日程中除去。相反的，這種問題還是當作具體的緊急問題擺在我們面前。」

### 布加利亞革命問題

布加利亞革命問題，也是同這個一樣的腔調。像大家所周知，在斯坦布里斯基（布國農民黨首領）政府時代，共產黨員曾在布加利亞農民間建築了鞏固巢穴之農民黨，充分結合之以共產主義的思想。到斯坦布里斯基政府沒落後，倉科甫（法西斯蒂——譯者）政府時代（六月九日）纔開始留意共產主義之危險。七月二十一日決心把布爾塞維克代表全體都放逐於國外之政府，把共產國際參加布加利亞革命之文書得到手裏了。在斯坦布里斯基政府顛覆之瞬間，布加利亞

共產黨員情形散漫，不能履行自己底義務。對於這一點，他們受了季諾維夫嚴峻的譴責。因此，經過二日到六月十一日，以建設勞農政府目的，在普勒拿實行反亂計畫。以後，布加利亞亡命者們，曾在外國實行過新的暴動計畫。而同維也納共產國際宣傳本部連絡，受必要資金之供給。這個本部，就是巴爾幹委員會議長捷克共產黨員迺伊拉特指導。他在署名的文書上這樣講，

「斯坦布里斯基政府之沒落，共產國際在巴爾幹獲得之莫大成功，弄得不堪收拾了。但是並不絕望，在南斯拉夫同布加利亞建立了好像衝突般戰鬥的計畫。」

在這地方，同共產國際保持連絡之「馬開得尼亞」底革命黨，和拉狄齊所指導之霍爾瓦特農民黨，都是擔負重要任務之部署。據維也納準備會議所決定，使巴爾幹革命成功，並不是一「勞動階級獨裁」，必須以「勞農政府」為目標。其日期，據莫斯科命令，決定為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

（註）羅遜林聲明這些文書都是偽造的，但是，這種聲明對於共產國際參加布加利亞暴動並沒有妨害。——米留庫夫。

關於布加利亞暴動，倉科夫首相所得到底共產國際底秘密文書中，許多是偽造文書，這件事，由以後在德意志所檢舉之偽文書製造團之招供可以明白。米留庫夫此處也並不強駁羅遜林之聲明。因此，關於巴爾幹共產運動之記述，藉以為要多少

打個折扣。——監輯者（日本大竹氏）

### 季諾維夫之頑強

像我們所觀察，一九二四年之即時革命計畫，只是引起所謂失敗底一個結果。但是，季諾維夫運一點也並不落膽。同巴爾幹以及接近於俄羅斯國境各國之共產黨員之交涉，不改變的繼續着。他們對於各國政府之反共政策，以慎重態度注意着。當時，檢舉、驅逐、封閉新聞，成爲日常事情。季諾維夫一派樂觀主義者，一點也不以爲意。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五月末）及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六月）會議報告及決議，都用所謂同右翼傾向之鬭爭底言語一貫着。第三國際內部之右翼的傾向，已經比較沒有加入共產國際之社會黨還成問題了。

季諾維夫，不用說，知道他底政策同克拉辛、拉狄克、托洛次基等之意見，有非常距離。克拉辛力說向外國接近，同外資協調。季諾維夫則接着說，黨內右翼之擡頭和世界革命之遲延，雖然取得政權而俄羅斯是沒落底。



「拉狄克說，或者只事實上承認，或者盡量進入實際的關係，而對於國際資產階級者讓步，有再考慮日內瓦會議之決定底必要。我們無論是政治部，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都以爲現在並沒有對於國際資產階級者爲莫大的讓步之理由。我們寧認爲對於國際資產階級者，想起日內瓦會議後列寧用政府名義聲明事項底時候到了。列寧說——諸君，（當指聯合國代表——譯者）協定越遲後，必越給諸君以壞的條件。我們必更少讓步——云。」（一九二四年一月「普拉烏達」新聞。）

如此，則該年保持之季諾維夫底非妥協政策，自從一九二四年初頭，就明白決定了。

### 翟趣林外交和季諾維夫

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開會那一天，「普拉烏達」新聞會揭載着很諷刺的漫畫。季諾維夫在演臺上大聲呼喊着。而其背後，翟趣林則抱着裝入外交文書之手提皮鞞，喫驚而頭髮豎立着。這種漫畫，乃是顯示一九二四年蘇維埃外交之表裏——正式承認外交和世界革命外交——之關

係者。第五次大會，乃於所謂對「拉狄克主義」和「機會主義」鬭爭旗幟之下經過了。「右翼的傾向」被攆出去，以季諾維夫底鞭子，差不多在全歐洲共產國際支部之中都被排擊了。季諾維夫反對通曉各國情事者之意見，而極樂觀的觀察歐洲及全世界之情勢。歐洲所表現左翼內閣之「民主的·和平主義」時代，不過是迫近大團圓 (catastrophe 結局) 之豫告。「左翼汎繫主義」(法西斯主義) 乃是資產階級者最後之舞臺。麥克唐納(英)和愛立歐(法)乃是扮演同俄羅斯克倫斯基演過的腳色。這種場合，社會民主黨乃是當作「第三資產階級黨」以服從於資產階級者。因此，(社會民主黨)並不是像拉狄克所說那樣可以同社會主義者結合「有意底聯立」必須糾彈他們，暴露他們不過是汎繫(法西斯)主義底異種。在第四次大會裏面所採決之機會的標語，真摯沒有受容之必要。所謂「單」戰線」「勞農政府」只不過是「言詞之文彩」。把「戰略的行動」轉化成「漸進主義或機會主義底戰術」這是不行的。以上，就是季諾維夫政策之本領。

共產國際，隨同執行委員會熱心注入的空氣，同時，不得不同這一年歐洲各國政府對於蘇維

埃政府所行之正式承認政策相衝突。歐洲底輿論，不能夠充分認定蘇俄種種潮流之意見底變化以及內訌。把季諾維夫對於翟趣林，拉狄克，克拉辛等戰術之勝利時代，一切置之不問。這種輿論，就是自從一九二二年——二三年之「新經濟政策」時代一直到一九二四年，都還保持着生命。而這種輿論，實具有悲慘的幻滅之運命。

## 正式承認時代

### 英意兩國之正式承認

經由蘇維埃政權之手，締結了各種通商條約。被招致到歐洲底種種會議。洛桑條約，蘇維埃代表曾經簽字。從此以後，蘇維埃政權承認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爲既定事實了。只因國際法不明確，剩下這正式承認問題了。但是，這個問題，當日內瓦會議中間，在拉巴羅締結之條約，（一九二二年締

結於意境，設定德俄間經濟相互關係，已由德意志首先解決了。

歷史乃是矛盾底。共產國際最發揮積極性，發揮非妥協性底一九二四年，乃是蘇維埃最接受好意，承認蘇維埃政權底這一年。捷克斯拉夫外交總長貝奈脩於一九二四年一月新年號報紙上設問，『由正式承認而俄羅斯問題就被解決了麼？』回答說，『不，俄羅斯問題——政治的及經濟的——之真正困難，正同正式承認一齊纔真摯的開始呢。』

正式承認問題，在一九二三年正月，差不多同時，由莫索里尼在羅馬會議聲明，同英國勞動黨對選舉宣言，而上了日程。這種事實，乃是在這個問題上，歐洲左翼着眼於實際的、現實的利益之事實底意味。但是，試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克里迪覺書，則美利堅立在這問題底範圍外。

正式承認之先位，英意間出之以競爭之形勢。選舉勝利之英吉利勞動黨新政府，在最初閣議裏面就決定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而以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之通牒實現之。這乃是誘引起二月七日莫索里尼之通牒底動機。他於是慌忙着主張自己是先位。蘇維埃政府於二月十一日之回答中，喜歡的承認了他底先位。但是，麥克唐納底承認，並不是像莫斯科所期待底那樣無條件的承認。

英吉利通牒，乃是第一承認莫斯科政權爲『現在承認其權威之舊俄羅斯帝國領土內之政府。』總之，就是包含着像美利堅口頭語之以人民承認爲必要之意。第二就是把『承認乃是依自然和國際法之慣習而使俄羅斯革命前所締結之全條約都有效』底事情，同承認之事實相結合。其次，麥克唐納指摘出，雖然承認，如發生反於一方之利益而行宣傳之疑慮事項時，則不能說會確立了真正底親善關係。

### 英國左翼之憤慨

勞動黨左翼，對於麥克唐納底「但書」極度憤慨。因此，麥克唐納在二月十三日底下院，不得不辯解他之承認蘇維埃政府，乃是無條件的。就是在莫斯科，也以這個腔調說明。麥克唐納又在「得里·迭斯巴齊那」新聞上這樣說明，

『所謂「正式」這句話，乃是對於一般人民難懂底話。但是，蘇維埃假使把這件事認爲重要，則對於以下事項要有簽字之覺悟。』

以下就列載着今後應與蘇維埃政府協議之很長的項目表。

### 翟趣林之應酬

翟趣林於二月九日回答之，表示蘇維埃政府可得讓步之範圍。

「讓麥克唐納隨便迷惑吧。他關於舊債問題和國有化財產問題，必碰着蘇維埃政府像以前一樣底強硬程度吧。麥克唐納政府，知道我們底外交政策保持着原則的立場。蘇聯之東洋政策，其基礎乃建置於我們底一般政策上（此乃對於要求禁止亞洲宣傳底回答。）在經濟問題底領域內，麥克唐納政府應該知道我們底信用借債有如何重大的意義。」

### 國際訓令

但是，恰巧這一天，共產國際號令勞動者，依羣衆示威運動以要求愛爾蘭，埃及，印度之完全的獨立。以後到三月初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倫敦方面訓令（載「得里·特勒格拉夫」新聞。）

教全共產黨各部，特別是西歐宣傳部，對於正要到來底英吉利罷工，給英吉利同志以援助。

（註）蘇維埃方面以這種訓令爲偽造文書打消了。——監輯者（大竹氏）

### 英吉利銀行團之要求

因爲交涉經濟問題，以拉科夫斯基爲委員長之蘇維埃代表，於四月到着了倫敦。同月十四日開第一次英俄會議。英吉利銀行團率直的提示要求事項，說，私有權尊重，獨立的裁判制度之保障，個人商業之自由等等。這種要求，決爲布爾塞維克所難容納，這是明白的。四月二十日「普拉烏達」新聞上，揭載着季諾維夫在鐵道從業員大會（莫斯科）底演說，

「這一張紙片（銀行家底要求）乃是真摯的東西，英俄會議乃失敗了。所提出底要求，乃是要變更蘇維埃制度。我們如爲這不到半打銀行家底命令而變更制度，則這數年間就不同外國資產階級奮鬥了。」

季諾維夫又說明，

「在其他各國多少革命之前，俄羅斯是已經完成社會革命底了，所以在投資上乃是最安全的國家。」

「假使在英吉利組織了真正勞動者政府，他們底事業（當指銀行家——譯者）就完了，資本飛到空中去了。因此，無論甚麼時候也都剩下不安。要說叫第三國際來保障，怎麼樣也不能夠底。——第三國際豈但不能保障革命不來，正準備保障完全同那相反底事情呢。」

### 英俄會議之絕境

以這種腔調，決不能拉攏住英吉利底富翁。會議自從開始就一定決裂了。但是，從另一方面，會議如終於決裂，則有使麥克唐納政府崩壞之危險。會議乃縣互四個月間之積久停頓。

試觀關於五月十五日，二十日，二十七日會議之公報，則這種停頓狀況清清楚楚了。要承認舊債——這是英國人說底好，只是要不要當時支付，要除去利息以後只負總額。如果如此，則由借得你們底債款之中撥付——這是布爾塞維克底回答。但是，我們不能夠放款給你們。要由議會決



議來保障借款利息之支付——這是銀行家說給政府底。這也不能夠。要想負擔舊債額和利息，還是不能夠。要把戰前債務同私有財產損害問題分離開講。——不，我們已經把企業私有者和利權國有化了——這是布爾塞維克回答。其他損害賠償怎麼樣呢？打算決定全體金額，等等。

到八月五日，乃舉行最後會議。結局在蘇互十九次會商之後，雙方都承認協調不可能了。英吉利政府說不願意保證借款，布爾塞維克則說不願意支付舊債和賠償損害。但是，以會議決裂問題為中心，乃開始策動同布爾塞維克有連絡之左翼議員了。左翼脅迫麥克唐納，假使不讓步，則將打倒政府。勞動黨議員同蘇維埃代表會商之後，麥克唐納乃聲明會議並未終了。八月六日午前，乃同朋遜比商議，做成妥協的公式。豫定再開會議，整理一切論爭問題，到晚上，於保守黨和自由黨之嘲笑以及勞動黨鼓掌之下，在下院裏豫定了締結那時候還不知道內容底條約了。

八月八日締結底這兩個條約之內容，是甚麼呢？不外乎同蘇維埃代表協調既不可能，而勞動黨政府做盡可能底事情。那就是所謂締結將來條約之條約。總之，這種條約，乃是到未解決問題一切被解決底時候，加之到議會保證借款利息之後纔發生效力底。在未解決問題之中——關於英

吉利戰時公債之要求，關於出兵干涉之布爾塞維克之損害要求等所謂相互的賠償問題，關於至少以借債之半額償還債券所有者所謂金額決定之布爾塞維克底同意，新借款條件和金額之決定等等。同時，在條約裏面，包含着承認蘇維埃貿易國有，以及對於蘇維埃通商代表若干名之不可侵權。從英吉利方面，則嚴格的規定對於宣傳問題之解釋，而擴張爲『由政府給以財政援助（如共產國際）之團體不宣傳』云云之意味。

事實上，麥克唐納到八月八日，就把蘇維埃條約同自己政府底沒落結合起來了。

### 季諾維夫書翰事件

在這時代，英吉利左翼議員壓迫政府。他們以政府並不是裁判機關之理由，使中止對於共產黨新聞主筆堪貝爾之軍隊宣傳事件（堪氏在新聞上發表宣傳軍隊反對資本家之文字——譯者）之追究。這件堪貝爾事件和英俄條約，都變成反勞動黨政府宣傳之好材料了。麥克唐納知道借款問題在下院不能協贊，到九月乃決意解散國會。在十月八日九日下院裏面，反對黨以堪貝爾

事件爲中心相提攜而取得多數。改選決定爲十月二十九日。這時候，到十月二十四日，就發現了有名的季諾維夫之書翰（指令英國共產黨武裝的反亂之書翰），再擾亂了蘇維埃外交。結局勞動黨內閣選舉敗北。但是，我們在這季諾維夫底訓令裏面，並沒發見甚麼新的東西。

（註）據日後英國工會訪俄代表調查季諾維夫書翰事件之報告書，證明這是「偽造文書」，即保守黨偽造此文書以謀在選舉上打敗勞動黨。——譯者。

## 在法蘭西之宣傳

### 蘇維埃承認之論據

法蘭西承認蘇維埃政權之歷史，有許多點同上述之情事相似。政府當局之動搖和左翼輿論之刺激，都是拉攏到承認蘇維埃上去。在地球上俄羅斯所佔地位之偉大，爲謀歐洲復興俄羅斯之

參加實爲必要，各個人物之利益關係等等，所以都要承認蘇維埃。

有名的承認論者愛立歐和得·蒙吉最初謀同蘇維埃政權接近者，乃是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頃。兩個人一同訪問俄羅斯，而依據蘇維埃政府提出之材料寫論文寫著作。愛立歐爲理想主義者，得·蒙吉爲現實主義者。實際家以陳說接近之必要。第一則爲人類富裕且使人類安定，要承認，第二正在俄羅斯弱的時候不要落後取得俄羅斯所可給與者，要承認。但是，這兩個人起首都沒有把正式承認說出口來底勇氣。他們只是說有派遣代表之必要。以後，普因賚內閣時代，他們乃以反對黨底關係提出承認問題。

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之選舉，左翼聯合勝利之結果，承認問題乃急激變化了。當選舉協定時候，得·蒙吉基於與急進社會黨所定之約束，不得不把承認蘇維埃政權加入政府之政綱中。但是，給與這種期票者之愛立歐，既成了勝利者，乃同麥克唐納一樣，並不很迅速支期票了。到五月二十五日，他已經說，「我拒絕服從由莫斯科來底國際的命令」了。

## 法俄親善協會

但是，不久，愛立歐就受左翼底壓迫。三十餘人上院議員和同數下院議員，以新組織之「法俄親善協會」底名義要求促進正式承認。愛立歐乃約定到倫敦協約完了之後着手這個問題。於是，以得·蒙吉爲委員長所組織之特別委員會，自從進了十月就開始活動。結局，這個委員會讓步於布爾塞維克底要求而決議無條件承認，依一紙通牒就變成正式承認了。但是，十月二十八日所送底這個承認通牒，或是故意或是偶然，恰同英吉利之總選舉同時。無論如何，「無條件承認」是已經實行了。通牒上，只把保留舊債問題，擁護法蘭西人權利，保留一九一四年以來俄羅斯對法蘭西所負物質的責任，最後內政不干涉（宣傳）問題，都加入但書裏面。

## 季諾維夫之演說

愛立歐於十一月十八日在下院外交委員會裏面說明承認問題，說：

「承認乃是由於所謂蘇俄市場重要云云之外，監視蘇維埃在法蘭西殖民地之積極政策之必要而起。」

他因為證明這種必要，用好像故意的腔調，引用十月二十二日季諾維夫以下底演說。季諾維夫說，

「我們乃是經過共產國際而有連絡底……爲謀甚麼而有戀戀於另外底連絡之必要吧……同志馬爾齊，於一九一九年，同法蘭西××（革命）勞動者一起，對於法蘭西底××（革命），表示所謂××××××（殖民地之解放），乃是自己底義務。現在底法蘭西政府，提說舊債云云，等於以自己之目看自己之耳。我們並不是爲支付舊債而舉行革命底。」

（註）×係原文空白，括弧內文字，係譯者補足，嘗有未當——譯者。

### 薩杜里大尉逮捕事件

蘇維埃大使克拉辛到着巴黎之瞬間，共產國際又按自己底方針，派送在法蘭西軍法會議受

過死刑宣告之薩杜里到巴黎爲自己特別大使。他已經改變名姓潛入法蘭西之風潮於克拉辛到着之前後已普遍流布於議會內。十二月四日朝十一時，克拉辛下火車。接着十五分鐘之後，共產國際之大使薩杜里就由警察拘捕到監獄裏去了。與此相前後，在愛沙尼亞計畫共產革命，於十二月一日發生勒佛爾（愛沙尼亞首都）之反亂，這有附加之必要。

### 新聞之反蘇維埃論

藉喬勒斯（歐戰初，被主戰派暗殺之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遺骸移葬之機會，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共產主義者之示威運動，驚嚇了巴黎兒。因此，甚至政府機關報底論調都激變了。愛立歐底機關報「耶爾·那瓦爾」於十二月五日報上載着「率先勸告政府承認蘇維埃底我們，又率先要求愛立歐退還克拉辛旅券。」其次「科齊丁」雜誌於十二月九日，揭載着共產國際關於工場細胞組織問題之訓令第二百二十八號者之全文。政府於十二月六日，以非常手段，對於勃比尼「列寧學校」以所謂革命準備之大本營底嫌疑命警察查抄，沒收了關於赤化軍隊之文書。

對於這種政府底行動，在十二月九日底下院裏面，議員間惹起非常激論。擁護愛立憲政府之社會主義者，在自己們同共產黨員之間劃出清清楚楚的界限。愛立歐又對於革命的進展之準備指示可得忍耐之限度。

最初之蘇維埃大使到着巴黎前後之空氣，就是像以上這樣了。新聞對於共產國際之活動，都感着受不了，感着不安。

愛沙尼亞底反共產黨政策，蘇聯鄰接各國召集對於共產主義之危險共同政策會議，布加利亞首相倉科夫因為協議對於共產革命計畫之對策而訪問伯格來得（南斯拉夫京城）及布加勒斯（羅馬尼亞京城），羅馬尼亞各市檢舉百三十名共產黨員，阿爾巴尼亞驅逐蘇俄代表克拉克夫次基，伯格來得解散共產黨，以拉狄齊農民黨同盟之理由而逮捕首領拉狄齊自身，日內瓦設立國際勞動者援助協會，土耳其及丹麥對於莫斯科共產黨之冷淡——這這種記事，不斷的熱鬧了蘇維埃新聞。

但是，巴黎會議蘇維埃代表失敗之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觀察點上根本的不同。一方則



要求承認和支付舊債，對於有價證券所有者及國有化企業之所有者與以滿足。他方，則主張像季諾維夫所說底一樣，要想由蘇維埃政府索討借債，對於諸君比拿自己底眼睛看自己底耳朵還難。——但是如信用借債成立，則可以其一部分支付借債。

## 遠東赤化政策

### 在蒙古之活動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實行暗殺布加利亞皇帝計畫，皇帝脫難而葛奧耳基夫將軍被殺。至將軍舉行葬儀之當日，發生教會爆破事件，死了百五十人，傷了二百人。一般都知道，這是共產黨員回答倉科夫彈壓政策之恐怖。打算依這種恐怖以顛仆倉科夫政府之目的終於失敗了。因此，這種事件在歐洲各地喚起了極度之反感。承認蘇維埃政權之各國政府對布爾塞維克態度，都相當惡

化。

這時代，季諾維夫乃把歐洲底失敗，以亞洲和非洲底大成功相抵。

布爾塞維克在亞洲熱心活動，漸漸結了成果。他們對於遠東加以特殊之注意，以蒙古、東清鐵道沿線、華南特別是廣東，爲活動之中心。

蒙古，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組織了「國民共和國」。其次到十一月三日，這種決定被蒙古共和國大議會所確認。一九二五年七月初旬，蒙古共和國舉行受蘇維埃政權之擁護而「完全獨立」的周年紀念。而把首都烏爾加（庫倫）改稱烏蘭巴圖爾（赤勇士）。蒙古軍隊，取法於蘇維埃赤軍之格式，配置赤軍教官於各隊，到一九二五年六月改稱赤色國民軍。一九二五年內，蒙古赤軍由蘇聯所受之武器數，達大砲三十門，機關槍六十架，步槍五千枝。又一九二五年中國騷亂當時，在北京對於布爾塞維克寄致好感之馮玉祥就同這種軍隊締結了連絡。如此，在蒙古蘇維埃軍事的勢力明明的佔優越地步，以後造成影響於中國之形勢。

## 北滿和廣東方面

還有一個根據地，就是東清鐵路沿線。派送軍事專門家以及政治的活動家，以準備滿洲之事變。其次在廣東派遣多數赤軍士官到軍官學校，以指導中國軍隊之改造，同時教導共產主義的指揮方法。一九二五年內從蘇維埃派到華南底優秀軍事專門家和政治的活動家之數量，據稱約千人。匯送到上海中國銀行及外國銀行之金額，一九二五年內為三百萬弗。

這些一切活動，因為中國國民，特別是知識階級，對於外國人之壓迫和不平等條約正抱着不滿，所以得極好的機會而大為進展。蘇維埃政府宣言廢棄夙昔帝制時代之不平等條約。這乃是使中國國民覺醒所採用底手段。

## 上海事件及共產黨

上海縮短勞動時間之罷工鬭爭，照着季諾維夫得意講底一樣，不數日就轉化為廢除不平等

條約了。以五月三十日事件爲發端，而日英軍艦出動，正要由武力衝突轉化爲戰爭。同時，在悉得尼（澳洲）共產黨實行要停止英吉利商船之計畫。

### 摩洛哥反亂及共產黨

比較這種廣汎事件之進展，摩洛哥 阿布多·埃里·克里穆之反亂支持，乃是極小的事件了。但是，這種事件，乃是由法蘭西共產黨員底活動，而變成共產國際之軍事的政治的「威運動」了。

這種中國及摩洛哥底運動，給與莫斯科以怎樣的作用呢？這依當時布爾塞維克幹部之聲明就可以知道了。因爲像以前所述那樣失敗，在莫斯科這一年底五月又六月間，由從對於世界革命進行之幻滅而發出悲觀的聲調來了。

### 由悲觀到樂觀

季諾維夫當時已經幾度承認歐洲「資本主義之安定」了。直接的「世界革命之局面」不

得不承認爲已經過去之形勢了。在三月末所開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總會裏面，他乃拋棄獨自之樂觀主義而不得不說「各國之低氣壓已經收斂了。」

在五月二十三日之演說會裏面，布哈林說，「自從一九二三年秋德意志無產階級失敗以來，革命之潮流就衰退了。」——從歐洲各國方面開始對於共產主義攻擊了，「全世界底資產階級，對於布爾塞維克之危險正在商議採取共同政策了。」

但是他又敘述像以下底希望，

「假使豐年要來了，則形勢一變。」他把這種希望，繫於所謂「資產階級者必將集合起來採取干涉政策吧」云云之點。最後，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六月初旬）在關於「共產國際之任務」標題之中，關於「資本主義之安定和國際革命之延期」而表示更加悲觀的態度。不過說自慰底話。

「直線的世界革命不可能了。革命之局面過去了。但是，也像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一樣，革命形勢再發之可能性還是殘留着。」

但是，這六月初旬之標題所顯示之俄羅斯共產黨消極的態度，隨着中國事變之展開同時一變。在六月十一日莫斯科所開演說會裏面，季諾維夫已經堂堂的說了，「正要到來底大動亂，乃以異常大的程度，這是無疑的，」而指摘出列寧的預言來。

「在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八年，必將發生比世界大戰還要大五倍或十倍犧牲之新的世界大戰吧。」

於是，他說「有武裝中國勞動者之必要，」以期待所謂「外國人必然發生之反擊。」根據由東洋來底報告，他立刻把悲觀的空氣一掃。

「……西方底運動進行緩慢。同時，在東方則運動急激的發展。我們對於西歐各國大會之沈滯，必將由東方收回。總之，沒有耽慮世界事變之單調底必要。」

那時候，季諾維夫撰了「上海事件之全世界的意義」之論文，把殖民地暴動和歐洲之無產階級革命之促進，結合起來議論。

「共產國際剛說出「安定」來不久……以後底事變，明明白白表示那是相對的問題

了。資本主義底運命，無論那條道，都是決定底了。」

於是季諾維夫，乃等待着「殖民地底運動同倫敦，紐約，東京，巴黎之無產階級運動，急速結合」了。

### 英吉利政策之攻擊

與此相前後，對於英吉利政策之攻擊，充滿了蘇維埃新聞之紙面。都大書特書英吉利正在武裝波羅的沿岸各國以對蘇聯。對於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底軍隊取法於英國軍隊之法式，英吉利艦隊到波羅的海演習，為謀波羅的各國向外國侵略之際締結軍事同盟之故而召集會議等，蘇維埃新聞成了極度的神經質了。

「這乃是英吉利從波羅的海縣互至黑海以包圍莫斯科之政策。有對於蘇聯經濟封鎖之可能性……乃是反蘇維埃戰爭之復活。」

這乃是「伊支威斯查」新聞以及「普拉烏達」新聞等振筆而絕叫的。對於亞細亞和摩洛哥

哥所發生之事變，看見莫斯科共產國際直接參加之英法輿論，於某程度內證明這種事實。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月，里夫族侵入摩洛哥法蘭西領內。事實上，同地之共產黨員，採取布爾塞維克在俄羅斯所用一樣的赤化軍隊手段。

### 英法對俄關係之惡化

愛立歐政府之後繼者波爾·判爾斐，雖是左翼出身，而對於共產黨員則不能不採取特別底態度。他自己乘飛機到摩洛哥去（六月九日——十五日。）而關於摩洛哥問題，則立在極度國民主義的見地，暴露共產黨員之行動。至於法蘭西之保守黨，對於這個問題怎麼樣憤激，更可想像而知了。英吉利也憤慨上海五月三十日事件以來開始之中國排外運動，以為這是莫斯科直接援助之結果。這兩種運動所以成功，並不是社會的運動，乃是根據於國民運動。因此，對於本國政府更加危險了。六月二十七日，印度大臣巴孔海得卿，在下院裏面，聲述中國之騷擾，乃由某外國代表者支持着，他演說，



「一方在倫敦有自國之代表，一方依全世界之祕密活動以努力破壞英吉利帝國，我以為對於這種國家，英吉利應該與以一擊底時候就來了。」

外相張伯倫又明說巴孔海得所說擾亂中國之某國，即蘇維埃政府。

### 共產黨本部之查抄

九月九日十日，在斯加博羅開英吉利工會大會。參加大會之蘇維埃工會首席代表托木斯基，述說「單一戰線」為革命的演說。大會曾為關於勞動者之企業管理問題及資本主義顛覆之協議。但是，在這個大會裏面共產黨員底進展，反失敗了好事，他們結局由勞動黨驅逐出來。以後，布列屯所開之保守黨大會，以共產黨員有準備革命之嫌，要求交付裁判。首相鮑爾溫回答（十月八日），「政府因為充分知道危險，所以對赤化軍隊打算用法律底力量。」

事實上，從此一星期後（十月十四日），檢舉了英吉利共產黨和工會少數派之最高幹部七人，搜索了肯斯特里特共產黨本部。

要之，蘇維埃正式承認，乃以一定之實際的利益加入計算而行者。但是，其結果，被承認之布爾塞維克方面，比較承認者方面首先感着幻滅。

## 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外交

### 安全保障及世界革命

進了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外交政策之一般方針變化了。其政策乃實行兩個方針。同各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乃其一。其二就是爲謀第三國際準備之世界革命，而隱蔽於和平底蔭庇之下以掘坑道。但是這一年，這兩個方針之對角線的矛盾是很微弱，這有指摘之必要。季諾維夫說，

「資本主義歐羅巴，在一九一四年無論怎樣改善，而現在，則正在重新經驗新的重大困難。」（三月二十八日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總會之結果底演說。）

一九二六年蘇維埃政策，把以前所準備來底反英政策越加露骨，於世界的範圍內盡量把多數國家拉進反英聯盟，而反對國際聯盟。這種反英政策的柱子，是兩個急進的運動，其危險能搖動英吉利之世界的霸權。一是蘇互半年多的煤礦罷工，一是五卅後的中國排英運動，還有「反國際聯盟」（這固然不容易達到）等所表現之反英空氣等，這種政策，實舉相當的效果。

### 霍趣林之活躍

這種政策之表現，由洛加諾條約以後霍趣林之外國訪問而被證明。德意志還沒正式加入聯盟，乃有使舊聯合國方面知道自己還並不孤獨之必要。因此，可東可西之選擇權握在自己手裏。霍趣林在去巴黎以前，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就同土耳其代表特夫里克·魯西得·貝伊火速會見，而締結新政治的條約。這種條約，約定相互都不加入違反締約主旨之政治的組織。對於土耳其，又預定同阿富汗及俾路支也締結同樣底條約。霍趣林因為明示蘇維埃政權反對國際聯盟，乃於歸途給與「路特·法奈」（德意志共產黨機關報）以聲明，

「蘇俄無論於如何情勢之下，決不加入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乃是對於弱小國以及殖民地國民之資本主義的陰謀之工具。」

霍趣林又於歸途過訪科佛納及里牙以訪問立陶宛及拉脫維亞，而想把這兩國脫離洛加諾。

### 蘇維埃及鄰接各國

在這地方，我們要轉眼到蘇俄對於其西境之新興國及舊來之鄰接國底外交政策及歐洲底外交政策了。像大家都知道，洛加諾條約對於來因國境侵略確立了一定之保障。但是對於中歐各國同俄羅斯之間所設之國境並沒有甚麼保障。這就說，因為英吉利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利害關係。正在這歐洲東部和東南部，糾紛之材料，照舊未整理的積累着。無論從歐洲方面，無論從俄羅斯方面，問題都是很多的。在歐洲方面，用所謂「小聯合國」之名義，做成了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之聯合（一九二〇年到二一年），但是捷克同南斯拉夫兩國，因為顧慮由蘇聯方面對於波蘭領土問題和比薩拉比亞問題（俄國同羅馬尼亞國境問題）說出是非來，而對於羅馬尼亞及

波蘭之東部國境沒有與以領土保障之決心。

法蘭西勇敢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法蘭西底東部國境政策，乃使克勒蒙梭之老政策在洛加諾復活了。就是對於俄羅斯國境之所謂「緩衝地帶」政策。法蘭西打算在蘇俄之國境上造成由海到海（由波羅的海到黑海）之同盟鎖。蘇俄也打算把新興鄰接各國拉成一氣，使波蘭和羅馬尼亞孤立。這種西與東底政策，在這個地方就同連接之各國底利害關係衝突了。其結果，乃為波羅的各國勢力相爭之表現。

#### 反蘇維埃秘密會議

向這種鬭爭之暗室後面注進光來底，就是駐莫斯科愛沙尼亞公使比爾克和首相俾布之衝突。據比爾克底書翰，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就已經於羅馬尼亞參謀本部代表者參加之下，在瓦薩（波蘭京城）召集了邊境各國（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之參謀本部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組織了反蘇維埃單一戰線，而於極秘密裏審議過一問題，即波蘭以自國軍隊，佔波羅的沿岸

各國擁護者之立場云云。這時候，波蘭受法蘭西援助而行動，愛沙尼亞受英國援助而行動，是很明白的。羅馬尼亞新聞「烏尼威爾斯里」報，曾於一九二六年二月登載着新波羅保障條約。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紐約·美利堅」新聞，曾登載過，在巴黎之波羅兩國參謀本部代表者，會議於法蘭西軍事會議參加之下，締結對蘇俄或對德意志戰爭之際，波羅兩國相互與以援助之祕密附加條約（法國陸軍部固否認此消息）。又於法蘭西及羅馬尼亞間，締結對於羅馬尼亞保障比薩拉比亞之條約（六月十日），意羅協約，也是處理這個問題。

蘇俄外交也對抗之，揚言「爲使情勢分明計，」對於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等，提出締結同土耳其德意志和蘇聯間所締結之條約一樣的不侵略條約。但是，因爲波蘭底阻撓，一時頓挫了。

如此，要想於波羅的各國之間造成反蘇維埃戰線之法蘭西和波蘭之割策，以及要想把波羅的各國拉成黨羽之蘇聯底計畫，兩種計畫都沒見成功，就過了一九二六年了。

## 蘇聯同日本

## 一九二六年之第三國際

布哈林結束其在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之報告演說如下（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現在在三個殖民地內，國際革命正在進展。第一，在東洋就是幾萬萬中國國民進展於行軍曲中。第二，就是在西方盡處英吉利之煤礦內進展。第三，就是在我們蘇聯內——在我們對於經濟之資本主義分子之攻擊中進展……這三個勢力，一定誘致澈底的勝利。」

我們要觀察，在前影幻滅之後，現在共產國際又公然唱出樂觀主義之理由，在甚麼地方呢。

這件事，對於以蘇聯之「一國內社會主義」和第三國際兩個力量，對抗英吉利於其本國和殖民地之政策，而集中為一，有密切關係。蘇聯於歐洲大陸之政策，如上所述，在外交上反洛加諾，反國際聯盟，及反對在英法影響下之鄰接各國之聯合。蘇聯在歐洲大陸以外之政策，像布哈林所聲明，由第三國際集中於以下兩個任務。就是英吉利煤礦罷工和中國革命。在這兩個方面之活動成

功，乃是這一年蘇維埃新聞之大感激（sensation）。現在要說這兩種運動底要點。

在一九二五年末俄羅斯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裏面，季諾維夫已經聲明過了，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英吉利必發生非常大的煤礦工人之爭議。……在英吉利，到現在，真正羣衆的革命運動纔要開始。』

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總會閉會底時候（一九二六年三月），季諾維夫更明確的說這個問題。

『英吉利已被安放在等於社會的大團圓（catastrophe 終末），這是明白的。假使罷工勃發，則歐洲以及全世界之戰線，都要參加之與以國際的支持，這必爲第一任務吧。』

### 英吉利煤礦罷工之援助

這種支持，到三月九日在阿爾巴特·赫爾開大演說會時候，首先表現。勞動者團之幹部，因爲上述之被檢舉共產黨員釋放問題，同共產黨員相提攜。就是到三月二十一日爲鬪爭準備所開之



「實行會議」裏面，他們也還採取一致行動。到五月一日工會總評議會一旦聲明總罷工，共產國際就號令「全世界無產階級」對於各地之「實行委員會」以及勞動者自衛團與以物質的援助，這乃是自然的事情。自從五月五日以來，蘇維埃新聞上表現之標語，就明瞭的說出蘇維埃幹部對於這次罷工抱着怎樣的期待了。

「英吉利交通機關被杜絕了」——「兵士反抗事件」——「鮑爾溫（英首相）聲明勞動者幹部使發生了過去百年間英吉利所未曾有底內亂」——「同情運動把握了全世界底無產階級」——「總評議會組織輸送、情報、糧食、訓令、財政各部，變成第二政府」——「英吉利走進新時代了」等等。

經過數日，共產國際說，

「舊英吉利已經不存在了，新英吉利正在誕生……列寧主義在英吉利無產階級前衛之間底勝利，正在以最大底速度進行。」

全聯邦工會中央評議會先匯了二百二十五萬盧布，並且說，

「我們常常同諸君在一起，必援助鬪爭直到最後爲止。」

但是，英吉利工會總評議會拒絕接受這種援助。一星期後，「普拉烏達」新聞不得不這樣說了。

「第二階級到來了……政府狼狽出動軍隊了……總評議會逸失了機會……」

「罷工進到第三階段了……政府底無線電報報稱中止衝突了。勞動者因總評議會之撫慰的聲明而把熱度冷卻了。」

而以前底標語，立刻都改變新題目了。說，

「英吉利勞動者之右翼幹部背叛了煤礦工人。」

季諾維夫把罷工失敗的理由，做了長文說明。勸告把特馬士（英國全國鐵路工會書記長，極力破壞這次同盟罷工——譯者）一派流氓立刻驅逐出去。而在將援助金交付煤礦工人這個時代底「普拉烏達」及「伊支威斯查」兩新聞，充滿了以下底標題：

「英吉利煤礦工人之強硬」——「英吉利勞動者對於總評議會降伏之憤慨」——

「同志庫克（英國急進的鑛工運動指導者——譯者）對蘇聯煤鑛工人表示敬意」——  
「蘇聯煤鑛工人對於英吉利煤鑛工人匯款二百六十萬盧布」——「煤鑛工人準備持久  
戰」——「雖餓死也不讓步」——等等。

於是對於英吉利工會之穩和派幹部發出攻擊底火勢來，但是這種意氣軒昂底腔調，不久就  
漸次變成不安的腔調了。

「英吉利煤鑛主之奸策」——「煤鑛工人罷工瀕臨於重大之危急」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於六月二十六日，勸告「對於煤鑛工人幹部及總評議會之背叛者和  
降服主義者之鬭爭」——「普遍訴諸勞動羣衆」——「停止對於英吉利之石炭輸入」——  
等等。

### 煤鑛罷工之鎮靜

如此，一進七月，同時英吉利反蘇聯空氣急速復活起來，就像蘇聯新聞所揭載底一樣了。所謂

「我們常常同諸君一起」之標題，漸次縮小，終至紙面上不見影了。

結局，全蘇聯工會評議會，不得不同背叛者交涉。打電於英國總評議會，陳說有由工會英俄委員會之手提起英吉利煤礦工人之國際的援助問題之必要。其結果，總評議會勉勉強強同意在巴黎開英俄委員會。這個會議在七月三十日舉行，而英國方面，不用說，對於罷工之外國干涉認為有害。總評議會之委員長彼友烏說，

「這種問題是我們國內問題。對於我們國內問題不願意由外部來指令或干涉。此外，諸君無論甚麼時候都是以虛報迷惑輿論。」

巴塞爾又附加上說，

「我們同人，以這次罷工具有革命的計畫者，連一個人也沒有這樣想。」

莫斯科代表也站在自己底立場上說，我們乃是為盛大的援助煤礦工人而來底。因為援助煤礦工人所湊集之六十萬鎊軍費之中，由莫斯科援助底達四十萬鎊。莫斯科方面又陳述對於資本攻擊之單一戰線之必要，主張

「必須把這種經濟的衝突，做爲全階級的政治鬭爭。」

最後，莫斯科方面，主張英俄委員會關於「逐日正在猛烈中戰爭之危險」做具體的決議，而英國方面則迴避這種問題底決定。如此，互相並未達到諒解就分袂底英俄委員會，事實上成了決裂底形式。

### 在遠東之活躍

第三國際在英吉利是失敗了。同時要想在遠東覓得其代償。不用說，在這地方，並不是支持勞動者無產階級，乃是支持反對外國人之國民運動。這種方法，乃當土耳其支持，印度宣傳等成功之際，所應用者。布爾塞維克底眼光轉向亞細亞，並不是從他們底活動纔開始。使東洋民族反抗歐洲云云之鬭爭形態，乃是在如上所述之洛加諾條約以後就完成底。在這方面，其活動雖不是直接的衝着「社會」革命去做，但是，東洋具有比較西歐更相宜得多底原因。

我現在關於遠東所說到者，只限於日本問題，在這地方，止陳述理解遠東之一般形式上的要

點。

### 同日本之關係

日本同蘇維埃政權之關係，隨着西伯利亞白衛軍之失敗，乃漸次整理。日本就是日軍失敗後，仍然繼續着佔領沿海州及北樺太。但是，因為國內底輿論及經濟恐慌，以及美國之反對，乃不得不放棄這種政策。因此，日本外交家，在華盛頓會議開會以前，就打算或同蘇維埃政權妥協，或至少也要同布爾塞維克舉行直接交涉之形式。

### 大連長春兩會議

因此，到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在大連進行同遠東共和國之直接交涉了。但是，日本底提案，對於布爾塞維克全然難以容納者。日本期待着把赤塔（當時遠東共和國首都）同莫斯科分離。開而要求遠東共和國不採取共產制度，保持私有制度，為日本人開放天然資源和商工業。更要求

在黑龍江及松花江允許日本船舶之自由航行權，撤廢海參崴以及沿海州之要塞，置於外國管理之下，在太平洋上連一隻軍艦都不要浮漂着。交涉時候，這種要求多少變化，由雙方製作了協定案，就是如此，也還是對於日本有非常的利益。但是，這時候，無論華盛頓會議日內瓦會議都開完了。這種屏風，早已變成不必要底了。蘇聯代表，要求明示撤兵時期，不但要同遠東共和國更同蘇俄立行交涉。日本以布爾塞維克提出新要求為決裂之理由，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會議終於停了。日本到這時候，還期待着遠東之白派活動或者成功也未可知。但是，不久，連這件事也到幻滅，乃決定「十一月一日以前，日本軍隊全部由沿海州撤退。」於是不久，就同到遠東來底是飛復活了交涉。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在長春開會議，終以同大連會議一樣的原因，於九月二十六日決裂了。蘇俄代表要求把交涉題目擴張到直接關於蘇俄問題，日本軍要全部撤退全俄領土，而日本則以問題只限制於遠東，在「尼港事件」（沿海州尼科拉甫斯克俄人殺戮日僑事件）之罪以前，不同意北樺太之撤兵。會議決裂後經過一個月，海參崴實行撤兵，赤軍入市。

### 北京條約之締結

代替越飛同加拉罕底交涉在北京舉行，停頓重停頓之後滿一年間，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締結北京條約之日本，乃正式承認蘇聯，修復國交。日本國內形勢之困難（貿易入超，正貨準備減少，公債增大，震災，農民運動及勞動運動之擡頭）及對外政策之困難（英吉利新加坡建築要塞，英法交涉，美國艦隊之太平洋演習）等，都是促進日本同蘇聯之妥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之日俄條約，修復了兩國之外交及領事館關係，於約定改訂朴資茅斯條約（一九〇五年日俄媾和條約）之外，又約定放棄對於內政干涉和敵對團體之援助，鑛山、森林之讓渡，舊債問題留到將來解決。日本於一九二五年五月由北樺太撤兵，而獲得同地之煤油產地之五〇%，和北樺太西海岸之探煤利權。以煤產額之五%乃至八%，煤油五%乃至一五%支付於布爾塞維克。蘇聯在附屬議定書裏面，對於尼港事件表示遺憾之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二〇一八八)

新地史

俄革命之研究一册

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著者 譯者 編者 發行人 印刷者 發行所

大竹博  
王希敬  
吳元雲  
蔡雲南  
王上海  
王雲南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呂鑑平)

四〇六五七



3

